

阮

哭哭
泣泣
城慶

純美清流

文筆到達處皆成最具詮釋性景致

映現人物內心瀰漫不去的自身矛盾與困頓
是阮慶岳近年最具玩味的魅力力作

岳

哭泣哭泣城

● 阮慶岳／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哭泣哭泣城／阮慶岳著。--
初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2 [民91]
面：公分。-- (聯合文叢：257)

ISBN 957-522-386-1 (平裝)

857.63

91011616

聯合文叢 257

哭泣哭泣城

作 者／阮慶岳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資深主編／鄭傑兒

執行編輯／張清志

助理編輯／郭慧玲

美術主任／周玉卿

美術編輯／戴榮芝

校 對／阮慶岳 張清志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 版 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02) 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 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印 刷 廠／采泥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 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2年8月 初版

定 價／180元

copyright © 2002 by Roan, Ching-yuch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序】認出純美清流／七等生	005
【序詩】愛情	009
蝴蝶	011
騙子	031
保險業務員	049
河內美麗男	079
二人一天	097
白光旅程	109
去海邊	125
不眠夜夜不眠	139
光陰六首	159
哭泣哭泣城	173

哭泣哭泣城

● 阮慶岳／著

目次

【序】認出純美清流／七等生	005
【序詩】愛情	009
蝴蝶	011
騙子	031
保險業務員	049
河內美麗男	079
二人一天	097
白光旅程	109
去海邊	125
不眠夜夜不眠	139
光陰六首	159
哭泣哭泣城	173

【序】

認出純美清流

——阮慶岳的文學書寫情態

七一序

我在讀到〈哭泣哭泣城〉之後，曾寫了一封手函給阮慶岳，個人私下的心得是這樣說的：

這篇小說單憑藉極巧妙地浮現所謂社會主義思潮，和在它的影響下的個人間的情感取向態度。個人的情感歸屬受信仰的思想左右是極自然明顯的事。小說本身似乎無須理論。社會主義是什麼，卻必須有它的知識認知，使小說情節的回溯和進展彰顯出一條脈絡，以及賦予它的想像的雋趣。毫無疑問的作者依著這條線卓越地表達出來，使讀者能在此相仿的感覺下去認同人物的活生生的實在性。因此，千禧年和哈瓦那做為時空的焦點，在契機上是難能可貴的安排，而形成了最具迷人和感傷的文學品質，文筆到達之處皆成

為最具詮釋性的景致，也映現人物內心瀰漫不去的思想的辯證邏輯，彷彿每個知識分子在這後半世紀（二十世紀）以來，皆是這樣反反覆覆省思地生活著，清楚喜愛什麼卻又充滿著置疑而任其在歲月中擺盪。人物的奇幻更變，成為這股理想性的思想的最大諷刺，可是情事並非有目的地要來結束這場辯論以便求得真相，絕對不是，要是的話就大反了人性的根深柢固的習染，以及個人的使命性氣質；重要的不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身，即使是任何的思想本身，它附著在個人上幾乎是命定般永續的。所以這個故事的通俗性正是顯明它的嚴肅主題所在。作者優秀地用了最簡潔的語言，以及完美無瑕的結構，極為正確（幽默而諷刺）地詮釋那份魔幻思想，佐證小說是詩和散文的結合體；能夠讀到這篇小說是幸運的，像觀賞一部好電影，它解開了台灣文學藝術幾十年來長期的本土意識的困境，我們應該為此高興。

後來我又讀到他為《傢飾》雜誌撰寫的一篇觀察古巴哈瓦那歷史建築的筆記，兩相對照，才更清楚這位原是建築師搖身一變為小說家的作者，在運思和結構上的不凡，所呈現的情節和文字運用可說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簡單又通俗的故事，來去哈瓦那一趟，一夜之間簡扼地表達出此生不滅的思想纏絆，而這小說讀畢所感覺到的有關受到這個理想主義思維影響下的世態人生的所有鉅細似乎一個也沒有漏掉和遺忘。詩人里爾克大概也是這樣做到了

觀察和體會而寫下〈麗達與天鵝〉十四行詩，他站在希臘神殿的廢墟上，歷歷在目地閃現出在那一瞬的情愛下，所譜出的人世的興盛和毀滅，命運的因果，歷史的悲劇。

從《紙天使》開始，經過《曾滿足》，到今天出版的《哭泣哭泣城》，可以看到阮慶岳那特殊的欲語含羞的文學書寫情態。這份特有的風格是專屬於他個人的才質以及品好素養。我特別要提到這一點是，華文文學創作自近代以來大都朝向明耀的文字內涵，誇張的社會道德，制式（或標準）國語的音韻，甚少經由作者個人的心脈的音律而起動。自魯迅以降，這份彰顯民族熱情的使命感文學，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已逐漸被打破。台灣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囂張的兩股文風，即鄉土文學和城市市民文學，至世紀末來臨風騷已漸漸退潮，嗜愛文學的品味漸漸朝向世界性的混合，思維上對人類的尊重高於忠貞民族情感，對神秘個人的探索重於愛國情操的鼓舞。生命是什麼和宇宙何由存在的古老哲學，在被劃分的新世紀初始，也同時被重新思考。文學是最基礎的思維工具，萬物由此而生和創造，回到純美清流是必然途徑。我甚為喜悅和注意的是他（阮慶岳）步上這途程，在這條純粹文學之路行走。

無庸置疑的，這本小說集的出版，繼先前的兩本，已足夠說明和肯定阮慶岳個人的姿貌和某種玩味的魅力。我不想在此一一將本集的篇章做出我個人主觀的理解，做為讀者的我只要把他「認出來」就好了。我最近讀到他的〈蝴蝶〉篇，這是他的手法的另一變貌，顯得身段十分自由，意象的應用完全隨著想像產生，由悲轉喜，由直喻轉移到隱喻，在小說裡處理

現實體材，能夠做心境上的變化是一項最高的技法創造，也符合克羅齊所說：只有形式是創造的。而我們在純粹文學的書寫上把他認出來也是重要的。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日

【序詩】

愛情

我縱慾並張掛自己於市場如晨初弒雞牛羊
我翻轉愛情如吉普賽裙襪及爛熟竊賊的指

我記憶你又忘記你又記憶你

我縱慾因你守身我更要縱慾

你以為不斷墜落一個又一個坑穴就得尋出口嗎？
你以為馳騁不歇哀傷就會消失永不臨到你我嗎？

你以為我每次哭泣你聽得到我落淚你有知覺嗎？

你以為距離不遙遠我們如星子如雲朵如游魚嗎？

是因我的呼求虛妄以夜為晝私定你罪便不垂聽也不眷顧我嗎？

或是因我驕傲你所說的不能明白因我虛榮你所做的不能見呢？

所以你用噩夢與異象日夜驚嚇我使我如春日花朵未開而謝嗎？

所以我的席眠沃土被如蟲如蛆生人奪取犁溝只能乾涸哀泣嗎？

是因我自以為公義不識真理何在你便掩耳閉目拿我當仇敵了嗎？

還是因你的靈不屑與我好辯的肢體爭論不讓我與你同鋪穹蒼呢？

那轟轟的聲音是你發出的聲響那不知止息狂傲的浪潮就是我嗎？

那黑暗必有源處虛空必歸於詛咒如雨有父露水必有生母一般嗎？

是你的智慧把山翻倒使我不能回家不再識出隱而未現的故土嗎？

是你的旨意立我為靶任人穿裂又穿裂並滅亡我如蒂落的胎嬰嗎？

我幻想你死時血如紅潮淹滅我的人間世你舟子輕划載我一程不收我旅費也不讓我溺死



蝴蝶



地震那夜他醒來並沒有驚慌的感覺。他先是聽見前晚忘了放掉浴缸的水發出澎湃翻拍如海浪的聲音，然後就想到並擔心起小女兒會不會被地震嚇著了。

可是她現在和妻住在紐西蘭呢！她們不會感覺到這個地震的。

他看著這間全然漆黑的公寓房子，又再想回到小女兒，女兒離自己那麼遠叫他有種寂寞近乎空虛無根的感覺升起。起身摸黑到陽台點菸抽著，許多人驚慌聚在大樓對面的小公園裡，有一家人逃離什麼的匆忙擠上亮著大燈的車，馳走去不知往到哪裡。

他抬頭看向天空，找不到任何星星，只有雨絲飄落著。然後注意到街角路燈光照處，繞飛著成群的白色飛蛾，牠們飛翔的姿態焦躁不安，但卻也顯露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優美性。

「這些蛾為什麼這樣子飛著呢？」他微微蠕動嘴唇說著。

「那是蝴蝶，不是蛾。」有耳語分不出是小女孩或老婦人從身後傳來。

「是蝴蝶……？」他急急迴轉看，卻什麼也沒見到。

隔日晨再次醒來後，聽無線收音機裡語氣有些誇張近乎驚慌的報導，仍同平日一樣安靜吃食早餐。只是停電咖啡不能煮食惹他惱怒，他想著是不是要去向隔壁那個傢伙討些即溶咖啡來喝呢？他平日極力避免與鄰居來往，不讓他們有任何機會切進入他的生活；但他知道隔壁也是單身一人，有時在電梯遇上相互點頭示意，有次還見他端著喝一半的咖啡，帶笑解釋

說上班快遲了所以……，他瞄望那杯一嗅聞就知道是自己不屑喝的即溶咖啡，冷淡把頭轉望向透明電梯外的中庭花木，暗自希望電梯快些啓門，可以離走去不用與對方再接話答應了。

妻在離婚與女兒遷出後，還是擔心常來電話和他說話。她會說：「你怎麼到了中年，個性反而越來越自我封閉了，你要繼續這樣子討厭所有人的話，只會自己吃大虧的。尤其你自己還是個幹服務業的建築師呢！不喜歡人，怎樣爲人蓋房子呢？」

他沒有答妻的話，但也明白妻說得沒錯，自己的確逐漸有想隱藏起來，不再去與人應對的想法日日滋長著，雖自知這樣是不好不對的，但這也像與妻的愛情關係，兩人都同樣睜目見其日漸衰微卻無能如何。

手機響了起來，是妻：「是你嗎？沒事吧……真好真好，女兒現在在學校，也是擔心死了她最愛的老爸了，你不要乾脆搬來紐西蘭住算了。台灣多危險啊！你有水有東西吃嗎？要不要先住到我媽家去啊！」

收音機傳出女聲急切的說話聲，說是內政部要求所有建築師立刻向鄰近的救災中心報到，他們需要大批專業建築師到災區去鑑定受損房子的安全性。女聲口號般的繼續說著：「請建築師同胞發揮愛心，立刻投入災區協助無助的災民。」

妻繼續叨叨唸轉暗示他事務所業務不好，其實就算關了門，搬離開這個城市也並不真的可惜。他不知道當接什麼，就含糊搶話說：「我等會要去救災中心報到，我自願去災區鑑定

受損房子的結構安全。」

妻就霎時靜默下來。

他長時一直無法忍受妻的一件事，就是她總是事事都要料中他心機，讓他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吊露在豬販攤上，任人張望翻弄的某一塊血淋淋新鮮肝臟；這樣突兀決定投身入災區當義工，是妻無論如何也料想不中的，像是某個祕密私自新長成妻猶未見過的生理器官吧！

他很快掛了電話，允諾一到災區就給她們電話，並且……：「一定會小心自己的安全的，告訴女兒不用擔心。」

能這樣出乎妻的意料外，的確叫他有種愉悅的成就感生出來。

隔日他就被運送分配到震央邊靠山區的三個小村子。

相對於人搭蓋房舍的傾圮慘狀，整個山林田野依然呈露著甜美的風貌令他意外。大株結實的苦楝樹沉靜立在路旁，山坡上細緻的檳榔花不斷搖曳動人風中身姿，秋天的小黃菊也依舊如約和陽光歡欣日日相見。

在日時他戴著工程安全帽出入一幢幢或傷或垂死的房子，他要像醫生一樣為房子診斷，然後在屋外貼上分別代表安全、半倒或全倒的顏色標籤。他隨著村里幹事穿走在震後的山路與一間間受傷的房舍間，身心有被全然填滿的充實與疲憊感，他喜歡這樣曾經熟悉卻又不知

何時已遠離的結實飽足感覺。但這樣的真實存在性，卻隱約好像因一雙蝴蝶般翩翩的眼睛，一路身後流轉隨望不離而顯得有些飄忽不實了。

他就是這樣突然回頭望見小女孩的。

她在遠處半隱入樹影的立望著他。小女孩穿著極乾淨的連身白衣裙，頭髮兩側各紮了朵白色蝴蝶結，好像要述說什麼的啓張口唇又迅時消逝入暗影不見了。

第二次見到是她自己走向他來的。那時他坐在村長辦公室外的石階上，吃著鎮上送來什麼宗教團體供應的午餐素食便當。

她穿著一樣的白衣裙，面對著他說：

「你是一個真正的建築師嗎？」

「嗯……」

「你是怎樣能夠分出房子究竟是半倒還是全倒的呢？」

「這個……很難說清楚……，我因為讀了很久的書，就懂得怎樣去看出房子究竟是倒了沒有。」

「有一個房子是真的倒下去了。你能幫我忙嗎？婆還被壓在底下，你能幫我找回她來嗎？」

「婆？……婆是誰？這種事妳爲什麼不去對大人說呢？」

「他們都不相信我的話。我知道你也不會相信我的，這跟你讀過多少書是沒有關係的，會相信一開始就會相信的。」

小女孩轉頭就走了。

他望著女孩遠逝去的背影，有種被作弄奇怪的感覺從內裡飄浮起來。

三天後他就完成被派定的工作，同行前來的工程師也開始陸續離去。一個農會幹事聽說他留美殷勤找上他來，想請他私下多留幾天，為幹事的私宅做比較精細的檢查，並暗示會付他合理的報酬。

他馳坐入幹事豪華與周遭不相符的車子裡，看遠處截腳般的山脈銜入稻綠水光，想著對方暗示的話語，有些猶豫當接受或是當就離去。但他知道並不是因為這條條件好壞使他遲疑，而是他發覺自己並不真的想回到來時的城市，回到那間小小的公寓，好像事實上那兒並沒有任何事物任何情緒等著他，意識到這件事使他覺得害怕，也就是要再回去同樣日日重複生活這事實猶豫害怕著他。

由馳行的車窗又再次望見小女孩，她正在坍塌的廢墟中搬動一塊過大磚石的辛苦移走著。

他覺得那一身乾淨的白衣裳就要全被弄髒的緊張了，立刻喚停住車子，指著那景象問幹

事，幹事說那房子是他親戚的，地震後一家全住到北部女兒家不敢回來，房子其實好好的空著沒人住。

「旁邊那塌垮的是什麼？」

「喔……，是堆東西的舊倉庫，本來就快倒的，這次震倒了也好，反正本來也是該要拆掉的。」

「那個小女孩是誰？」

「什麼小女孩……？」幹事狐疑望向他來。

在那一霎間他就下了決定，轉頭對幹事說：「我可不可以借住那房子幾天？我想先安靜休息幾天，再幫你看房子。」

幹事疑慮要他考慮住自己家，說有電有水會舒服得多。但是他態度堅持並表示知道水和食物去哪裡領，而且……：「我只是想一人安靜睡幾天。我累了，要先休息幾天再說，可以嗎？」

農會幹事點頭說他懂。

當夜他躺臥床上望著窗外明亮星空，又想起遠方的女兒與妻。兩年前移民遷居時他陪她們過去，回程自己一人，在機上沉沉睡了一夜，醒時正開始供應早餐。

他依空姐指示啓開闔著的窗，青亮的陽光就直直射進來，有幾朵鬆散的雲在窗外飄著。看見窗玻璃外停駐著一隻白色蝴蝶，他好奇的用手去敲打玻璃，蝴蝶卻無動於衷依舊凝止在原處，他靠貼上注視著蝴蝶，想牠會是活的嗎？不可能的，這樣高空的風與溫度，不可能是活的，一定是隻標本樣死了的蝴蝶！

空姐喚問早食要什麼選擇，他匆忙應答。再回轉來時，見蝴蝶正搵著翅膀優雅的飛入遠處的藍天裡。

「蝴蝶是活的！」他記得自己喃喃不斷重複說著這句話。

隔日晨聽到輕輕敲門聲。是小女孩手中離奇端著一杯熱咖啡，露出害羞表情說：「給你喝的！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他答應幫小女孩搬開堆壓著的磚石，但是：「……告訴我婆是誰？她叫什麼？」

「就叫婆啊！」

「不是，是她真正的名字。」

「真正的名字？……菊花，婆的名字是菊花！」小女孩反覆說著菊花兩個字，然後好像發現什麼好笑地方的痴痴痴笑喘著氣說：「沒錯，是菊花，沒錯，是菊花……，但有時她也喜歡人家叫她菊婆婆呢！」

他想問現在才搬開這些磚頭，還有用還來得及嗎？但他知道小女孩一定相信婆還活在磚頭底下，就不追問只轉口說：「妳的白衣裳不怕弄髒了嗎？」

她回說：「不會弄髒的。」

然後他和小女孩一起開始搬動磚頭。他移挖起磚塊並遞到小女孩手中，小女孩就把磚頭小心整齊疊砌在苦楝樹下，有時會歡欣叫嚷起來：「把婆找回來以後，可以用這些磚頭重新砌一間可愛的小房子給婆住。你是建築師，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很迷人的，婆也是愛乾淨愛漂亮的人呢！但是……但是我一定要先告訴你，婆……婆有時候很囉唆也很麻煩，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要因為賭氣就不為她蓋房子了喔！」

休息時他又問起：「妳平常和婆一起都做些什麼呢？」

小女孩就亮著眼睛說：「婆最愛看馬戲團的空中飛人，每天下午都想去，我只好陪她去，她因為裹小腳走得慢，得早些出門。她會小心先打扮好自己，她喜歡坐樹下口中銜咬著骨質的髮髻，用茉莉花香髮油反覆梳得灰白的頭髮亮花花的。我猜想她是偷偷地愛上了那個金髮的空中飛人，你不要告訴別人喔！那個英俊空中飛人的名字就叫貝多那其，對……就是貝多那其。」小女孩說到這個名字時羞紅了臉。

「婆裹小腳？」

「嗯，她就一手搭我的肩，一步一步慢慢走去鎖上，在路上和所有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打

招呼。有一次貝多那其病了沒有出場，換了一個年輕的替身飛人來，他緊張得臉上淌著汗，婆知道我也害怕擔心，安慰我說：『別怕，沒事的！我知道一定沒事的。』

「後來呢？」

「沒事！年輕飛人在空中的一瞬間握住了美麗女飛人的手，兩個人像蝴蝶一樣神奇的在天上飛舞著。」

他聽著不知道要說什麼，就隨口問：「他們也有獅子和馴獸師嗎？」

小女孩睜大眼睛望著他，好像不懂他在說些什麼，喃喃說著：「沒有獅子、沒有馴獸師，他們只有空中飛人。」

「不可能的，每個馬戲團都有獅子。」

小女孩就眨著長睫毛閃著淚光的說：「爲什麼你什麼事都不相信呢？」

這時他聽見有汽車按響的喇叭聲。走到上坡的路邊，看幹事提了一些飲料食物笑容下了車，他告訴幹事幫小女孩的事，特別說明這樣做是要幫小女孩找到婆，幹事用奇怪的目光望著他，把食物飲料交給他沒多說什麼就走了。

再轉回去時，小女孩已經離去了。

他之後就日日期待小女孩清晨的現身。他們會歡欣互道早安，然後開始搬移磚塊的工作。他望著日漸清理出來的地面，有些擔心當工作完成時，如果證明根本沒有婆存在，小女

孩能面對這樣的事實嗎？他偷偷瞄看她，卻見不出一絲擔心害怕的樣子。小女孩反而在休息時，會數著指頭的說：「再一個早上、再一個早上、然後再一個早上，婆就要回來了！」

自己的疑慮堆壘如積雲日益沉重，卻不敢對小女孩提說起來，只繞話說著：「婆的小腳，妳說婆裏的小腳究竟長得什麼樣子呢？」

小女孩就詭譎噓聲說著：「我告訴你，真的很有趣很奇怪喔！婆洗腳的時候，先會把捲著的白布一層層解繞到椅背上，再把腳放入燙熱的水盆裡，她的臉會因為舒適而散出一種亮紅光芒來。在熱水中可以清楚看見婆腳板大拇指，橫橫被擠壓扁向內，另外四個腳趾一個疊一個的也反向側倒擠著，像熟透傾倒擠成一團的稻穗，整個腳板拱得高高的。怎麼說呢？像……就像一個小小的熨斗一樣，像熨斗一樣的拱起來，這樣你懂嗎？」

他試著想像熨斗樣的腳是什麼模樣。

女孩說：「我得走了，我要回家了。」

他問：「妳家在哪裡？」

她沒有回話，就指著山谷的方向。

他又問著：「妳的爸媽……？」

「我沒有媽媽。」跳起來輕快的跑了。

隔日晨小女孩沒有出現來。他等了很久確知她不會來時，一人凝目望向小女孩住居山谷的方向，遲疑著但還是反向順著大路走往鎮上去。

鎮上人潮蜂擁如市集般的忙碌。公所廣場正前方有長串電視台轉播車停駐、右側堆疊著樓高空著的木棺材、還有成列的義工團體住據在帳篷下；左側大棚子下有一個法事正在進行，上百個灰衣道士同聲吟唸經文，整條街迴盪鐘擺般反覆的節奏。

他轉離往側著的小路，有個宗教團體在提供「震後心靈重建」的服務，他立在旁邊好奇看望他們的舉動，忽然聽到有喚叫的聲音，回看是幹事。

「建築師你這幾天都好吧？你知道嗎？你在紐西蘭的太太打了好幾次電話來，你是不是應該要回她個電話？她很擔心你呢！我有提到你正在挖一間倒下房子的事，她說要我們馬上把你送回台北，她說你太累也因此恍惚了……我覺得她可能是對的，也許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幾天，等事情都安穩平靜了，再請你來一趟幫我檢查房子，你說這樣好不好？」

「我的事忙完自然會走的，叫她不用擔心，還是你想收回屋子不借我住了呢？」

「當然不是，當然不是，你愛住多久就住多久。本來女人天生就是愛囉唆愛擔心我也知道，這樣要是她再打來我就照你這樣說，叫她不用太過擔心了。還有你……那個……那個小女孩還是在土堆裡找她的婆嗎？」

他不喜歡幹事說話時撲朔的神情，就自己一人走擠入隱匿的人潮裡了。

隔日晨聽見敲門聲，歡欣雀躍起來開門，是幹事立在門前，後面還有一個金髮紅衣袍子像喇嘛的人。幹事說：「這喇嘛喜歡旅行露營，由英國來台灣露營的頭個晚上就倒楣遇到大地震，他看災民帳篷不夠用，非捐出自己的帳篷給災戶用不可，自己就睡樹下，我想他反正也不怕住屋內，那正好和你來作伴，你懂英文也可以陪他說話。」

他和喇嘛寒暄問好後，還是坐回到漂亮苦楝樹下等著小女孩出現來。太陽穿透雲影射灑到他的身軀，依然不見小女孩出現來，就決定一人繼續清理這塊廢墟。喇嘛在一旁望著他做這一切沒說什麼，休息時他對喇嘛解釋小女孩的來去緣由，喇嘛也只是傾聽沒說話。他問喇嘛地震那夜是在哪裡露營，喇嘛指著同樣山谷的方向，他就驚喜了，說：

「小女孩也是住那裡，那山谷裡面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啊？」

喇嘛說：「那是我見過最美的山谷，溪水花木都完全沒有被污染過，真是令人難以相信。我印象最深刻最難忘的其實是你繼續溯溪向上源走，就會看到一塊青色大岩，非常高差不多有三四層樓高，禿禿的什麼也不長，可是在岩石頂端有兩棵本來分株的細幹子，後來不知爲何就交纏起來成了同棵樹；我自己認爲那是因爲它們都知道靠自己的根是攀不住這岩石的，兩人必須互相同力去攀住這岩石，才能夠使兩株樹都可以長得住。但其實我第一眼看到這樹時，直覺以爲它們是相愛的兩株樹，才會以這樣的姿勢去擁抱著對方的。」

「但是不說這個，你知道更奇妙的是在黃昏到臨的時候，有千百隻小小的、小小的白色蝴蝶飛來，像回家一樣的停滿滿停滿滿整株樹，遠遠看去好像是一棵開滿了漂亮白花的學生同體樹呢！」

「你可以帶我去看那樹嗎？」

「現在不行。地震過後的隔晨，山谷橫橫裂出了一條溝痕，像斷切開什麼一樣的大溝子，人現在走不過去了，以後也許會合起來，那時候你再去看看吧！」

他整個人沮喪下來，喃喃反覆說著：「可是我等不了那麼久了！我等不了了！我沒有耐心了！」

喇嘛自己先出了門。他像是下了什麼決心似的，就一人非常勤奮的清理著開始揭露出地表面的廢墟堆，到黃昏都不曾一刻停止休息，甚至飛往歸巢山谷方向的斑鳩臨過他頭頂上，發出扎扎扎叫聲都沒能聽見到一絲聲音。

其中某一時農會幹事的車也會遠遠停駐下來，幹事搖下車窗搖頭似乎嘆著氣的又繼續開車離走去。天黑暗前，他已經把整塊廢墟清理得十分乾淨漂亮，他坐著滿心歡喜的望著這一小塊潔淨土地，彷彿農夫望著待耕種甜美土地一樣，在腦中開始勾勒幻想如何為婆婆搭建起新的家園。

喇嘛回來時，他說：「這片廢墟都清乾淨了，因此婆明天就要出現了。小女孩一定會來

幫我的，因為她知道我一人沒法做完蓋房子的所有事。但是我想在開始蓋新房子之前，我們和婆會先一起去看下午的空中飛人表演，辛苦那麼久了，也該先休息娛樂一下。你……喜歡的話，也可以和我們一起去看看。」

他看喇嘛沒有回應說話，就低了聲音說：「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就像我爲什麼以前不相信小女孩一樣，但是你看我……你看我就因此惹她生氣跑遠掉了。」

「我沒有不相信你，事實上下午出去的時候，我還遇到了小女孩，我一看到那一身乾淨的白衣裙和蝴蝶髮結，就知道一定就是她了。」

「真的？她跟你說了什麼嗎？」

喇嘛起身把被風吹得怦怦響的窗扣牢，再優雅坐回來：「她見到我時害羞紅著臉說：『婆明天就要回來了。』她還告訴我婆的一些事，例如婆怎樣坐小凳子用井水洗浴，她說婆的身子十分白皙，兩個奶子扁扁的垂吊胸前，婆洗浴時很專心，會把肥皂先在手掌心搓揉搓揉得滿是細皂沫，再慢慢塗搓到身上去，婆洗浴時口中會哼唱歌曲，洗完還會在頸腕抹上桂花香味的花露水。」

他就欣喜的跑到屋外，望向已然黑去山谷的方向。他雖然望不見任何具形的東西，卻依然滿懷笑容與期待的眺看著，山谷此時也奇異的回傳來歸返窩巢斑鳩哭泣般串串不停的聒叫聲。

隔日他起得透早，愉快洗浴自己，然後再坐回到苦楝樹下，微笑等待小女孩和婆出現來。整個早晨陽光遊戲般一會兒現身一會兒又不見，中午喇嘛取了便當給他，他只把便當置放一旁沒有食用，喇嘛臉上有憂慮的表情，陽光轉得益加濃烈，炙熱叫人幾乎無法忍受。

幹事黃昏時和幾個人同來，說他太太不斷打電話來。農會幹事說：

「就這樣，夠了！請你明天就回台北去。我房子的問題也不用你來看了，是不是留美碩士都一樣，明天就搬出這個屋子。我被地震害得夠慘了，自己都不夠力氣來照顧好自己了，哪裡有辦法再去照顧像你們這種台北來沒用的人呢！」

白鷺鷥翩然落停入山腰檳榔林裡，不斷發出歡欣或是聒噪爭執的啾啾聲音。他坐在原處不動不說話也不吃食，喇嘛終於坐下貼靠向他，說：

「你不可以這樣，你不能讓自己就這樣塌下去。人生本來就是半倒不倒的，但是看起來要倒不倒的，終究還是會挺到最後的，你看周圍所有的人不都是這樣嗎？」

他望著喇嘛，說：「所以關於山谷、關於孿生樹、關於蝴蝶、關於遇見小女孩的事，都是你編出來騙我的對不對？」

喇嘛說：「我一定要這樣說的，那是爲了幫助你。他們說你因爲幫別人檢查房子結構的安全，在傾圮房子裡忙了三天，精神與肉體上都受到很大的震撼，可能暫時失去平衡了。他

們要我來幫助你，可是不要讓你知道。」

「所以山谷是假的？學生樹與蝴蝶也是假的？那個從來沒有被污染過的樂園也是假的？」

喇嘛沒有說話的轉移開目光。一會兒又說：「不要這樣，你知道事實上他們已經通知你太太了，她和你的小女兒已經上了飛機，明天中午以前就會到這裡來了，等她們到了就沒事了，她們一定會接下去照顧你的，你千萬不要著急。」

他好像沒聽見喇嘛的話，自己接說下去：

「我知道你是不會相信任何事情的。但是這並沒有關係，我終於明白原來大家都是這樣的，我的妻這樣、農會幹事這樣、你這樣、我的小女兒長大後也是會這樣、我自己其實也是這樣的，我們是生來就什麼都不相信的。」

「昨晚我夢見爸爸帶我去看馬戲表演。空中飛人要上場前，兩個侏儒的小丑不斷重複模仿飛人因錯失對方而墜落時的景象，最後小丑因為懼怕而死命緊抱彼此不放。我就放聲哭了出來，爸爸問我為何哭泣發生了什麼事，我說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在空中接握住對方的手？為什麼要不斷重複這麼危險的動作？為什麼要讓自己受這樣的煎熬呢？爸爸說不用擔心，因為高空架上的飛人是貝多那其，貝多那其不會有任何失誤的，我們可以永遠的相信他，他永令人失望。」

就走出到屋外牆角一輛老舊腳踏車，吱吱嘎嘎的自己騎了出去。

他騎上到有苦棟張頂爲蔭蓋、田雞蟋蟀鳴叫作環圍的碎石子路上，開始大聲對著甜美的山林平原呼喊著：「走吧！和我一起去看學生樹和蝴蝶吧！走吧！和我一起去看學生樹和蝴蝶吧……」

聲音漸遠漸暗漸漸消逝去，隱約可以聽見努力又揚聲喊起的——貝多那其——貝多那其呼喚聲。

天空完全暗下來以後，深遠山谷開始傳出遙遠悠揚的樂音聲，也逐漸有蓬發異常白炙的光芒散射出來。樂音越來越大聲，如古樂鑼鼓歡欣喧鬧慶祝什麼將臨的幸福似的，也有嗶啞蕭瑟送別的哀傷旋律傳出，中間還夾雜著人聲吆喝應答的聲音。

整座山谷鑼鼓喧天白晝如晝。

村民都立出屋子，遠遠觀望這場慶典或告別儀式的進行。黃昏將熄那時，他們都聽見建築師入山前的邀約呼叫，儘管樂音光彩此刻都華麗迷人，他們卻僵立著一寸也不願移向山谷的方向。而那音樂聽得越久，也越覺得像是原本熟悉青蛙與蟋蟀的鳴叫聲，偶爾揚起如鑼跋的敲擊聲響，也只像是日日翔過他們生活上空斑鳩突兀的聒噪鳴響罷了！

大半的人就這樣立在屋外望向山谷一夜到天明，無論如何也不願再回去到他們熟悉的溫

暖被褥去，如同地震那夜一樣。而碎裂成遊絲般的家園，被不知何處飛返來白色白色的蝴蝶，以優美、自信且典雅的纖纖舞步，在空中相互接握千萬個等待雙手般的包撫住，又如初生嬰兒一般的光潔純真了。

騙子



他是一個騙子。

他覺得自己有如一只白棉絮的紙燈籠，隨時要叫人識戳破而惶恐著，但是他又深深的爲自己能通體散出這樣昏藹柔戀的燦爛光彩而著迷和驕傲不已。當完成一個優美的騙局後，他的驕傲感就尤其煥發了，這樣的心情卻通常無法輕易告訴他人，像一個私藏秘密或是暗中的戀情，甜蜜卻無法言訴予人；有時憋得緊了，五臟六腑都彷彿全要一起嘶嚷出來，他也只能用母親般溫柔撫慰的語氣，安撫內裡因驕傲而興奮飽漲的各樣器官，說：乖，我知道，但是不能說的呀！不能說的呀！你們該懂得的嘛！

這興奮卻常有如渴待乳汁不得而嘶嚎的嬰，使他只能如束手新婦的更加以雙手抱搖緊自己的胸腔，搖著搖著說：不哭不哭，來！我們上街去河堤看彩虹。上街後他尤其格外小心，雙手更是一刻不敢鬆離環抱的軀體，恐怕嬰們隨時要嘶跑出來。這樣奕奕的態度，倒也沒有掩去他滿溢的快樂與驕傲，在穿行過相形顯得黯淡的人間群落時，尤其彰顯出他燈籠般透明朦朧又飽滿的美麗光彩來。

看賞完美麗彩虹後的嬰們，多半也知足如獸般飽食的熟睡去。有時快樂卻如是強大，夜半仍喚他醒來，他就會違反禁忌的對房裡他鍾愛的白鵝標本訴說起原本一切的點滴來。就譬如今夜……他輾轉不能眠，A的影像便流轉如隱隱欲撲出的魂魄，伴著過去無數個月支離如紛飛彩旗般共渡時光一起歡樂囂叫旋飛出來，叫他棉罩般的燈體明燦到彷彿要焚燒起來

了。

他只能開始緩緩對著暗夜中傾首凝望他的白鵝標本訴說起關於A的故事來。

我愛你所以我騙你

他相信A是愛著他的。但這也是他私自設定的騙局首要法則，因為他深信愛情不只使騙局容易成功，愛情本身的璀璨特質，往往還能添增騙局的華彩風姿。他總是這樣說：沒有愛情參與的騙局，再怎麼精彩頂多就像一盤沒有過火的菜料罷了！

他是在一個明麗週日早晨與A相遇的。那日他循例的走上三重堤岸外臨他居處不遠的河濱公園，這公園他如是熟悉，幾乎像是他私有御後花園裡的狩獵場；他對每一個狐狸躲藏的洞穴、每一隻雉雞起落的方位都瞭若指掌，他只要立在堤岸如君王般往下環視攬看，沒有一個在他領土範圍內存活生靈的任何舉動可以脫逃得出他鷹般銳利目光的搜尋的。

他就是這樣尋望見A。

A一人坐在行道旁的座椅上，淡色衣裝黑皮鞋與週日晨起的運動休閒氣氛格格不入，雙腿優雅疊又戴著墨鏡伴看手中的雜誌，目光卻屢屢瞟隨過穿跑的健壯身軀。

「這樣容易的獵物簡直有損我的尊貴地位，就當是今日的開胃菜吧！而且我根本對同性

戀沒興趣，但是……就算是嗜肉的人偶爾爲了生存也得吃一些青菜的。」他這樣告訴自己。

然後整頓髮式儀容，把前胸衣扣再解開兩顆，便朝向A走了下去。他慢慢擺走過A面前，淡淡環掃視又移離，也知道A的目光仍追停在自己走過後的股背處，忽然就又回轉身走靠去，先問時間然後道謝又問他廁所位置在哪裡，或者……「要不要帶我過去？」

就這樣像小學三年級算術一樣簡單的和A平順進入廁所的小間裡，他熟練探手去解A的褲腰扣，然後推轉A面牆伏趴下，再把已鬆脫的褲子整個拉扯下，白色雙股立刻躍顯出來，他一手摩掌輕拍股部，另隻手飛快的從已落地的褲中掏取出皮夾裡的錢來，整個動作流暢優美如雲。完成後說：「抱歉，我真的只能和女人做，下次吧！」A迴轉來說：「真的，怎麼這樣，真是夠么壽！」然後又說：「褲子都給你脫了，阿這樣你也給我隨便摸一下吧？」就讓他胸前股後的摸了一陣的走了。

回去後有些欣喜金錢的數目多於預料，但發覺自己不知何時也遺落了皮夾，才納悶著的時候門鈴敲響，開起來居然是才離散的A。

他露著女人般羞怯的表情說：「那個你走了以後，我穿好衣服就看見你的皮夾掉在地上，真是不好意思，一定是我摸來摸去的時候，不小心把它弄出來的。」

他完全錯愕，不知如何應答。A又接了說：

「我追出去，誰曉得你走得那麼快，我沿著河濱來回找了你幾趟都找沒有，沒辦法才看

你皮夾住址找來的，我其他東西都不敢動，你檢查檢查啦！」

他翻看著果然證件和現金都在。A還說：

「我才是更迷糊，像我皮夾子沒忘記，可是今天居然忘了放錢進去，你說我好笑不好笑！我馬上要走去工作，今天也算有緣就交個朋友好不好？我是美髮師，這個是我的名片，晚上九點半來我店裡，免費給你剪一次頭髮，算是見面禮。」說完就急急走了，下了半層樓還回著頭說：要來喔！不見不散、不見不散。

他不知為何對這個今晨才見到女人樣的A有種迷惑難解的感覺。A並不歸屬於我們這塊河濱地，他和這塊地大半的其他生靈並不一樣，他像是一隻或由水中潛出或由天上降下，和我們都不一樣也難以懂得的什麼奇異物種。

但是又如何呢？他順手就丟了A留給他的名片，心想：反正我這輩子也不會再看到這個女人一樣的男人了。

他如常的打扮自己看起來英俊煥然的出門去到重新路電影院商區。他因為自己是騙子，所以對那些以扒竊、順手摸、甚至搶了就跑的行徑為生的族類自然是不恥的，彷彿這些近乎下流的動作是完全用不到想像力和相搭襯的優雅肢體，更配不上他這樣用心自豪的外表面貌，他覺得除了騙人以外，其他那些行徑都是在污辱他的天賦。但這並不表示他不幹這些勾當，「……因為飯總不能不吃的吧！」他會在事後這樣安撫似乎有些隱隱愧疚的靈魂。

而今天除了一啓始遇到A的結果還像個樣外，餘下的整日就聊不堪述了。在百貨公司前那次沒到手不說，還險些要被逮個正著，他也像那些狂嗜賭博的人一樣相信在背運時，一定要設法轉運當時的手氣，於是就走去電影院前看有什麼電影好看，這是他洗刷晦氣的殿堂與方法，也因為他對電影院有某種宗教情操般的崇尚感情，他是絕不會在影院內幹任何營生勾當的，這有如神佛面前與人交合，無論再怎樣飢渴都是不行的。

他買好票就到一旁巷裡小攤吃東西，這時手機響了起來。

「誰？」

「是我，A啦！你怎麼沒有來給我剪頭髮？」

他有些震驚A居然有他的號碼，是不是寫在皮夾子哪裡被他抄走的？

「我現在要關店了，你真的不要來給我剪頭髮嗎？」

「我剛剪過頭。」

「那你現在在幹什麼？要不要我請你吃宵夜？」

「我正在吃，馬上要去看電影。」

「真的！我也想看電影呢！你要去看哪一家的？」

他有些煩了，說完就匆匆掛了線。

電影進行沒多久，A居然尋坐到他旁邊來。本來他電影多是一人自己看的，現在A居然

自己找坐靠來，還買了一手吃食，他厭煩的拒絕了A善意的邀食，心中打定主意不要理會A，就當旁邊坐了一個不相干的人，電影結束後更要跟他說清楚以後不要相瓜葛，但他不能在這裡與人有紛爭，他無論如何要在這神聖殿堂裡保持住自己的優雅風範。

電影是部新近流行神怪傳說的恐怖故事。他刻意不理會A自己繼續看，片子進行到一半時，忽然注意到A手中像炸吃食的袋子滑落地上，而且居然沒有動作去撿拾，好奇斜斜望去，A整個人好像捲跌落入椅內，臉色在銀幕光照下離異的泛著青白雙目緊閉，他不明白所以，但仍決意不理的自己轉回向銀幕，聽到A微弱的聲音傳了過來：我們不要看了，我們出去戲院好不好？

他完全沒有答腔。

電影終場人群立起散去後A仍奇異的癱捲著，他有些擔心靠前探看，見A緊閉的眼角閃著不知是不是淚水的光影，納悶時A忽然抿嘴立了起來，有些張惶的說：「人都光了，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踉蹌穿身過已在清掃地的婦人走向外頭去。

戲院外已無多少餘留的人，臨街打亮的燈火逐一點暗，巷裡小攤還沒撤離去的也都開始收拾了。他看A仍手扶騎樓柱子，垂頭像醉飲的人，問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說沒有沒有不要管我，沒有事的。

他就自己叫車走了，車轉行著卻發覺腦子竟離奇的還惦慮著A，便喚車繞走回去；A果

然一人仍在廊下，只是身子伏臥對著陰溝好像正嘔吐著，他扶A入車間住處也不遠，就先轉送A抵返回家，並要車子守候直到燈火亮起才離去。他事後想起對自己這樣異乎尋常的善行有些不解，他想這也許和戲院聖潔的氣氛有關吧！好像在教堂和廟寺外行乞的人，接受到善意佈施的機會本來總要多過他處的。

「但是這種事我可沒興趣天天幹，我從小到大誰他媽的有這樣好的對過我呀！」他最後這樣做了結論。

他們彷彿獎賞般不可避免的過起了既神聖又邪惡的生活

他自那日起卻彷彿衰起運了的騙局屢屢受挫，不可避免的就要聯想起這一切是不是都是肇因於A？對A便有些莫名的懷恨怨懟了。

一夜又徒勞的返向居處，因已多時無入帳，電影和宵夜連帶度小月的無聲息減縮掉，更大的影響是計程車也不捨得坐了，而他是絕不騎摩托車的，他覺得只有無品味的人，像扒手、小偷之流的才會騎那種不入流的東西，他還寧可用腳來走。

他今夜就一人沿著堤岸脊道走著，月光童年光陰般灑照在紛紛的河面上，遠右方是自幼時就日日月視不會動搖過的台北橋，他有時望看河流上這座日漸顯得老邁的橋，被其他不識

好歹新起的橋一座座欺凌過心生傷感，但他會想著所謂時代本來就好像是當這樣子舊去新來，不管橋和人終究都一樣是沒可奈何也不當怨怪誰的。

然後他逐漸靠近河岸公園他熟知的王國地，他立停在這樣沉靜的夜晚裡，深深吸口顯得冰涼的空氣，用母親般溫暖的目光如常搜尋過正酣睡如甜美嬰孩的整個公園地……啊！狐狸和雉雞們都入夢了嗎？

轉離堤岸穿回巷弄他屋宇的方向，遠遠望見廊前暗影立了個人，提神走前看居然是久不見了的A。一見到他來，A就露出欣喜表情說：

「夭壽，那個真是等了你有夠久！」

他警戒的停了腳步，臉上有疑問彷彿說著你想怎樣的表情。

「是這樣的，阿那次你對我真的很好，我一直想不到怎樣來還你，阿今天關了店就想一定要來看你一下，順便給你帶一些宵夜來吃。」

他腦子迅速流轉，想著這個A為何要反覆回頭來，像尾不肯捨棄同一個釣餌的魚叫人訝異；但是他的確今夜餓了想吃頓宵夜，而且這個屢屢來咬餌的A，說不定就是老天好意送來在如今草原荒旱時的雲雨呢！

入屋後A彷如熟常自家般的翻出鍋鏟溫熱帶來的吃食，叨叨說著：「等得有夠久，菜都給它冷去了，腳也差點沒等到軟去。」

他沒搭理的鬆脫自己衣鞋，拿了罐A帶來的啤酒，坐入沙發冷眼看A在廚房匆促急忙的動作，還是不能不思量著爲何A要自己重返來。日後他再次問起A這問題時，A回說：「沒什麼爲什麼，我自己心甘情願，就算被你騙到死我也是甘願的。」這其中原委他後來一世也仍舊不明白。

吃食間倒顯得安靜，A間或會左右視盼的說：「阿想不到你這樣的男人，住這樣的小套房，居然比女人整理得還要乾淨！」

飲食完A忽然慌亂的掏翻自己的衣褲口袋，喃喃說著：糟了，糟了，又給它忘了鑰匙，看起來又要去睡旅館了。然後掏翻皮夾，拍著胸口說：好在，好在還帶了夠多錢出來。

他自然一切都看在眼裡，也相信老天虧他這麼多天，終於也還來一頓好的，就說：「不必去睡旅館了，和我睡就好了。」他在睡上床前把燈全都熄暗去。

隔日A起來去浴室沖洗時，他算過A皮夾裏總共的錢，分兩半放回其中一半，另一半收了起來。

他們就這樣過起了他們間既親密又生疏的生活來。

A通常一個禮拜會有幾個晚上關了店後買宵夜過來，也就留著共夜。他有些錯愕自己如此簡單就接受了這樣的生活模式，但馬上會這樣告訴自己：A根本不算男人其實是女人，而且我是騙子他是被騙的，我們是舞台上相互缺一不可的兩個角色，這個比其他什麼誰是男

人女人的事都重要。

在A輪休的時候，他們會出去逛街市吃東西，然後一起看電影。A有時會伸手指在街面上握他，他也坦然的讓A在人前與他牽手共行，但不要很久就會藉故鬆脫掉。電影後A通常會執意回他處，用心爲他燒煮一頓豐盛的晚餐，彷彿暗自宣告著這是某種共屬家庭的證據，並堅持爲他洗所有的衣服、燙好每一件衣褲、刷亮他的鞋，因爲A深知優美迷人的外表，是他每日生存在社會的憑據與驕傲。

他則有些冷淡的默默承接下這一切的好運，並沒有特別因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還是日日如常出入重新路商圈尋找每日的獵物。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優雅的吞火人，吞火是他活著的真正原因，觀衆的喝采與獎賞是附帶的必要物，但是不管有沒有觀衆都還是一樣得漂亮的繼續吞火表演。遇到不好無生計的時日，他就直接從A的皮夾取錢，這樣的時候彷彿越來越頻繁，也知道這終非長久之計，也許是該爲A設計一場特別的騙局大戲的時候了，兩人總不能這樣不知終點的一直航渡下去吧！

A會問他究竟是幹什麼過活的？

他說：「老實告訴你，我是混幫派的，你最好閃我遠點，免得哪天出事了你給扯進來活該受罪。」

以爲A要驚嚇了，沒想到A卻沒事似的追著問：

「是真的嗎？真夠夭壽，阿你們混這個的都是怎樣去賺到錢的？」

「你沒聽到我說閃遠點少管嗎？我怎樣賺錢干你個屁事！你怎樣去剪頭髮，拜託我也都沒興趣知道，你閃遠點少管行不行！」

我離開你是因為我不想繼續囤積我們的歡樂

A皮夾子裡夾著一張老舊的女歌手照片，他以前就看到，但從來沒過問過。一次還是問了：

「她是誰？」

「冉肖玲。我五歲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冉肖玲唱歌的樣子，就給她迷去了，我那時就決定要一輩子一直愛她。」

「那你也愛女人的喔？」

A瞪著眼睛好像不懂他在說什麼似的：

「不一樣，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冉肖玲不是——女人，她是一個最最最美麗的人。」

他聽A這樣說，奇怪竟有些醋意上升，就說：「我看她不算怎樣美，老氣老氣得很！」

果然惹了A大半天生氣不跟他說話。

他的騙子事業卻似乎益發無起色，於是決定也該像那些成功的歌星樂手般跑碼頭開發市場的離開三重區域了。但他同時隱約覺得也許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色衰魅力逐失所致，他會暗自對著鏡子細細觀看漸漸穿長出來眼尾的細紋而心生懼怕，也私下想過是否乾脆就這樣守住A一世一起老去共渡呢？但是他也深深明白自己生來就是吞火人，宿命最溫暖的歸處，畢竟還是陌生人群所在的廟口街巷尾吧！這樣日日雖覺甜美與A共渡的時光，總隱隱叫他不安而想撤離去，「……我自己的命運船終要一世自己一人行下去到底的」，他總結的下了結論。

他有時出門二三日，A問起就說是跟老天下中南部去辦事，細節當然是不能透露的，這樣的神秘性或是時空離隔的情緒，逐漸勾起A的憂心。這樣的情緒在一次他去到斗南廟會失風被痛毆回來後達到顛峰，A一邊爲他敷藥包紮一邊流著淚不言語，然後忽然就把整盒的藥箱全擲往牆角去，用哭的聲音嘶叫著：

「阿你就非要這樣對我嗎？你不要去做危險的事不可以嗎？我這樣小心照顧你有什麼用？還不是給你就這樣一次糟蹋全部光光。」

他那次也許因爲感動，差點就要對A全般吐露出一切始末來，他想讓A明白騙人可以是怎樣高雅的一種行爲，爲了成全這樣的優美，受點苦或波瀾折磨也是應該要忍耐的。但是他

終究還是忍著不說出來，畢竟他心中明白兩人終將離異分道的事實，只對A不斷重複保證以後不會再有一樣的事發生了。那日之後卻刻意加大離去的頻率與時間長度，也清楚感覺到A情緒的起落，他告訴自己：正式做戲上場的時間總是要到不可躲避了。

他一次離去無任何音訊近一週，也刻意關掉手機無法聯絡，幾次躲在暗處觀察A離店的模樣，看著A神情憔悴的騎走摩托車消逝入黑幕裡。他於是終於打了電話給A，說自己人在南部：出了大麻煩。他說自己想要脫身不幹這行了，而且也老了想要安定了，但是他們不鬆手，說他們栽培他這樣久，想不幹就不幹沒這麼好的事，說沒有一百萬就別想擺平。

「一百萬?!天壽，這麼多錢去哪裡找啊？」

「你一定要幫我去想辦法，都是爲了你我才決定不幹這行的，不是嗎？」

就切了線。

再打去時直接問A情況如何？A只是嘆氣不說話。

「不是快標會了嗎？先標下來，以後我會找個正當工作，先慢慢存錢還掉會錢，然後還可以繼續再存錢來買房子永遠住一起。」

「阿就是全給它標下來也不夠啊！」

「這樣你先籌五十萬，我跟他們說另外的五十萬以後補給他們。」

就這樣彷彿平息了一場襲來大風暴的他們又回復舊日平靜般的生活節奏去。他有些覺得

A微微隱著的變異，因此自己雖然已逐漸熟悉並彷彿愛戀上這樣與A共渡的時光，仍不能不提醒自己騙局終究要有個結局的。

「再美的騙局也像迷人電影一樣終於要向觀眾告別離的……」他有些感傷的想著。他就隔日去買了一對刻有龍鳳的金戒指，在夜裡入睡前掏出給A和自己都戴上，A就又哭著了，他忽然第一次有也想要和他一起哭泣的感覺，趕忙熄了燈睡去。

幾日後他告訴A他必須去一次台中，老大有事要和他談清楚，A臉上流露出哀傷的表情，只拿起他手撫過戴戒指的指頭，叮嚀他要一直一直戴著這戒指：

「無論那個怎麼樣，我們兩個都不要給它脫掉去。」

過了兩日給A一個電話，扮出彷彿不相干另一人的聲音，很快說明因為他無法清還欠老大的錢，他們要他賠出來：

「不管用身體、房子還是命一條，都要賠出來。」又警告A說：

「把你在他那裡的東西馬上清出去，要不全被搬光了不要怨嘆誰。還有你最好當他是死了，當你就沒有遇過這個人對你是最好不過的。」

A在電話裏只沉靜的說：

「告訴我我會完完全全當他是死了的。」

這話震動了他，忽然想起有次兩人說起誰會先死的事，他想嚇唬A好玩，就說：

「如果我比你先死，我一定回來帶你一起走。」

「好噁心，才不要，才不要。」

「那你不跟我走，一個人要傷心一輩子嗎？」

「我才不要傷心，你要死了，我就馬上把你忘光光，然後我就去給你的老大當小的，名分我才不計較，跟老大一起總比跟像你這樣沒路用的小卡要好得多了吧！」

他就哈哈哈哈哈笑了。

瓶花不知離枝痛（再會吧！再會吧！）

然而今夜對著情人般忠實傾聽他訴說與A原本始末的這鵝，仿如正宣訴著一場歡樂的勝利凱旋過程般，鵝傾頭沉思，突然問：

「你就完全不想他了嗎？」

他自那日遷遠離匿跡後，就不會再見過A。但要說A就這樣自他腦中消逝去，彷彿也不盡然，A像是一個隨時欲撲出的魂魄，叫他非得要符咒般的使勁去框綁，否則怕要一鬆寬心手讓A現了形就無可攔阻了。

然而今夜對著這鵝的問題，他防禦的堤壩竟霎時全垮塌去。A的影像們也就更肆無忌憚

的成群飛出穿流他屋內不去，有的訕笑他的怯弱、有的擺弄體態誘引他、有的執意生氣的不搭理他；他翻滾輾轉於A的影像間一夜不能眠，於是懺悔求贖立誓明晨起回頭去美髮院找A，就老老實實告訴A我是一個騙子的事實吧！

隔日才九點出頭，他就到了從未跨步進入的美髮店，店裡在打掃的小妹抬頭疑問看著他進來。他探問A在嗎？

「你到現在還在找他？他大概老早去到米國夏威夷還是哪裡了。你也給他倒了錢嗎？像你這樣沒見過突然跑上門的太多了，但是也太慢了吧！誰會想得到……好幾百萬呢！嚇死人了，還好我只給他虧去六萬多。想不到這樣有計謀，平常好好的，根本看不出來居然原來是個道道地地的大騙子呢！」

他沒有說話，走前看牆上一幅冉肖玲半身的海報。小妹又說：

「這海報以前是他的寶貝的，店偷偷頂掉前一日還沒事的和一個米國黑人來店裡收東西，那個黑人八成是剛勾搭上的，兩個人一定是拿了錢跑了，他那天也就站在你現在的位置看著海報，好像猶豫著要不要帶走。你要愛就拿走，我們新老闆嫌這一張海報過時又老氣的半死。」

他再走靠近，看海報的左下角有用鉛筆寫的密密雜亂的幾行字，說：我老早告訴過你，被你騙到死也是甘願的，只是你只是個小弟，是沒力把我騙到死的，除非你變作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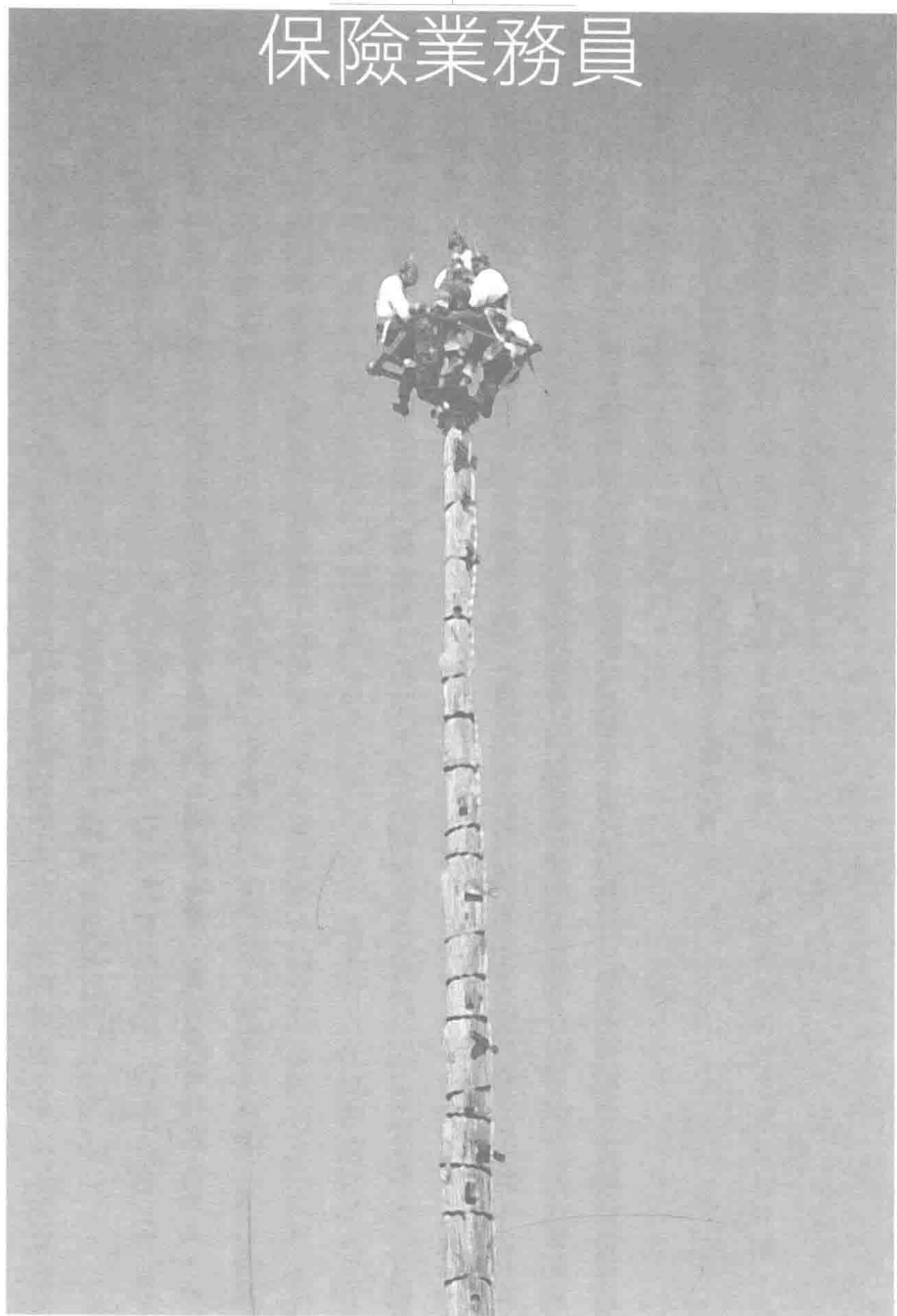
要不然你就算是死了，也不要想來找我。海報遠右側還有幾個不知是否相干的字說著：再會吧！再會吧！

他把海報撕下出門後揉著順手丟了。然後自己信步又走溜上後院般荒蕪失顧的河堤脊岸，好久沒上來過了，他凝目望向顯得淘淘豐沛的黃濁河水，遠處台北橋人車依舊如常忙碌，久不來相互探視的狐狸和雉雞們是否像他和A一樣也都悄悄遷了窩巢呢？

他繼續往河水岸走靠過去，想著A說他只是個無路用小弟的事，盤想起要是自己真的就從小弟幹起，有一天會不會做到真正的大老？做到大老的時候，A會不會像迴游入大海的魚又回頭入溪灣來找他呢？

他解下環鎖住左手無名指的龍鳳金戒指，想起那夜兩人都差點共落淚的情景，自己的眼淚就忽然沒法止住的和滔滔河水混同聲的川流不歇了；他怕旁人視見自己淚流的狼狽情狀，就低身作勢把戒指假作石片的往河水面漂打去，指環在水面上跳閃出串串金色的光芒極爲美麗，淡水河對岸巍峨的台北此時也如約般在晴麗青藍色天空升起了燦爛的彩虹，一直隱身不常見的雉雞和狐狸們就忽然慶典般四處竄飛出來，把他明靄柔燦的白色燈籠軀體穿戳破破四散飄飛入狹窄水面上的天空去，其中一隻像要飛離他遠去的雉雞，口中還不斷發出咕噪般：「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顯得嘹亮而悽愴的鳴叫聲呢！

保險業務員



他早上到公司打開電子信箱後讀到這封奇怪的信。

創世紀

第一章 起初 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沒有署名，地址也奇異不尋常見；他第一個念頭是他已分居的妻寄來的，他曾聽她有一次在電話中提起她現在勤上教會的事，並且建議他也讀《聖經》，說：《聖經》裡面的教訓無窮豐富。他轉頭側看右邊的小林，他一邊吃著早點一邊看讀電腦螢幕，他知道小林在查看每日開盤的股市；小林比他資淺也年輕許多，但卻像風向儀善測人心事故好惡，譬如經理每日出入的時間，幾乎都能給他料中，所以只要早上見他輕鬆吃早餐看股市，他自己就放心大膽的讀電子信，甚至上網找一些資料。

他後來在關掉信箱前，突然決定回封信，他寫著：

「你是誰？你是什麼？」

隔日晨他又見到了同樣離奇的信。

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蔑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

這信讀來彷彿有怨怪不滿的意涵叫他厭惡，就把這信連同前一天來往共兩封信一起清殺掉。然後接到妻的電話，她用愉悅令人詫異的語氣問他晚餐有無計畫，他說沒有，心中有些落敗的滋味升起，妻恍然不覺繼續說：「我請你吃飯好嗎？有好消息要告訴你。」

他掛了電話後暗自揣想著：妻的好消息會是什麼呢？難道她要對我宣布她的新戀情嗎？他們分居已兩年了，兩人還維持著當初的約定每週三見面或通電話，他隱約覺得妻其實已有固定來往的情人，但不知為何卻沒有勇氣去探問出究竟；他常可以在他妻的眼光或語氣中覺察出她對他的憂慮，他知道妻其實早可與他分手斷絕牽繫，她沒這樣做完全是因為她的惻隱不忍，但他潛藏的總擔心那日必將到來，她將宣告這一切的完全終止，用她分居前對他說明原委一樣的冷靜語調宣告她最後的決定。她在兩年前是這樣說的：

「你是自己選擇要沉溺淹死，誰都救不了你；我試過要拯救你，但是我決定放棄了，我不要被你一起扯淹下去，我自己有人生要繼續活，你應該瞭解我的意思吧！」

他當時一句話也應答不了，彷彿自己面對的是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可是他其實是沒辦

法把生命中如是熟悉相貼的人，就這樣輕易的轉成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的。但是現在如果要再次面對她這樣的說話，會答說出比較漂亮世故些的字句來嗎？他完全沒有把握。

小林移靠過來，小聲的說：

「大哥，你知道嗎？公司已經調降有些人的薪水，這很明顯就是在暗示他們該自己走路了，省得公司花資遣費用。大家都在猜是哪些人被降薪，很可笑的是居然有人也說到你，我一聽有人這樣說，就馬上很生氣的駁斥回去；大哥在公司這樣久了，別的不說，汗馬功勞誰比得上，公司要真的這樣對待大哥，我們年輕一輩的以後要怎樣對公司有信心呢？大哥，你說是吧?!」

他沒有答小林的話，就低頭藉故忙碌轉岔開來；他心底懷疑是經理有意洩漏出他被降薪的事，好讓他無臉再待下去。但是他早已失去年輕時拍桌子怒罵大不了一切從頭再來的勇氣了，重新找工作叫他覺得像在汪洋中找靠岸的島一樣渺茫與恐懼。

他到達妻選定的餐廳時早了些，這是家看起來十分昂貴的魚翅鮑魚餐廳。他一人坐著，偶爾瞄看鄰座顯得優雅而且自如的客人們，自己益發覺得無措的不安了；幸好妻此時進來了，她穿著一身淺橘紅的套裝，看起來神采奕奕也笑容滿溢，她坐下前先靠上給他的面頰輕輕一吻，身上散出熟悉迷人的香味。

他不安的問說：「妳何必花這樣多錢請我，是怎樣的好消息，值得這樣的大手筆呢？」

妻說：不急不急，先點菜再跟你說。他挑了比較便宜的特餐，妻幫他換點說是一定要嚐嚐這兒的鮑魚：「是整塊新鮮的。」

然後告訴他說：這個月她被升為區分所的業務經理，因為：「我連續十二個月業績優良，我現在手下有十二個業務員要管，公司也答應我分股，甚至暗示說有機會派我去美國總公司受訓，我真的又高興又害怕，你知道我的英文一塌糊塗，不像你一樣。」

他立刻不安的低了頭下去，大學與妻相識時，是私下一心想出國改學藝術的，英文也刻意的下了功夫，後來也不知為什麼就沒出國成，妻倒是仍信守承諾在他退伍後就嫁了他，他也立刻進了現在這公司一直到現在。妻敏感察覺他情緒的不安，就立刻轉了話題，問他近日有沒有看她送的《聖經》？

他說沒有：「《聖經》的故事太虛幻不可信，實在看不下去。」

她說：「不要懷疑《聖經》，人的所有力量都是來自於信仰的。」但是信仰當源自事實而非不可信的神話吧！他心中想著，卻沒有說出口。

服務生開始遞送上飲食，他就低頭吃食起來避開答話；他腦中想起電子信的事，不知該不該問妻是不是她寄的，但想著是不是她寄的也其實並不重要，寄的人總是善意的吧！

妻又說：「你還是沒有任何保險，是吧！這不行的，人生的旦夕禍福誰能預料，我知道你覺得保險是為死後仍活著的人做的事，你沒興趣死後和人有牽扯；但是我一直覺得你至少

要保個意外險，如果哪天出意外身體傷殘或不能工作了，至少有個保障的，這年頭誰也顧不了誰的，不自己安排好自己，其實反而要拖累別人，不應該的。」

他加快吃食的速度，服務生顯得猶豫，不知當先爲他遞送下道菜，或是等候妻同時上菜的好，他就不好意思的緩了下來。說：

「保險還不是要定時交錢，反而是一種討厭的冤債躲不掉。」

他妻的臉就登時明亮起來，靜聲說：

「第二個好消息還沒和你說，是和你相關的，本來這算是公司的業務機密不能說，但是我是一興奮就攔不了話你也知道；我們總公司正在實驗一種據說要改變全人類命運的保險方案，詳情還沒透露，但是基本上他們要在世界各地各選定一個人，同時免費給這些人這個意外險的一切保障與福利作實驗。總公司要全球每個區分所都要挑選一名候選人出來，把這些客戶資料全送到美國總公司，由總部在每一個保險區挑出一個人來呢！」

「這跟我有什麼相干？」

「聽我說，」妻的眼更加明亮起來：「我動了手腳把你的資料送出去，而且我最近聽說，總公司已經傳出台灣區的這個候選人可能將出現在我的管區這一帶，這表示你非常有希望成爲全台灣唯一被選上的那個人呢！」

「被選上的條件是什麼？」

「這沒有任何人知道，最後圈選的據說是總部的總裁，雖然我們都沒有真正見過他的面，但是公司每個人都很景仰他；我們也都知道他像耶穌一樣非常愛人類，所以你的資料上，我引了不少《聖經》章句來暗示你也是相信神的話語的。」

「被選上有什麼好？」他怕違逆了妻的好意，只喃聲問著。

妻卻離奇的聽得清清楚楚的回了他說：

「成爲唯一被揀選的，是無上的榮耀呢！」

神所揀選的君王

在餐廳前分手後妻坐入計程車，他見妻猶回首從背窗望他，嘴唇似乎喃喃還叨唸著什麼，他聽不見但猜想是要他相信《聖經》的話語吧！他等妻已不見身形時，就轉走往公車站去，候待車時轉想著妻說有關意外險的事，心想如果發生了什麼傷殘意外，真的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誰會來收拾自己這團爛攤子呢！想著時風就刮了起來，他因爲瘦，就退著去頂風，整個身軀蜷縮像個無處潛藏找不到自己軀殼所在的蝸牛一般。

隔日晨他察看信箱無任何音訊，但因爲心中開始懷抱著或許我真的就是那名被揀選者的念頭，而不自覺的會在臉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來，這景象看在小林眼中尤其擔憂了，怕他被公

司逼急了會不會出什麼意外；到下午見他掏翻起《聖經》來，才稍微安了心，心想有宗教寄託的人大概不會出大意外的吧！但還是好意靠上去問說：

「《聖經》啊！都寫些什麼呢？」

他用一樣詭譎的笑容回看小林，說：「沒什麼，老婆交代要看的，但是老實說有些句子寫得真的很不錯呢！」就指著書頁要小林看：

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妻那日後會電話一日關懷數次，也逐漸透露出彷彿他真的將被總公司挑中的興奮情緒來，叫他不覺燃起了某種久未有過的期待心情，恍然似乎以為他和妻正共赴一趟只有兩人知曉的秘密旅程般；而公司的氣氛卻反向轉身直下，隔壁部門有兩個和他一樣狀況的資深員工，這星期都自己提出了辭呈，經理整個禮拜藉故不和他說話，其他同事看在眼裡也儘量躲著他，但他仍抱持著希望的微笑不為所動，令所有人迷惑。

他後來想自己所以能這樣堅持的對抗，其實是因為他已經隱約願意相信妻的話了，他相信自己如果真的要成為那名被揀選者，目前這些都是必要的試煉，唯有終能通過所有試煉的

人，才配得到最後的獎賞，但還是不免會自語的問著：「你對我算是什麼？我對你又算是什麼？你和我究竟有什麼關係呢？」他白日上班一有空和夜裡在家的全時，就更用心的讀覽《聖經》，並試著從中間找到教訓與證據來：

他把我的弟兄隔在遠處，使我所認識的全然與我生疏。我的親戚與我斷絕；我的密友都忘記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為我為外人。我在他們眼中看為外邦人。

他告訴妻關於公司屈辱的對待，但忍住不提奇異信件的事，妻則不斷安慰他說：要先忍著，等你有一天終於成功後，他們如何還能再侮辱你呢？他有時也會懷疑就算真的成了那名被揀選的人後，難道就一切都沒問題了嗎？妻說：要堅定你的信心，總公司的能力是超乎我們想像之外的，而且如果你被選上，你事實上就肩負著帶世人出埃及同樣的使命，你是那個任重的先行者摩西，要更加忍辱才可以。

他就每夜懷抱著妻這樣的鼓勵與關懷入睡，並期待總公司最後裁決的到臨。

他有時躺著不能安睡入眠，會流轉想著到如今的人生，感覺自己好像一頭羊，不覺間已經被驅趕到柵欄的角落，漸漸動彈不得了；這樣的感覺固然初始會叫他惶然不安，但在某方面而言又叫他釋弛下來，因為原本以為無邊無際的人生大草原，現在發覺原來只是目光遠眺

時的假象罷了，自己其實是確確實實被框綁在逐漸呈露出底細的柵欄裡的，這事實上予他一種魔術謎底揭穿後的失望，與因之而來如電影散場般悲喜劇皆終了的安全與底定。

他也會思考著意外險的事，問自己如果真有意外發生了要如何應對呢？但是意外究竟是什麼？是誰在安排意外的發生呢？就好像同樣是誰在安排春天依序列放的明媚風光呢？他就在電話中問他妻這件事，妻說：

「你要小心不要放縱自己胡思亂想。意外就是沒有任何人能控制的意思，要像花一樣是可預先知道何時開放的，還叫什麼意外啊！」

他又問什麼是意外險呢？妻用十分專業的口吻解釋著：

「意外險是爲了保險人因意外事故發生一、二、三級重度殘廢時，仍能照顧被保險人及其家庭生計所提供的保險金。給付方式是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一按月給付被保險人，依殘廢程度，連續給付一百個月、七十五個月或五十個月。即使被保險人在給付期間不幸身故，仍保證繼續給付給身故受益人至給付期滿爲止。」又接著說：

「但是這跟我先前和你提的新方案又不一樣，總公司要推出的是一個會改變全體人類生活模式的意外險，沒有人知道確實的內容，但是我們都很興奮的期待著這個新時代意外險的宣布與到臨呢！」

他心懷迷惑，但想意外險或就是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吧！也就不語彷若接受的斷了電話。

入夜時自己翻讀《聖經》，讀到好像回應他早先問妻話語的章句：

萬事均有定時勞碌無益

第三章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不尋找有時。

但一切就自此無任何音訊，電子信箱彷彿懲處他的多日虛空，妻也不再時時傳來令他懷抱希望的鼓勵話語；他在公司的境況益發困難，發覺自己如今似乎唯可仰賴的也僅有這件聽起來虛幻不實的意外險事件了。而等待電子信與總公司訊息的光陰尤其顯得漫長，同其時每日上班都猶如一場自我羞辱的連續劇。

一日，久不見的神祕電子信件又顯現出來了：

神呼召摩西

第二章 耶和華 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裡。」

妻就在同時打了電話來，說：「不得了，總部真的選了你，我現在要馬上整理他們送來的資料，你的案子完全交由我來負責監督執行，不得了的大任務，我中午會過來找你吃午餐，並且給你初步的說明；你看你終於時來運轉了吧！我當初會選你也終於證明沒錯的了。」

他想向妻說他昨夜讀到的一段令他感動的話，說：「我給我的良人開了門，我的良人卻已轉身走了。他說話的時候，我神不守舍；我尋找他，竟尋不見；我呼叫他，他卻不回答。」但還來不及說出口妻就掛了電話。

他回想今晨這一切，雖然有些如他所預料，但真的發生時還是不免錯愕；他環視顯得空洞的辦公室，大半的人都和經理在會議室開會，被遺落在重要事件的討論之外，已是他近來稀鬆習慣的事了；他坐著見同事們嘻笑由會議室穿走出來，多半仍是迴開眼神不與他交際，只有小林表情嚴肅直走向他來，說：

「大哥，經理要約你談話，……珍重點！」

他進入會議室時，經理示意他扣門並坐下，然後身軀向他傾靠過來，用看不出是溫潤還是冷漠的目光望著他，說：

「我也該像別人一樣叫你大哥，畢竟你在公司的年資要多過我許多；但是你知道整個企業環境是越來越競爭，公司要不斷調整體質以應付新世代的挑戰，你知道連比爾·蓋茲的書

都是這樣寫的；每個人都要調整自己，以配合公司一直變化的新文化，這些你應該都是明白的吧！」

他點了頭，卻彷彿聽見窗外有人叫著：摩西！摩西！就側臉去看，沒見到什麼。經理順著他的目光望去，又說：

「難得冬天有這樣的太陽，是吧！……我想說的是，我們希望公司在新的世紀裡，能展現出一種樂觀積極的奮鬥精神與文化。你也許是習慣了公司舊有的文化，還是用保守被動、甚至有些消極悲觀的態度來處理事情，這不是你的錯，但是公司是不能不迎向未來的，我希望你能考慮公司的新文化，或者調整自己、或者不必勉強自己，都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出會議室時整個辦公室離奇的安靜，每個人都低頭作忙碌狀，他和小林目光短暫交際，看時間已近正午，就直接走離辦公室，到大樓外面路上等候妻的到來。妻到來時沒下計程車直接搖下車窗揮手叫他上車，入車坐定後妻表情嚴肅幾乎全時沉默，好像有什麼事情澆翻她心腹的不言語，僅簡單的告訴他已電話爲他下午請了假。

「請假？什麼理由？」

「別擔心，你現在有比下午上班更重要的事要做，相信我。」

他雖然不明白妻說的話，但以多年對妻的瞭解，他毫不懷疑妻話語的真實性。但是要告

訴妻自己職位朝夕不保的事嗎？妻引他入一個在大樓地下室的私人俱樂部套房內，囑咐服務生送上餐後不要打擾，就開始對他說明：

「首先，你要短期內忘了我是你妻的事實，從現在起的六個月我只是你的保險業務員，我的責任是在這段時間內，確定你會完全依照『信仰專案意外險』的規定內容確實執行，如果你和我都能完成整個規定內容，你將會得到一個意外的大獎賞。」

「我要忘了妳是我妻的事實？」

「這個計畫案比你我不是夫妻要重要得多了。」

他有些哀傷妻會這樣低置他們間當初的愛情承諾，雖然這承諾已在鬆動，但愛情應當是一種如妻所說恆久的信仰吧！他知道妻此刻並無心引談到這個方向去，就回了妻：

「我要做些什麼呢？」

「你什麼都不用做，除了每天早上我要確定看你吞下一顆紅藥丸、並且最好勤讀《聖經》章節外，你的其他一切作息都可以如常不變。」

「就這樣？紅藥丸是什麼東西？」

「紅藥丸的成分是秘密我也不知道，但你不用擔心，這藥丸已通過衛生單位檢驗，不用醫師處方即可服用，也不會上癮或有任何副作用的。你很幸運，真的！」

「我不懂。吃六個月這像維他命的紅丸子，然後就可以領取意外的神祕獎賞，他們爲什

麼平白要承諾這樣好的東西給我？」

「當然不是平白的，你被揀選出來是無比的榮耀。我現在可以有些理解你被揀選的原因了；基本上厄運和意外不是隨意發生的，它只會發生在失去信仰與信心的人身上，好像撒旦也只會挑選軟弱的心靈下手。而你現在的狀況……，就是撒旦最好下手的目標，意外本來就該臨到你的頭上，所以總公司才選了你，要在你身上實驗這個意外險的成效如何，藉神奇紅藥丸的力量重植你的信仰與信心，好像爲你重新打造一副盔甲盾牌，讓意外無法發生在你的身上。」

「紅丸子……？」

「還有《聖經》。」

「撒旦……？」

「你會面臨一些考驗，但這本來這也是要在這六個月內降臨到你身上的厄運，你原本是該被擊垮的，但現在你有了紅丸子和《聖經》，沒有人可以再擊倒你了，你的信心將終帶領你避過險惡，安抵甜美的青草地。」

「我必須要去面臨險惡的考驗嗎？會是什麼樣的考驗呢？……還有完成這件事後，妳自己會有什麼獎賞？」

她沒有回話他的問題，只說：「未來人類只要加入我們公司的這個保險，並且相信我們

保險公司的引導，就可以有力量對抗所有會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意外了；因此人人都必須保險，人人都會有新的信心與力量，因此也將沒有任何入再會被意外所傷害了。」

他彷彿見到妻立在教堂聖壇另一端，以保險業務員的姿態對著滿室衆人和他說著話，同時間他聽見有唱詠隊在身後齊聲吟唱著：「不復意外、不復意外，我們終將因相信而不復任何意外！」

他雖然並不盡信妻的話，但因感受到妻越加靠近自己生活，已漸消淡去往日的溫馨感覺悄悄又油然而起，也便欣然接受了妻這樣的安排；此後妻每日晨會準時出現在他早餐桌前，遞給他一顆紅丸子並確定他吞食下去後才離去。沒多久小林就察覺到他顯現出離奇的差異而擔心探問，他就指著那日晨正翻閱到的經文給小林看：

山巖間的野山羊幾時生產，你知道嗎？母鹿下犢之期你能察定嗎？牠們懷胎的月數，你能數算嗎？牠們幾時生產你能曉得嗎？牠們屈身，將子生下，就除掉疼痛。這子漸漸肥壯，在荒野長大，去而不回。

小林沒做什麼表情，只說：宗教的事接觸是好的，但是大哥你也不要全信他們的；現在傳教的人很厲害，網路上到處都是，看到了就姑且看看，太認真了也是不好的。又說：大

哥，再來春節也就到了，買個東西去給經理拜個年才是正經事，宗教的事是多不嫌多、少不嫌少的，人際關係的經營才是真實可靠的，不是嗎？

他也開始覺察到自己在身體與心情上都起了某種前所未有的變化，好像有一種新的力量已悄悄潛住入他的內裡，他覺得自己有如外表看似無恙、核幹卻早已銹蝕空空的樹，如今卻從無人識見的裡面開始長出全新的枝椏來，令他欣喜。他想這一切改變的力量當然都是源自每日吞食的紅藥丸，以及妻堅持必須同時閱讀的《聖經》；而電子信中彷彿時時關心與注視著他的目光，也使他心情篤定許多，好像就算是自己跌落深淵，這目光也必會伸出雙手擁護他，不叫他筋骨受挫。

妻因為有時晨起趕赴他處顯得急迫，也會乾脆前一夜就過來宿眠，兩人間本來已顯互錯漸遙長的關係，忽然又有溫潤回顧的感覺出現；妻對他生活點滴的小心叮嚀，尤其叫他心生感激，因此對妻堅持獨睡沙發，不願糾葛入其他夫妻間的事，他也都心懷感謝毫不怨對。

他就這樣依循妻安排的節奏度日，生命中的一切彷彿都真的漸有起色了。經理與同事們加給他烏雲般陰鬱的壓抑感覺也不復同樣沉重，而對夏日來臨時將可領取神祕的意外險獎賞也叫他心生期待；但是他其實明白，真正使他心底的草原萌生出春芽的，無非還是妻這樣的迴轉重入他的生命吧！他願意相信妻許諾的一切，是因為他仍然愛著妻的緣故，這是純然的愛，與理性不理性毫無關聯，這也是他自己私自許下對妻的承諾。

他一日到辦公室後身體寒顫，隨後就入廁所拉肚子，在按下沖水閥前他憂慮的瞄望著自己的排泄物，害怕才吞食下肚的紅藥丸也同時離身的棄捨了他；他隨後就起了高燒，他初始仍執意不肯離去工作，但終究在小林的怒責下請假回家了。

到家後他立刻癱倒如潰敗的傷者，他的筋骨肌肉都痠痛到無力支撐自己起身的地步，意識也迷亂如剪成碎片的影像；他極度渴盼他的妻此時能現身，再給他一顆紅丸子，同時用責怪的語氣對他說：你看，我不是告訴過你，沒有紅丸子的保護，你就是要出事的吧！

但妻卻一直沒有現身，他絕望且哀傷的昏睡了去；此時回憶便悄悄的現身出來，他望見初上小學的自己坐在教室裡，年輕師範剛畢業的女老師在講台上露出生氣的面容，他還記得自己是多麼的仰愛這位美麗的女老師，女老師生氣的問題是誰拿了那個雜貨店兒子的午餐金錢，因為終究還是沒人要承認，女老師最後就叫全班都跪下並舉起自己的椅子，他由於肢體的瘦弱，女老師在走過他前面時停下擔憂的看著他抖動的雙臂，他知道因為女老師對他的關愛，她會特別允許他放下椅子，但是他不能接受她這樣帶著憐憫的愛。就急忙的說：是我拿的，老師，是我拿的！

女老師不相信的搖著頭，說：你不必這樣說，不是你，我知道不是你。

他就近乎嚎啕的哭泣嘶嚷著：是我，是我。

此時妻溫熱的手就環護上他頭臉，他睜眼見到妻美麗的臉時想嚎聲哭出來的衝動又起，

原本想忍隱守著的，卻不知爲何卻決了堤的嚎哭出來，他就彷彿洩了洪止不住縱橫情緒的哭啊哭的，讓這樣嚎聲泣著的聲音迴盪在屋裡肆無忌憚，彷彿自遠久那日美麗女老師的懲處與關愛之後，所有冤聚的委屈辛酸，都一夕間要將它宣洩乾淨完了了；妻說：「怎麼回事，怎麼燒成這樣？」又說：「你好像作了噩夢，哭個不停呢！」但好似理解他嚎哭原委的並不多加探問，只是顯露出對已全然濕透枕巾憂慮的表情，也就抽著鼻息的作勢疲倦轉臉睡去。

妻這樣女神般的顯現床邊叫他感覺得一種奇怪淒涼的安然，他用一種像是放棄了什麼的慈愛目光回看妻遷住入的照顧他一切飲食起居，不言說什麼也不抗拒的接受妻所帶引進入他生命的這一切。

妻的日夜停駐照顧彷彿顯得遙遠又熟悉般的不盡真實；有時行動電話響了，妻就出去到房間外接聽不打擾他，有次好像動了氣忽然提高了音量說：你搞清楚，再怎樣我還是他名分上的妻子，你不能不煩我幾天嗎？

他躺著聽妻掛斷電話煩躁的繞走著，心中多麼希望能仍如年輕時那樣堅定的相信自己有力量護衛著妻一世的幸福啊！他記得初婚時，每夜入睡前妻都要求他讀誦一段文學章節給她聽，有時妻會懷抱著甜美的笑容，在他朗讀霓虹關於愛情的詩中睡去；有時他讀翻譯的小說，妻會用眼睛望他，期待他解說顯得離奇不合理的情節。

妻此時又走了進來，顯出整頓好情緒的表情，告訴他說：你今天看起來好多了，我得回

家一趟，那兩隻貓不能不換食物清理糞便的，晚上我會回來給你弄吃的；你如果精神還好，就坐起來讀一點《聖經》，老躺著頭要昏的。又忽然問他：你後來是爲什麼就不再作畫了呢？我那時一直覺得你愛畫甚於愛我的。

他婚後事實上還會在夜裡獨自作畫，只是那時畫中不可避免的就會顯露出他與妻正逐漸相離異的現實情境，叫他與妻都不安起來，他也因此就漸漸迴避掉了與畫的聯繫。他有些哀傷妻此刻必須突然離去，但心中明白妻生命的輪軌已早與他離岔開，而且這是無法可以勉強要再同道的；妻轉身時他喚住她，說：妳記得我很久以前告訴過妳一個越戰美國兵士夢想去巴黎的小說故事嗎？

妻搖了頭，臉上有疑慮不明的表情。

妻離去後他慢慢想構起這個小說的故事情節：好像是說一個美國年輕的農家小孩一直夢想長大後要去巴黎，後來被送去越南打仗，有一天在戰壕裡極度疲憊時，望著滿空的星星想起了自己童年的這個夢想，忽然立起告訴其他士兵說他決定現在要去巴黎了，就走出戰壕獨自離去。妻當時望著他問說：那後來他死了嗎？他說：沒有。妻又問：那他最後去到了巴黎了嗎？

他說：是的；他自己一個人穿過緬甸、中國、西伯利亞，最後到了巴黎。

妻當時表示這完全不可能也不可信。他其實十分鍾愛這個越戰兵士的故事，但是無論他

怎樣向妻解釋，都無法讓她相信整個故事情節的真實可能，妻只是不斷堅持說現實中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妻也自那日起就不再要求他入睡前再朗讀任何故事或詩文章節給她聽了。

晚上過了飲食的時間仍不見妻返來，他有些憂慮了，試著打妻的電話卻總不通，忽然想起積堆在儲藏室裡的舊畫作，便翻找出來，看著其中一張畫中妻與自己相互倚靠在頂樓女兒牆邊，相互背對的望向各自遠處山巒的水彩畫，思憶起自己竟然已不碰觸畫筆這樣多時日，好像真的不覺間與年少時的自己彼此告別久遠了；就一人坐靠床頭沒有打亮燈，讓窗外路燈自在無忌憚的光照進來，想著妻與自己人生的許多事，覺得有些感嘆了。

妻此時沖沖啓門進來，見屋內無光照楞了一下，打亮燈看他平和無恙，便放心擺設吃食不言語，只在目光無意迴轉到置放屋角他搬出的舊畫時，狐疑瞄望過來，他沒有回應妻的疑問，只告訴妻想先去浴間梳洗再吃食。洗浴時隔牆聽見妻又以激動的語氣說著電話，說：你不要無理取鬧行不行？我只是在照顧一個生病的人罷了！你不要扯那麼遠行不行？然後靜默大約是對他在訴說什麼吧！又聽妻用安靜下來溫柔的聲音說：好吧！好吧！就都聽你的好吧？

出浴室時不見妻的身影，餐桌上放好他的晚餐，旁邊壓著紙條說：我有事得走，你吃完早些睡；明天早上我不過來了，紅丸子在你床頭，記得自己早上吃，我會再給你電話提醒你。

撒旦試探約伯

第一章 耶和華問撒旦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上再沒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撒旦回答耶和華說：「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你豈不是四面圍上籬笆維護他和他的家，並他一切所有的嗎？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賜福；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

他一早仍在睡夢時電話響起，以為是妻來叮嚀提醒，接聽卻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說：

「你大概猜得到我是誰吧！你妻子和我談過許多關於你的事，我們打算要結婚了，但是她擔心你，要我給她六個月來安排你們間的事；我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她安排這個叫人無法相信的保險計畫已經夠離譜了，現在甚至連你的生活起居都幾乎要攬過來招呼，根本是太過頭了。你也不是小孩，你自己本來就該負起你自己生命的責任來，不是她或別人的事。」

「你是說保險計畫是假的？我被揀選的事也是假的？」

「她認為你缺乏的就是信仰，不管信仰的是什麼都好，因為你已經不再相信了，所以也

失去了一切的力量；她尤其擔心你無法承受她離去的事實，所以想用六個月來幫你重建你已失去的內在力量，讓你找到一個安全的依附點，然後和你離婚放手不再管你。」

「你爲什麼不讓她做完這件事呢？你爲什麼要打亂她的安排呢？」

「但是你們兩個人的這個保險計畫，根本就像神話一樣可笑無人會相信，我實在不能忍受再看下去這樣自欺欺人的把戲了；我就問過她，等六個月過完的時候，她要如何給你應允的獎賞呢？她竟然說最重要的是要先幫你把這段時間撐度過去，她認爲如果你可以度得過這段考驗，並且重新建立起信心，有沒有獎賞都不重要了，你不覺得可笑嗎？」

「你爲什麼要打亂她的安排呢？」他喃喃的重複著。

「……而且你又不是小孩，不是不能安排自己生命的……」那男人還繼續說下去。

他就掛了線立起來走著，感覺頭仍有些暈，看到仍然躺臥在床邊几上紅色的藥丸子，撿了起來遲疑著當不當繼續吞食；電話此時又響了，他拿起問：

「誰？」

「大哥，是我小林哪！你身體好一點沒？是這樣的，有件事我本來不想在你生病的時候告訴你，但是我後來想早知道早解決可能更好，就冒昧給你打了這個電話。」

「說吧沒關係，我沒事的。」

「真的？是這樣的。公司昨天高層主管開了一天會，下午就發出一些辭退人員的信函；

是這樣的，因為你的桌上也放了一封信，是封著的我不敢隨便猜想，但是我想你要是身體好一點的話，還是自己來一趟，說不定有什麼補救的事還來得及做。大哥，你瞭解我的苦心吧！」

他想著多日沒去察看自己的電子信箱，那人不知有沒有給他什麼訊息，他此刻忽然很期望能再見到那人的慈愛目光與話語；看著仍拿在手裡的紅丸子，不猶豫的張口吞了下去，想到當初的畫具油彩不知都還在否的轉回儲藏間翻看了一會，然後就穿衣整頓好的出門了。

到公司時所有人都用意外他出現的表情看著他，但大半也都只是很快點了頭抵嘴就轉離去；小林見了他，立刻說：

「大哥，你真的還是來了！身體都沒事吧？」然後壓低聲音：「看，就是這封信，我幫你收著了，怕有人多事偷拆開還是什麼的。」

他接受了信後坐入位子，把信就擱放桌上，急忙的打開電腦，看有沒有那人給他的話語，果然有一封那人的來信：

感謝 神的恩典，自從馬禮遜把福音傳到中國以後，這一百八十多年來，基督教會在華人社會逐漸成長。因為整個二十一世紀不可避免的將進入電子媒體的世代，傳揚福音的工作與方式勢必要有所調整，我們制訂的這一套自動福音電子信系統，就是針對這項改變

所做的措施之一；你是我們初期實驗所揀選的少數人之一，希望在這段時間我們所傳送的福音章節，對你的生活與信仰都有幫助，也感謝你在這段時期的共同參與這項計畫內容，並希望他日我們還有機會為你做福音的工作。最後請謹記下面（提後三16至17）經文的教訓：「《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只要相信 神的話語，主必與我們永遠同在！

這時電話響了起來，他接聽是妻打來的，急著聲音說：

「你怎麼搞的病沒好就又跑去辦公室呢？」

他就忽然想起誰說過的一句話：「讓他再多受些傷，因為他還沒有痊癒。」妻見他沒回話，又問了：

「他早上給你打了電話嗎？沒錯，一定是這樣的。他性子急又容易亂猜疑，看我們接近了些就受不了；不要相信他的話，要堅持我們的計畫，他哪裡懂得這裡面的道理，他只是怕我又回到你身邊去罷了！我們兩人的關係與這個保險計畫是毫不相干的，他沒辦法瞭解這根本是兩回事，他的嫉妒使他不自覺的會想要毀掉我們兩人間所建立起來的信仰關係，他不懂這樣的信心是無法說丟就丟的。」他想問妻為什麼不告訴那人妳是個真正專業的保險業務

員，請他不要亂插手干預呢？但還是沒有開口，她就更急了說著：

「這樣吧！我馬上來公司找你，當面事情可以說清楚些；『信仰專案意外險』是真真實實的計畫，你不要懷疑，絕對要有信心的堅持到最後，你千萬不可以懷疑我對你說過的一切話語，你一定要……相……信……我……到最後，千萬不要放棄或懷疑我。」

最後的語音彷彿自天籟；他掛上電話時小林擔憂瞄看過來，低聲問：

「大哥，還不看你的信嗎？」

他就啓了信，但其實知道信的內容為何，也沒大興致知道細節瑣碎，因為不想叫小林和其他人失望的就作勢隨意瞄看著，看到其中有兩行說著：「……利用上班時間進行個人迷信宗教信仰的活動，缺乏專業者所需要的理性與自制能力……，很遺憾必須宣告不適任本職位……。」為自己所犯的罪受罰本是正當的，「但是……」他問自己說：「罪又是什麼呢？」

此時聽到有飛機在窗外碧藍天空劃過發出轟轟聲響，他就轉頭追望了去，忽然想到那個最後去到巴黎的越戰軍士，現在不知是否還住居巴黎？也不知道他到了巴黎後是否就快樂了呢？

他走靠往臨街的窗邊立著，由於不知道如何與身後他人接話，只好把臉轉向外面喧嘩繁忙的街道，對著大街他愉悅的勾勒起一幅幅看來皆無限美麗作畫題材的框景，心中想著這個世界其實仍然美景處處，只是自己止步不再去描繪了罷了，世界其實從來就不會真正變易過

的。

背後幾人仍用大聲分不出是交談或爭論的聲音說著話，他聽見有人在笑話最近每個人的電子信箱都會收到《聖經》章節的事，說：「很厲害的，個人基本資料都輸入在那個傳教的軟體內，會主動判斷你的個性和每天現況傳送合適的經文，二十一世紀的宗教真的無孔不入呢！」有聲音接了說：「最慘的是有人搞不清楚，以為是上帝真的在和他通電子信呢！」眾人就一起歡樂的哧笑起來。

他此時看到妻穿著那件同樣淡橘色的套裝在底樓匆忙跨街過來，手中拿著一疊文件樣的東西，仰臉對他揮著手，臉上有失去耐心著急的表情，他有預感那文件要不就是保險證書要不就是離婚文件；他再細看妻即將跨走入建物的身影，覺得妻其實是個十分美麗的女人，她應該終會找到自己幸福歸處的吧！忽然想到要給那人回封電子信，就回位子翻閱到《聖經》〈約伯記〉第四十二章，坐下抄打回給那人：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我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然後妻的臉浮入腦中，他就繼續寫著：「妳現在究竟在哪裡離我多遠，我已經不在乎也不害怕了，我曾經覺得我們相隔非常遠，我也曾經覺得我終於注定要失去妳，但是我現在知道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將來也不會；我覺得妳一直會永遠的在我身邊，我現在可以清清楚楚嗅聞到妳身上洗浴完散出的香皂味道，我也會持恆的在妳的夢中為妳朗讀妳心愛的詩句……我愛妳……但我對妳無所求，我生命的一切艱澀困苦，都無法動搖我愛妳的信念，我希望妳幸福……這完完全全是真實的，我希望有一天妳也會相信我所說的話。」然後停住望向窗外碧藍天空，有雲塊漸漸遊戲般的相互堆疊起來，又繼續寫了下去：

「我願意相信一切妳所告訴過我的話，紅丸子必然是真實的、《聖經》的話語也都是真實的，我相信，因此我說；請再原諒一次我的嘮叨，我想告訴妳我終於明白我好像做了一個夢方才醒來，很多以為不存在的東西，醒時發覺原來都沒有消失去，我只不過是像呼吸般忘了它們仍然存在而已，而它們好像也長久的忘了我是誰的紛紛反問我：『你是什麼東西？』啊！我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妳所說我是意外保險計畫的幸運揀選者當然是真的，妳也當然真的就是今世我永遠的妻我的保險業務員，我知道我靈魂的居處是狹隘的，不稱妳的到來，請妳不要因此對我掩住妳的面容，……我當然相信妳所說過的一切話語，我絕不和妳爭辯，我也不願欺騙我自己，請妳務必相信我愛妳是絕對真實的。」

寫完寄出後，有潮濕般沉沉的語調在耳畔響起問著：你仍然相信嗎？你仍然相信嗎？他沒有回頭就大聲對著窗外的天空說著：我相信，我相信，我真的相信。然後忽然又加大聲音用幾乎是喊著的說：我真正的真的相信。心中有種平靜的召喚響起，像舞曲啓始時預知將被邀舞的樂音訊息叫他心中怦怦作響，便立起轉身面向衆人，以即將步入舞池般優雅的身姿微微欠身然後抬臉平靜的說：我要走了，我要去我的巴黎了。

就一人朝向梯間方向戰士般光彩的走去，心中有哀傷與快樂的情緒並起，但或許是哀傷早已藉由眼淚在那日傷病時宣洩了盡，竟只餘下哈哈哈止不住的歡笑聲從喉嚨底處迴盪出來，身後也回音般響起不知是歡呼還是驚恐的衆人鑼鼓喧囂聲來；然後見頂上雲彩忽然開了，有聲音從光中傳出溫柔呼喚他說：摩西！摩西！他就歡欣應答著：我在這兒。同其時彷彿見到自己身上全換了白的袍子，背脊也長出羽翼般的雙翅，向那光飛去；妻和其他人此時都在遠低處露出初始驚訝轉而痛苦如在深淵的表情極目無助望向他，他便又想起妻當年最摯愛的詩句來，就邊行前邊回首的再次對著妻與衆人溫柔誦讀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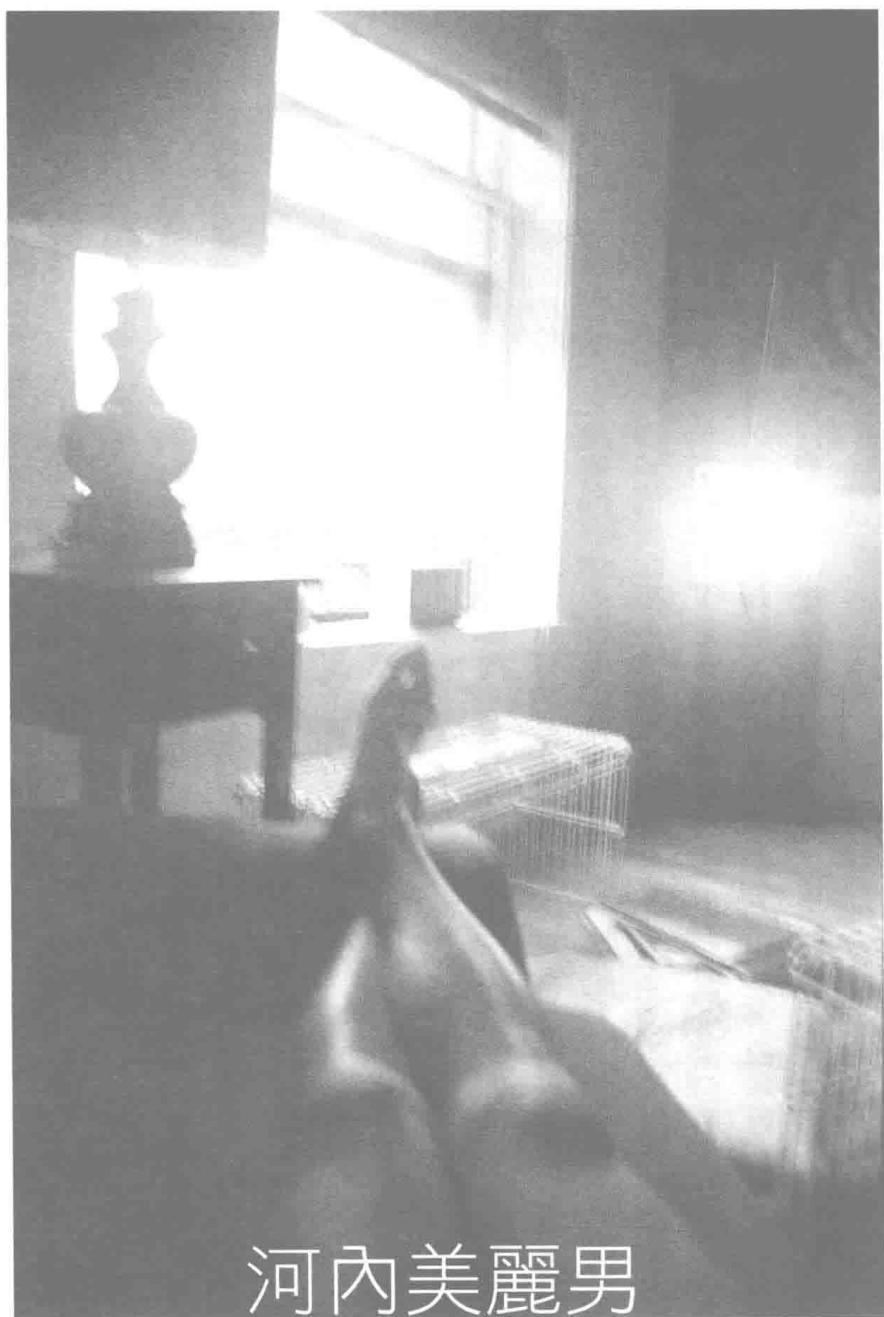
第一次睜眼，你便看見我，我正破蛹而出

我們生生世世都是最相愛的

這是我小時候聽來的故事

同時整個靈肉獨自穿流繼續朝往巴黎的方向加速馳飛下去。

此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代。這樣，約伯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



河內美麗男

我是否如今可以哀傷

他到達河內時是下午。他不知道要做什麼，就繞著鬧區還劍湖附近的街巷走著，沒有目的的買了些東西，看見在街尾矗立老舊卻漂亮的歌劇院建物被吸引了過去；售票口有人排著隊買票，他靠過去問了一位操法國口音的女人，女人說是慶祝什麼四十週年的活動，有來自巴黎的歌劇表演，女人告訴他非常好千萬不要錯過。

他買了票後時間還有一些，轉著找到一個有戶外院子的酒吧，坐下點了酒喝；院子裡零星有些西方人顧客，大半成對成群的，他一人坐著，有些奇怪不知目光當投向何處的不安了。他還是無法告訴自己他已經身在河內，還有為什麼要到這裡來，這彷彿本來不是他人生正常行走當經的途徑，但是他現在卻真確的坐在這裡，奇怪但也無可否認也似乎無可逃避。

天色一下就暗下來，他付了帳後慢慢移回向歌劇院。沿路不斷有幼齡者貼靠來販賣東西，有一個不肯離去的跟了他幾條街，另個行乞的婦人要她才三、四歲的女兒拉扯住他的褲管不放；這一切教他尤其不舒服了，他是要去欣賞一場法國歌劇，他但願沒有眼前這些叫他無措的人出現，他看著仍立在歌劇院前大廣場視若無睹也無動於衷的年輕英挺警察，甚至開始有些埋怨越南政府為何要允許兩樣這麼不同的經驗，彼此如是不當的相鄰卻又如是無可互

避了。

歌劇是希臘神話豎琴手奧費斯的故事，天神因見他喪妻悲痛不已，允他入地獄攜出亡妻，他卻無法自抑背誓回望，復終又再次逝去妻子；奧費斯動人嘹亮的歌聲迴盪在高大華麗的廳堂裡，引人傷悲。他離開歌劇院走下層層鋪展的台階，迅速獨自穿入對街的暗巷裡，有種空洞哀傷的感覺；有幾輛計程車停靠試圖攬他上車，他想安靜行走夜裡一下，便冷淡的拒绝了。

他漫步往前走著，路兩側蹲坐在暗影中好奇觀望的人逐一消逝去，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走到哪裡了，四下張望卻完全見不到任何先前攬叫的計程車，恐懼和害怕的感覺漸生；他移路中央街燈明亮處，腳步也不覺加快了起來，好像兩旁的小巷隨時會現身出什麼不可預期的危險來。

然後有嘟嘟的摩托車聲靠近來，他警戒的放緩下腳步，心中盤算起如何應付不同狀況的對策。引擎聲在身後慢了下來……

「先生……」

他迴轉看，是一張黝黑年輕的臉，牙齒白淨伴著笑容閃爍。

「要搭車嗎？」

他遲停了一下，但立即奇怪的發覺自己並沒有多少疑慮，似乎很自然的就跨上後座；年

輕駕駛用心讀看了一會他遞給的飯店名片，點頭作勢啟動車子；幾個轉折後就又穿馳回仍紛忙的大街，除了間或不斷按響的喇叭聲外，兩人都沉默著。他的右手環扣著男子瘦削卻顯得有力的腰腹，眼睛望向旁邊繽紛穿流的街景，那股巨大的哀傷感覺又再次湧上來，是夜舟子迷了途般的悲傷寂寞感覺。男子仍然專心駛著車子，間斷起落的按響喇叭，絲毫不知覺他情緒的波瀾，溫暖的肚腹伴著緩慢的呼吸頻率韻動，彷彿透過他撫觸的手對他輕聲傾訴著什麼。

「按摩嗎？」

他在一個紅燈號時不預期的問了他；回頭的姿勢叫他想起剛看完歌劇中，奧費斯禁不住妻子哀求，臨出地獄前回望所愛的模樣。

他搖了搖頭，年輕駕駛沒說什麼重啓熄了火的引擎又前馳去。他想著自己對這駕駛來講是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呢？夜色繼續蔓延，他讓颼颼的風吹打顏面，不再讓腦子思考任何事情，另隻手也一起繞貼上駛者溫暖的肚子，兩人間繼續維持著沉默的狀態。摩托車很快停靠到旅店門口，爲他啓門候立一旁的服務生，用疑慮的目光看著他和駕駛；他付了錢，然後說：

「明天……十點……早上，來這裡載我，可以嗎？」

年輕駕駛把問話喃喃重複一次，點點頭就離去了。

他睡時雖仍哀傷，但也同時懷著對明日或將與那年輕駕駛再相見的甜美期待入夢。

這個世界曾經允諾過我

他隔日晨步出旅店沒見到他心中慌亂。看天空白花花，有些暈眩不知當何往的感覺，大門服務生好意問他是否需要計程車，他搖搖頭順著車坡道走下去。爲什麼沒有如約出現呢？是因爲我拒絕按摩的建議嗎？自己立在路旁人行道神魄慌亂的配戴著墨色太陽眼鏡，抬頭忽然望見他立在遠側路樹下，與另一些駕駛正說著話，也才正回望見到他，立刻匆忙拋掉手中的菸推車過來，臉上堆著像是抱歉的笑容；他仍凝著表情，怕叫他視出自己心底的歡欣與不安。

在白日光照下，年輕駕駛比昨夜顯得老些；而被他這樣凝看，忸怩的也掏露出一只淡色的廉價墨鏡戴上，似乎隔了暗色的鏡片，才敢同樣的回望來詢問他今日的指示。

他把河內的地圖掏出，指著想去的地方用簡單的英文說明著，很快發覺他的表情一片茫然而有些詫異；想起昨夜他曾兩次暫停問路，可能他根本看不懂昨夜名片與今日的地圖，也聽不完全懂他說的英文。便索性收了地圖，問他：

「多少？」

他就笑著了，說：

「一小時美金三元。」用的也是英文。

就跟著笑開來的聳聳肩跨坐上車去，馳行時把手再次攬抱上他溫熱的腰腹，感覺他似乎微微的震動了一下。

他們第一個到達的地方是胡志明陵墓。園區廣大明亮而顯得特別燠熱，他帶著他不斷重複繞行同樣的路徑，似乎因無法找到正確的陵墓入處而顯得有些急躁；他自己事實上並不確知是不是真的想看胡志明的遺體，無論如何死去的身軀從來都是叫他倒胃口的，但卻不知如果拒絕會不會令他有所被侮辱的受挫感？

最後問了一個守衛，才知道要明天週日晨才能開放，兩人都因此輕鬆了下來，也開始放慢腳步的逛遊起園區，因而可以第一次有機會作真正的交談。

他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沒聽懂問話的回了一些不相干的話。

兩人間就安靜了下來。一陣子後他反問他從哪裡來？

他說：台灣。

他詫異的回望他，久久沒有說話。

他不明白為什麼，就扭頭看向另一個方向，有一排軍隊正在草地上做著早操，年輕的軍

士們不時瞄看過來穿梭的遊人，並捉空互相打鬧著。

他又說：台灣嗎？沒等回答，自己接下去：可是你是好人……我看得出來，你是好人……我看得出來。

他們間的對話困難，但他也逐漸拼湊的描繪出一個較明晰的輪廓來；他是北邊農村來河內工作賺錢的，「一年了……再一年就回去了……媽媽在等我……八十歲了……還有妻子和小兒子……一歲半……再一年就回去種田。」他說到種田時比著割稻的姿勢，臉上綻出笑容。

他們再次坐上機車時，似乎覺得兩人身體間的關係因剛才的對話而舒弛下來，踩剎車身體相互靠貼上後也就不刻意離移了。

他們到的第二個點是軍事博物館，他猜想是他剛才盯視軍隊，引他以爲是自己興趣所致；他其實對戰爭本身的功過及遺痕興趣更是不大，看到許多人與人相互間傷害與仇恨的照片尤其叫他難受，便匆匆流走過去；腦中兀自想著早上見到那些年輕快樂的軍士們，爲何就沒有叫他有這同樣難受的聯想呢？是他們青春的美覆蓋了這一切兇殘的醜陋嗎？他們也會在必要的時候，像電影中的美軍和越共一樣殺人嗎？

卻突然發覺他停駐在一張老舊的戰時地圖前不走，回去疑問的看著他，他用手指著地圖，大概是他的故鄉所在吧！他淡淡的瞄看他所指在河內西北邊靠山的那個區域，無法想像

出任何景貌來，他又比出收割稻子的姿勢，嘴裡說著……十天……，再比著騎車樣子，說四小時；他猜想是十天後他要回家幫忙收割稻子，騎車得花他四小時吧！

他們離開後一起去吃午餐，吃食間他又提起四小時的事，說別人通常都要花五個小時的，臉上有近乎童稚的歡愉得意表情。

飯後他們去到靠城市南邊有著更大湖泊的公園。公園的樹木老巨參天，僅有少數情侶夾坐在暗陰處；他們沿著湖畔步道走著特別覺得幽靜，身體及裸露的手臂行進時會不經意的相互廝擦著，迸出幽微卻強悍的力量，叫他隱隱潛藏的慾念鼓鼓欲出，就喚他坐入貼靠湖水的座椅。

水面上飄著一些肚白的死魚，兩人目光同樣凝注在漂動的魚屍身上，沒有任何對話，然後他把手放上他的腿，感覺得他輕微的痙攣，他沒有移動目光，手卻彷彿觸摸肚腹一樣的輕輕遊走起來，他的痙攣則近乎顫抖了；忽然推掉他的手，藉口掏取皮夾子掏翻著遞過來一小張證件，他接收後看著是機車駕照，照片模模糊糊就試著唸他的名字，逗了他笑執意要教他，學唸著卻總不全像，只有最後一個音叫——原——抓得準，他便決定這樣叫他：

「原，聽好！」他看著他沒有說話，又說：

「聽我說，我們現在回旅館，你等我先上去再來我房間，我會給你錢。」

掏出口袋的五十塊美金來給他看。他其實並沒完全聽懂，但卻也似乎同時完全懂得了他

的話，低了下頭先伸手取回駕照，忽然停愣住的凝看著打開皮夾子內的什麼，他斜瞄看不分明像是張彩色有女像的照片，但他立刻合了上衣夾，立起來說：「走吧！」

回到旅館房間時一人，先打開音樂取瓶啤酒泡進浴缸，等著原的出現。
他同時想到仍在台北的他。

瑪莉亞在河內

原卻一直沒有出現。

彷彿他今晨幾乎的失約般叫他難受。當他確定原不會出現後，就裸露的躺臥到床上，雙眼盯視天花，一手游置上顯得鬆軟的肚腹，另隻手据握住下部緩緩抽動起來……原是不會出現的了。

窗外日影更加暗了下來，屋內顯得尤其沉靜，好像可以清楚聽見自己發出逐漸沉重的呼吸吐氣息聲音。

手的動作也越來越快速，腦中的影像翻轉如慢格電影……台北……台北……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台……北……原——

他就這樣一人像是被世界離異遺忘了的躺在這個四周逐漸黑暗下來的床上。他想到有次在台北和他同樣的躺在一張像這樣的床上，那時他們還正不斷好奇探索彼此的一切，他對他說了一個童年的記憶：

「我家在大稻埕，小時隔壁是家旅社，我有時半夜睡不著，就坐在窗口看隔壁幾乎貼靠上來的窗子。有一次我就決定爬過窗子去，我小心的進入了一個房間，床上睡了一對男女，女的蜷了身子，男的攤開身體，一隻手幾乎垂落觸到地上，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就立在床邊像個天使一樣的看着這兩個裸身像屍體般的男女，心裡覺得從未有過的平靜與安詳。我一直站著不動看著他們，然後我覺得身後的窗子有東西進來，我迴轉看，你知道嗎？我看到金色的光像豐熟的稻穀一樣從那個不大的窗子湧倒進來，海浪一樣的湧進來。」

他當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說這個記憶聽起來像個夢，他記得他眼中流露出似乎因他不能相信自己記憶而哀傷的表情。

他再下樓到旅館大廳時，整個大廳離奇的空洞，華麗的巨大水晶吊燈懸掛中央，有如盛裝美艷貴夫人獨自立在漫大舞池無措模樣；他眺看出外面的街道，完全黝黑而顯露出一種危險的詭譎態勢，他不知道當做些什麼，沒有了蹤影的原前來引路，更使我不想踏出屋外去。

他轉靠到大廳一側的吧台一人坐上去，女酒保爲他斟上有冰塊的威士忌，他就空洞的啜飲起來；在台北的他現在不知道在做些什麼呢？會也正想著我嗎？會因爲我這樣突然離去旅

行而生氣嗎？再回去到台北時要怎樣再開始說話呢？

「對不起，先生！」

他回看是櫃台的經理，手中擰著一個塑膠提袋。

「對不起，剛才有個摩托車司機一直堅持要上去你的房間，說是要送這袋子給你。我們爲了住客的安全，是不會讓這樣的人進入到客房區的；你應該會瞭解吧？」

他沒說話就取了袋子過來，翻看著裡面，有一些像是胡亂塞著的報紙，看不到任何留給他的訊息，讓他有失望的感覺。

他繼續啜飲著杯中的酒，想著明日離開前，不知道是否會再見到原？

女酒保靠過來探看他是否要再添酒。他笑著搖了頭，女酒保卻沒有離去的姿態，反而對他說起話來：

「他很兇的，差點和他們打起來了。」

「真的？」

「是我過去他才走的。」

「真的?!爲什麼？」

「他認得我，我們是來自同個村子的……」

「他不是愛打架的人，但是兇起來也是很嚇人的；他有一次打了一個台灣來的客人，好

像是那個台灣人欺負了一個越南女人……

「你是日本人吧？不用擔心，他不會找日本人麻煩的。」

「爲什麼？日本人就不欺負越南女人嗎？」

「當然不是這樣。他本來有一個一起長大的女友，有個夏天女孩的父親就突然把她嫁給一個來越南找老婆的台灣男人，他完全不知情，連女孩的面都來不及見到就分開了，他當然不會喜歡台灣男人啦！」

他飲盡餘著的酒，心中紛亂起來；順著腳步走，漫無方向就跨離的走入暗著的外面大街。

女友背叛了原嗎？她嫁給台灣男人後快樂嗎？她還會想念原嗎？如果我現在突然決定和一個越南人相愛並定居在這裡，他會在台北爲此發怒並打人嗎？我會因此對他歉疚並後悔一生嗎？

暗著的街出乎意料外的涼寒，他捲著身子順路走下去；然後聽見熟悉的摩托車嘟嘟聲又自身後響了起來。

是他是他，一定是他。他告訴自己，心中卻難掩興奮與期待感覺。

果然原又以初相見的姿勢再次現身他眼前；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連歡欣的心情都無法再掩飾的楞笑著。原只是淡淡的作勢要他上車。

他們就這樣的又馳飛入街巷間了。整個市中心離奇的塞滿了行人，他們很快就陷入人潮中不能動彈，路上穿梭的大半是盛裝快樂的年輕男女；他探問原為何如此，原簡單的說明他卻沒聽全懂，好像明天是國慶日還是什麼特別假日，所有年輕的男女都在今夜外出與同伴遊玩。

他們最後決定停車行走。他隨著原穿繞上昨日初抵時來過的還劍湖，他這時想起好像曾在來時飛機的旅遊介紹中，讀到這湖是一個越南民族英雄，在成功抵抗由北方入侵漢人軍隊後，將手中寶劍投擲歸還湖神的故事；他想問原對漢人或是台灣人的看法為何，但喚了原停駐回頭後，卻疑慮不知如何問起，就算說了他也不會聽得懂的，而且方才女酒保的話又盈繞上來，便搖頭抱歉說沒事，原也就又轉身繼續走前去了。

湖畔草坪坐著一群群的男女，湖心的小島飾滿霓虹燈，在湖水倒影下顯得格外浪漫迷離；他隨著原穿梭在這樣的景象和人潮中，逐漸恍惚有不知身何在的錯愕感，是眼前這些年輕人的愛情使我迷了途嗎？還是我本來就想要尋找一條可以引自己終究會迷途的路呢？原這時停了下來，用疑慮帶了些感傷的目光睨視著他，說：

「台灣……？……真的嗎？」

他很想告訴原說其實他是台灣人可是也可以是越南人，但是他知道原是不會懂的，就好垂了頭說是的，聲音微弱幾乎不可聽聞；原凝看著他用目光引他岔走向離湖暗著的小徑，

他腦中迅速閃現著一些不明所以的影像——耶穌與猶大的最後晚餐……臨死前的末代沙皇……煙硝中失了母親嚎哭的嬰兒……晨霧般的愛情……台北……和他……

原突然轉身雙手提握住他的衣領，他有些驚恐但沒有抗拒的聽任原用力將他推撞上暗色的牆，但立刻因發覺他完全沒有任何抗拒的意圖像一個甘心受處置的落敗者而有些詫異；原的眼睛瞪視著他的眼睛，他因不願看見原眼中流露出來的哀傷與憤怒而閉上眼睛，可以感覺到原臉龐的氣息幾乎要呼呼貼靠上自己的臉了，他預期原即將揮拳擊打他，心情平靜也無怨尤的屏息等待著，但是就這樣過了一會無動靜，他再睜眼看見原的臉龐仍在眼前，先前的憤怒卻完全消失，眼中流露出一股叫他訝異的溫柔光流，彷彿就要發生出互相逢迎的吻一樣，叫兩人都驚心而同時鬆手轉臉去。

就都仍立在暗影下，不遠處快樂男女的喧囂聲仍不絕，他們卻立著猶如哀傷的情侶；原終於又靠了過來說：對不起。伸手挽他手一起走回車停處，手的溫熱與堅定都叫他心安如沉石。

他此時但願自己即是那個以金錢買走原愛人的台灣男人，所以他如今可以在原面前懺悔贖罪，但是原已經決定不給他這樣的機會與冠冕，即將到來的榮光又硬生生的自他身上剝離去，彷彿宣告著釘上十字架的榮耀不是人人可得的。

當車又載他們共馳行路時，他忽然覺得無力量再去攬抱住原溫熱的腰腹了，那腰腹此刻

有如聖潔的殿堂無容污穢的手沾染，他小心的提握著原的褲腰帶不觸及他的肌膚；原依舊間的按響著喇叭，恍然對這一切都無知覺也不視見，他因此沉靜了心情，而開始瀏覽注視沿街而過的景象，他知道他們正馳往回他的旅店有些哀傷不捨，原這時好像察覺得他的想法似的，提握他的手攬向自己的腰腹去，他就在颼颼的風與喧囂的車聲中全然貼靠上原溫熱溫熱的軀體。

到抵旅店的時候，他們好像不知如何告離別而尷尬互視，在他終於要轉離去時，原喚住他說：明天……去機場……我……送你去……？

他有感動的感覺，不知當說什麼，便掏了自己名片給他要他留著，在原低頭看時，忽然有個衝動很想親吻他，便在他伏著的額頭上以雙唇貼吻上，原震動了身軀卻沒有移離，只在結束後不回眼低頭匆忙將名片塞置入皮夾，立刻啓動車子走了。

他望著原消逝入暗夜，發覺地上有張好像是滑落自原皮夾的照片；他撿起來看，是聖母瑪莉亞手抱聖嬰耶穌的圖像，瑪莉亞的微笑慈藹溫柔。

他這一夜的夢屢次見到瑪莉亞微笑對他。

因為你我曾經承諾如戀人

飛機凌過雲層時，陽光從機身後方射來，一團團的雲都同時現出又光亮又黑暗的模樣。他想著今晨櫃台結完帳走出大門時，見到原穿著一身顯得特別乾淨白色衣裝牽車立著候他，兩人都含蓄害羞的笑著；原過來提走他的行李，用繩子小心網綁上後座，完成後沒說話的兩人就都跨坐上車子去。他知道到機場太遠不該坐摩托車，旅館經理也完全詫異不解他居然不願搭計程車而選坐摩托車，但是這彷彿是兩人間的承諾，彼此都將信守無可怨尤。

車子離了河內市區，道路塵土逐漸飄揚也顯得崎嶇難行，他們都靜默彷彿共同誓願的抗拒著這一切的困難；路兩旁是散開來無際的墨綠稻田，金色的穀穗方初冒猶然顯得鮮嫩，有農夫牽著安靜的水牛在田間走過，他想像著原就在眼前田中耕種的模樣，他的妻兒大概會在田埂上歡欣迎候他的歸返屋中吧！他在一陣路的顛簸時再次攬靠上原，便一路閉目到機場了。

相告別後走入機場，他彷彿如奧費斯般告誡自己不要再回頭望了，卻終於還是忍不住想要再見原的背影一次；他迴轉去，只看到白花花強烈陽光中模糊的原身形正逐漸逝去，他多麼希望此刻也能如奧費斯般高歌妻的名般呼喚他。

女空服員遞送來一杯飲料，見他接收的手離奇的顫抖著而有些擔心，不知道該說什麼，就望著他桌面上擺置的瑪莉亞照片問：

「你也相信基督耶穌嗎？」

他沒有答她話，把臉轉向窗的方向；想到在台北的他，有次對他說三位一體根本是騙人的，他問爲什麼？他說《聖經》上根本沒有這樣的記述。

他投注目光向因黃昏逼近而不斷轉換色彩的雲堆，想著自己正在萬呎高空上飛返回在台北的他，而原也許還不停的繞著還劍湖奔馳，幾天後他也會上路回家，他會專心的騎四個小時車回家，一句話都不說，別人要騎五個小時的，他要回家幫他的媽媽、他的妻子收割稻子，他騎四個小時回家，幫忙十天再騎四個小時回河內，然後再一年，再當一年摩托車司機，他就可以每天都下田去耕作，他的兒子有一天也終於會長大，也會下田來幫他了，再一年，他就回家了。



二人一天



我本來早該忘記了那一天的過程點滴，那不過是人生中千萬個一日旅程的其中之一吧！但是隔了十年，它卻開始未經邀約的出現我夢中來，像在溪床沙粒中逐漸被記憶漫漫川水洗濯出來的晶石，如此清晰耀目，叫人無可迴避。

不同的城市

我遷住到鳳凰城是一九八九年的冬天。當時大約是懷抱著某種逃避或是追尋什麼不明白東西的由芝加哥遷入這個被沙漠環抱的城市，當然我先前已經由公司安排的易職城市探訪中，窺見到美國西南部整個沙漠攝人魂魄的美麗，也是最後助成我作此遷居決定的其中一個原因。就這樣我彷如浪漫實則更似被蠱惑般的開始了我在鳳凰城美麗卻寂寞的一小段人生歲月。

在鳳凰城工作的日子大半藉由忙碌過渡敷衍去，放假時便成了難熬無法自欺的光陰了。後來每逢假日，我開始驅車遊蕩走入這片空大彷彿無際的土地，看著馳行時兩側風般流逝的暗橘色巨岩、崢嶸樓般高大的仙人掌樹，心情漸漸麻木無覺了，彷彿日子本當如此鐘擺般滴滴答在工作與沙漠穿馳的無涯間作擺盪的。

一日就這樣無意間尋到這個鄰墨西哥邊境的幽瑪城（Yoma）。

我先循著路標指示看到了矗立在沙漠中的這座石造監獄，停車後走入雄偉中世紀古堡城牆，有一些也像我一樣的遊人三兩出沒並即消逝入暗影，我讀著簡單告示的說明，原來這是十九世紀末美國設置在沙漠中的重刑犯監獄。這四周荒蕪滿是石礫及仙人掌又酷熱難熬的沙漠，勢必使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犯人們插翅難逃，我好奇的一人遊走在空著的廣場與石造建物間，一邊想像百年前滿是犯人的景況爲何，一邊空洞的繼續我不知終點何在的漫遊。

天氣極端燠熱，我試圖尋到可庇蔭的所在，卻無意間穿走過一排在廣場旁的牢房，一間間的牢房扣鎖在厚重大門後，只有露出的小小柵格鐵窗可以透看進去，囚室黝黑陰暗，與戶外明亮耀目的日光對比立見；我透著柵口無法真切的看見什麼，就繼續一間間走下去，忽然發現有個牢房的大門是敞著的，好奇走了進去，室內極暗像個深邃的石穴，幽暗的氣氛卻忽然叫我膽怯了，就立著的向暗處極目張望，整個空間兩側共有上下舖共十二張床，囚室端底太暗不可見分明，潮蔭的味道也教人難受，我此時已無法再忍耐這樣近午的燠熱與沉鬱氣氛，而決定要離去。

但在我試著找尋出路的時候，卻發現了小小有冷氣的旅遊中心，像荒漠尋見甘泉的趕快避躲入內。屋內有一名工作人員，只抬頭望我友善的笑了笑，我就買了罐飲料四下覽看起來，屋的內裡兩面牆全張掛著囚犯的照片與生平簡介，我隨意的看過去這些約莫一個世紀前的人物照片，好像在翻看西部拓荒史電影片段回顧似的，覺得這一切既遙遠又與我的生命毫

不相干。

忽然卻望見一張顯得年輕東方人的照片穿插其中，他的臉斜斜低垂瞄望鏡頭，眼中露出一種不馴的叛逆姿態，頭髮往後梳紮像是仍留著辮子。我讀著他的資料，上面說他一個人由廣東到了舊金山，在中國餐館工作，有一天在路上與人發生爭執，就在打鬥中失手殺死對方，沒有說明他為何與人爭執，也沒有說明他是如何殺了對方，被他殺的人是中國人或是白人也不清楚，而最叫我震驚的卻是接下去的說明……入獄後的第一夜，他就被發現吊死在牢房裡，原因不詳。

這個看來還不到我年歲的廣東青年，就吊死在我剛看到的牢房裡嗎？為什麼呢？他千辛萬苦的由廣東到了舊金山，就這樣放棄了他的夢想與未來嗎？為什麼呢？我無法自抑的問著自己。這樣遙長的路和夢想，為何甘心就這樣的放棄了呢？他當初是懷抱著什麼樣的期待來到這汪洋的他端，是來淘金的嗎？還是家鄉太苦無法度日？他會說英文嗎？有愛他的人仍在家鄉等待他嗎？他們知道他最後的遭遇嗎？

我在這同時就想起剛見到囚室的模樣，他被囚禁入牢室時，另外十一個人是用怎樣的目光看著他走進來的呢？一個留著辮子桀傲不馴的中國青年人，步入另外十一個與他完全不同人的宇宙，這會是個野獸相互殘食或是耶穌口中兄弟友愛的牢洞世界呢？他是自己選擇自殺或是被逼上吊的呢？我想著同時身體就起了寒顫，彷彿見到正要套上繩環的這個廣東青年，

在牢房其他人的環視下毅然決定終了自己年輕的生命，臨死前仍是如相片中一樣冷凜不屈的
回望著周遭環視他的人，和這個曾經迎接過他也棄絕了他的世界。

我就匆忙的離開了這個沙漠中的牢獄，留辮子廣東青年死亡前凝視這世界的目光，像箭
般追索著在車內奔馳的我，叫我第一次深深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叫我害怕著了；我在一百年後
無意間出現在這個他曾出現過的地方，卻好像我和他實質上並沒有那麼遙遠、那麼陌生，我
好像和他不知為何曾經肌膚心情相認識相貼近過，他臨終前的汗濕味和怦怦心跳也都彷彿正
黏附暗藏在我此刻的身體內裡。

這叫我尤其惶恐了，就更拚命的踏踩油門，加速逃離的朝前奔馳去。

不同的房間

彷彿如迷途倉惶奔前的我很快就在沙漠中疲倦了，而眼前也現身出幽瑪小鎮。午後空洞的
大街燠熱難耐，我走著期待有個溫暖舒服的涼爽窩巢可以讓我休息躲藏入內，但是許多半掩
的商店都透露出排拒的表情，我開始想著自己每個週末這樣的四野追逐究竟目的為何？要想
找到世界的邊緣嗎？還是侯鳥般想探知宿命旅程的彼端何在？而旅程就注定非要叫人如此
疲憊不堪的嗎？

然後有輕盈的女聲身後傳來：「嗨！嗨！年輕人！」我轉身望見一個小巧個子東方婦人由一家商店的暗影中顯現出來，她立住揮手要我過去，我毫不疑慮的靠走向她，彷彿尋求母親胸懷的嬰孩般步入屋內。這是間販賣東方飾品給遊客的禮品店，婦人疑問的望著我說：「日本人？……韓國人？」我搖著頭說：「台灣人。」她立刻欣喜改用國語說：「台灣！真的？我也是從台南來的。」然後急忙探問我為何會在這個偏僻小鎮出現，我解說著也同時回問為何整日所見都顯得淒涼空寂？她說：

「現在是正夏，天太熱本來就是旅遊淡季，旅客在冬天時就會成群從芝加哥、紐約飛來避寒了；夏天的幽瑪根本是個鬼城。」

我告訴婦人我還沒吃午餐，問她何處有簡餐店，她指著路的一頭，同時看了錶說：「現在還不到三點，我五點關門，你去吃飯，四點半再回來找我。」

我尋到簡餐店冷淡吃著漢堡時，想著這個來自台南的婦人，為何會居住到這個在地圖上不存在的地方？這麼遙遠又這麼炎熱，為什麼呢？

再回到婦人店裡時，她說：「為什麼？現在還在問這個的話，就太不聰明了吧！」又說：「晚些再和你說；我得先關店，坐一下等我，晚餐我煮台灣菜給你吃，像你這樣離鄉在外工作的人，應該會想好好吃一頓家鄉的菜吧！」

我之後隨著她的車開往她住處，她在途中停了說要買冷凍披薩，因為：「孩子們都不吃

中國食物，寧可吃冷凍披薩的。」到達她顯得簡陋平房的屋內時，兩個大概上小學的兒女，坐客廳地板只抬頭看我一眼說嗨，就繼續看著電視了，婦人引我入廚房一邊收拾預備晚餐，一邊和我興奮的攀談著。她問我：

「結婚了沒？……女朋友呢？聽我的，千萬千萬不要和不同國家的人結婚，太辛苦了犯不著。我當年在台灣愛上我現在的先生，那時才是個高中生呢！眼裡只有愛情什麼都不管。

「我爸爸氣瘋了絕對不准，但是還是攔不住我。我後來自己一人偷偷跑到台北，去找我這個當年還是美軍的老公，跟他結了婚搬到這個什麼奇怪的小鎮來。我現在當然完全懂得我爸爸當初爲什麼要那麼生氣，但是……這種事……有什麼好說的呢！你可以吃辣嗎？」

我說還好，婦人說：「我的台灣菜燒得真的很好，以前我先生還吃一點，後來除非有加辣才肯吃，小孩現在是一口都不吃了；我的菜真的很不錯，可是現在沒人要吃沒辦法，今天碰巧見到你，可以有藉口好好做頓飯，也好像是老天看出我心意的巧妙安排呢！」

我立著見婦人忙碌切煮幫不上忙而有些不安，就問：「妳爸爸還生妳氣嗎？」她正炒煮著，眼神沒有離開鍋鏟，只迅捷回應著說：「他後來就生病死了，連孫子都來不及看到呢！」

大門這時有開啓聲，一個穿著工作服體態碩胖的男人出現在廚房，是婦人口中的那個男人；我靠前自我介紹，他似乎已知道我到臨的事，沒多說什麼就笑笑握個手，自己去冰箱取

罐啤酒坐回客廳去。婦人說：「別在意他，就是這樣子不愛和人打交道，習慣了就好。」

我問婦人：「這樣的小鎮……妳不會寂寞嗎？」她就看我一眼，好像眼中回問著：「什麼是寂寞？」不解的表情。就又轉著料理起鍋中的食物，再抬臉時欣喜愉悅的說著：「……差不多都快好了，馬上可以上桌了。」

餐桌滿佈各色食物，像是給全席賓客飲食似的，但小孩仍據坐客廳不加入餐飲，婦人說：「沒關係，有披薩他們就高興了，反正是不愛吃中國菜的。」

男人仍是少言語，喝著啤酒吃些菜沒多久就離了席，婦人說：「也不用太管他，他心裡還想去吃他兒子的披薩呢！只是不好意思應付應付我們罷了；其實就都是全爲你一人燒的，你就儘管吃吧！」

我看著眼前這個明晨就又將錯身如逆旅的溫暖婦人，就忽然哽著的；在異鄉遇見這樣不相識的故人，這樣爲我預備豐盛熟識風味的菜餚，我恍然覺得自己彷彿又回返到被眷顧的過往溫暖時光裡，記憶與思念交錯紛飛著了。

「怎麼不吃呢？太辣了嗎？」

「不是，不是，我只是覺得這一切……，」我望著碗中滿溢的食物，說：

「只是……妳不會想回去嗎？……爲什麼不回家去呢？」

「我現在的家在幽瑪啊！台南是我以前的家，我現在的家人都在這裡。」

「但是妳快樂嗎？」

「我回台南就會更快樂了嗎？」

我不知如何接口，就隨意說著：「……我也不知道，……那妳先生和小孩聽得懂中文嗎？」

婦人說：「當然不懂。今天可以和你好好說國語，大概可以很久不用再打電話回台南找人說話了，我老公一定很訝異這個月的電話費這樣省，搞不好因此會要你常來和我說話，好省電話費呢！」

就大聲笑了起來，我也跟著笑了；男人此時穿著奇異黑色皮衣褲，從房內出來走向大門去，聽見笑聲用不解的表情望向我們。婦人說：

「他晚上喜歡和他哈雷機車隊的朋友混；我們老早有自己的房間了，各人做自己愛做的事互不干擾，事情還是清楚一點比較好。你再多吃點，全是爲你一人做的，多吃點。」

屋外就傳來隆隆重型機車發動的引擎聲，眼前的美食卻都難以下嚥了，而我也忽然很想要回家了。這一切突如其來傾倒下來的溫暖與關懷，叫我尤其有董稚般的膽怯與不安，我就向婦人表達我要離去回返鳳凰城的意願。

「爲什麼呢？」

「天太暗了，穿過沙漠怕車子要故障了什麼的，早點走也比較安心。」

「真的不再多吃些嗎？」

我露著堅毅下了決定的表情。婦人說：「也好，早些回去也是對的，半夜的沙漠可是很冷的；那這樣你再吃一些，我換個衣服就開車帶你到接往鳳凰城的公路去。」

我安靜的隨著她的車再次穿走過這個實則不大的小鎮。到鎮盡頭緣處時，婦人的車就停靠向完全暗著的路邊，閃了閃大燈像是告別的意思，我忽然很想也停了車去問她：告訴我，真的……告訴我，妳究竟快樂不快樂？但卻也只回閃了大燈告別離，踩滿油門繼續獨自馳前去。

回家（夜沙漠星光迷離）

這樣我又一人馳上來時同樣的路。

月光此時已懸住了的紛灑出迷離夜影來，禿露石塊與仙人掌樹依然在荒脊的沙漠暗影裡，遊戲般相互閃躲著身形。

我一邊馳行返向鳳凰城，一邊回想著在這一日我所遇見的這兩個廣東青年和台南少婦，自己也彷彿同時用聲音問著自己：他們二人當年的離家，是在眾人祝福或詛咒的風帆下啓航的呢？如果他們如今能有機會再回家，在港灣迎接他們的又會是什麼呢？他們是那些因曾犯

了某些不自知原罪，注定要在生命過程中被懲處放逐他鄉的靈魂嗎？或者這一切全肇因於他們自己在生命某一刻魯莽的決定，所以引發了這後來的一切傷悲呢？

但是離鄉就是悲劇嗎？我比他們幸福嗎？

啊！這一日，我在這一日遇見了兩個不相干的人，他們未經邀請的就敲打起我生命中緊閉的門扇。我可不應答嗎？我能裝作不聽見嗎？這一日，如同我過往許多的一日旅程，清晨我離家，黃昏或夜裡我回返居處，像兩旁沙漠中無可計數的隱身響尾蛇一樣，在夜裡藏身入一塊屬於自己的岩石以避寒；和牠們一樣的我每日晨隨著太陽的現身離家，在夜裡寒冷時回家，牠們日日出沒沙漠，卻總是找到自己的岩石所在，不會迷了途。

那同年的秋天懷抱著不知究竟是幸福或是哀傷心情的，我就決定返回離別久遠的台灣了。

白光旅程



是誰啊這樣天使般繞著我盈盈舞動不去！你們為何將白色光束像盛開園中花全拋投向我而來呢？我不過是個膽怯又軟弱的人，不堪有這樣嬌貴尊寵的待遇啊！

「誰啊！你們究竟是誰啊！」

……

「你們究竟要我怎樣呢？我是不配享用這樣的恩寵的。」

「再說一次那故事……」

可以，就再說一次。開封的人叫黃河懸河，多美的名字啊！絲帶樣懸在天邊黃澄澄的河流水，他們說蔣介石爲了抗日決了堤口，一夕淹死了兩百萬人呢！那景象、那景象該要如何來想像呢！會像是蒙古草原千里的綠浪波濤、或是雲岡石穴裡一首接一首的小石佛、還是蟻巢裡綿綿不絕魔幻般不斷湧現出來模樣都相同的螞蟻嗎？我能愛螞蟻石佛或草浪嗎？這不算什麼！曹操和孫權也曾在這裡彼此相較死亡河流的紅濤誰長誰短，九十年前吳佩孚殺工運人士有如秋後收割因飽熟倒曳金色稻穗時，吟唱豐收的歡歌猶然縈繞耳廂不離去呢？

「……不是說這個！那……是要說什麼呢？」

……

「再重說一次我和我母親的事？」

……

「好吧、好吧，就再說一次吧！……我和我母九月同遊鄭州……。」

白色光束又重新綻放如春臨時迫不及待的繽紛繁花，我滿心歡欣一朵一朵摘取這奔向我的花，記憶卻也猶如夾雜其間隱身的刺花刺，冷不防要躍身出來時時刺戳著無法拒絕花朵美麗邀約的我呢！

就再說一次吧！然而……我的眼淚為何偷偷流跑出來了呢？

……

1.

我的母親是一個奇異的人。

她現在近乎失明，因此她常面對別人，卻露出視若無睹的專斷態度。但她其實生來就有

著這樣我行我素的行事姿態，失明反而給了她一個繼續如此作爲的藉口。她會當著旁人指著我的顏面說：「你並不是善良，你只是軟弱而已。」

風啊！風離離的吹著了……

告訴我，不要欺騙我，我的母親究竟還活著嗎？我想我殺了她，但是爲什麼你們都露出不相信我說話的表情呢？難道她是無法殺死的嗎？她會永遠的存活著嗎？她活著時說過很多次她絕對不要火葬，她覺得化肉體成火中灰燼是極粗魯不敬的，而且……「絕絕對對不許把過身之後的身體交給殯儀館的人處理，更不許讓陌生人碰我的身體……，一切清潔換洗的工作都要自己來，還千萬記得身體放進棺木火化時，雙腳絕對要踏實的踩到棺木底端，千萬要看清楚雙腳要實實在在的踏住棺材板底端……。」幾年前她回福州去找不到她父親的骨灰時生氣的哭了，她怨怪那個素不相識管寺廟的人，說他們這廟以前受了她祖父多少恩惠，而居然最後連她父親存藏於此的骨灰都找不到。

我說這種事一點都不重要，他們大可以隨便找些骨灰湊給妳騙妳交差，誰也無法分辨出來真偽的。她用近乎灰色如牆壁的眼睛望著我說：「不要以爲你有眼睛就一定知道所有的事了，告訴你我能看見的是遠遠多過你所能想像得到的一切一切。」

旅程的頭一兩天，母親顯得極端的不安與暴躁，我安慰自己說她會這樣只是不適應這裡的氣候人情，再幾天就會好了。至於一初始她為何會選擇參加這旅遊團到這偏僻的河南來，是我到後來才似乎有些明白的。她的視力本來完全不適合也不該出這樣的遠門旅行，因為即便我時刻小心攙扶著她的身軀，她仍難免會有踩空階梯的時候，這時她就會發出怨怒般的嘆氣長聲，教我惶然無法自知被怨怪的究竟是我是我嗎？

在鄭州旅店初宿的首夜，我聽見她在浴間用舞台般抑揚頓挫的聲音反覆說著：「那你自己又是哪裡人呢？我的國語還不夠標準嗎？」這同樣的話被她重覆越來越大聲的說著。我知道這是因日時一個好心來搭訕同團的男子，對她濃郁福州口音產生不能明瞭的困惑疑問話語所肇始的。我坐靠在我的床版專注看著電視不去傾聽，心中卻仍逐漸害怕著了，我父親臨終前也是口語神智一點一點潰散乃至氣絕的，但我仍強行按下心情的看著正播放的影集，他們演著關於二次大戰時猶太人的故事，我的眼睛看著銀幕上猶太人被德軍殘酷的凌虐對待，耳裡不時流聽著我母越來越激厲的反問話語：「那你自己又是哪裡人呢？我的國語還不夠標準嗎？我的國語還不夠標準嗎？」

我此時竟然脫口的喊叫出連我都驚嚇了的話語來：「你們所有的猶太人就算全死光光了又和我究竟有什麼干係呢呢？」

這是十分稀見的，因為我天性中的口吃與膽怯，我從來無法在具象的眾人前清晰大聲的

說話，我必須在腦海中將他們置於無限遠或如天堂或如地獄般的距離外，才能說出我真正思考的事情來。

我的母親必然也是因詫異就停住了她反覆的話。

第二夜她喚醒已沉睡的我。她說：「我的人蔘茶在哪裡？我病了，我要馬上喝一杯，整個人虛弱得不得了，我真的病了。」我起來沖了杯蔘茶給她喝。

她說：「不是我要來這裡的，是白道姑非來不可的，我病了頭又昏又沈，但是她非來不可呢！」

我扶她入床躺下，她的面色暫白氣息微弱，完全不像她平日的樣子。

我有預感她終將會死於這兒。

她宣稱白道姑自幼就攀附入她性命中，是個未婚即死去明朝某總兵的小女兒，母親描述她的模樣是個「單手胸前橫據著一把寶劍」的女人。而事實上她曾一度借我母身體現身與我說話，她說：「你不知道我是誰，我是浮雲流水來去自如。」然後她端起我的手掌看著說：「高山縱谷，處處小心。」她用極冷極遠極厲的目光盯視我好一陣子才離去，我事後寒顫的述說與我母聽時，她只淡漠的說：「喔！她又來過了啊！」

母親在日時遊覽的大半時節都顯露出一種淡漠無趣的樣姿，遇到需攀爬階梯時尤其會直

接表達出拒絕下遊覽車的不悅態度。車在城鎮間奔行時，她多半只是不語的遙視田野遠處的山稜，她此時的神情會教我模糊難辨識她究竟看見了什麼（她能看見山嗎？田嗎？樹嗎？），但因她的嘴角輕揚有著佛般石雕凝止的微笑，就尤其更加陷我入撲朔迷離之境了（她究竟見著了什麼？為何會這樣微笑不止呢？）

旅程近一週人人都露疲態歸返旅店的一個黃昏，她忽然立起車位來，大聲要求司機與地陪小姐立刻停車。她叫著：「停車，停車，就在這停車。」我完全驚慌，也因母親這奇異的舉動，驚擾了同車全團的人而難堪無措，但是車也就在靜穆中停靠下來。我隨著她步出車去，車上的人都隔著暮色下來的窗玻璃望著我們。母親拒絕我持扶的沿路前走，奇異彷彿她可視見一切的往前走著，嘴裡喃喃說著：「要找一塊草地，要找一塊草地。」然後她終於立住，朝向田野遠處有小丘的方向跪拜下去。她的動作既神聖又遲緩，她先以雙手平撫額頭跪下然後磕頭膜拜三次，起身退一步再撫頭，然後再向前一步的重複三次一模一樣的動作。跪拜完畢就不言語的自行返回車去，彷彿我完全不存有似的。

黃昏此刻已然完全暮色下來，車子在奇異的肅靜中繼續啓行。我坐在母親身旁不知如何和她說話，但隱約我感覺得，她正川川靜聲淌流著不息的眼淚，我因不知如何對應，就轉望我的目光向風景般即將沈落入山丘的日陽去，彷彿對此一切全然不知曉。

當夜她呈顯出異於前數日的愉悅心情，臉上也綻出少見的笑容，在浴間洗浴時，甚至哼

唱起我幼時常聽熟悉的曲調。入睡前她告訴我她已經完成白道姑對她的交代，她現在終於可以好好的大睡一覺了。她掏出她從台北帶來的安眠藥罐子，叫我倒熱開水給她，並伸出手掌要我爲她倒出安眠藥丸。她說：「多倒一些沒關係，我想好好的好好的睡一覺。」我就倒了滿滿一掌心的，看著她吞服下去，再倒滿一掌心，她又吞服下去。

我則一夜沒睡的坐一旁，望著我母安詳露著笑容熟睡的臉，同時奇異的開始回想起我和她共度的童年。她盛年時的體態神情都是飽滿自信的，她愛穿時尚優美的衣服，喜歡在週末偕我同看電影，並在影後犒賞我黑輪清湯甚至生魚片。她完全看不起那些顯得骯髒猥瑣的窮人，她更受不了腐臭傳自陰溝的氣息。

她穿著佈滿大朵大花色的蓬裙，自信怡然握著我的手行過張望我們路邊的人。她以前絲毫沒有現在她這些老邁倉皇的姿態，她並不相信她也會像那些窮苦人家一樣老去，她完全看不起老的、窮的、醜的這一切事物。她當時堅定的對著幼時的我說著：「我們絕絕對對不能因爲那些骯髒的人四處都是，而讓自己也變成了一個骯髒的人呢！」

她和我的父親一世維持著一種好像相愛又好像不相愛的關係。我父死時我母並無有彷彿大多數旁人一樣的落淚嚎哭姿樣，因我也厭惡那些像是在證明著什麼的虛假演作，便對我母有些尊敬般的好感產生來。

我一直坐著望著坐著望著我母。我們如今又偕同彼此再次共同出遊，像許多年前週末的

夜晚看電影一般樣。鄭州風光食物人情事物，其實都叫我們有些失望，但是沒有關係，她以前就常常這樣說著：「你到長大都一定還是要記得住，有時電影好看，有時電影並不好看，沒有關係的，要記住那只是電影罷了，不要爲它生氣沮喪，我們同樣是要一直保持開開心心的心情。」

她也常時說著：「不要怨怪外面那些亂糟糟的東西，那都是沒關要緊的，要緊緊記住是我把你生出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你的生命是我賜給你的絕大絕大的恩寵，絕絕對對不可以忘記哪！」

我母仍以不動的姿態展露佛樣的微笑睡著。

窗外曙光透過幕簾擊縫射灑入青色的條形光芒。我的睡意逐漸升起，就靠躺上床頭板，開始擔心明日當同團的人見到我母以如此安詳優雅的睡姿不起醒來時，會如何彼此紛紛暗自交語呢？他們會像我一樣盛讚她笑容中的佛意之美嗎？

我想是不會的。

在臨閉眼的一刻，我猶努力睜眼瞄視我母，因我忽然有著或終將永不再見到我母容姿的不祥預感襲現來，同時好像依稀又再次聽見我母曾經對我說過的：「你一直都教我很失望的啊！你一直都教我很失望的啊！爲何……爲何呢？」

之後睡意強起，我就伴著我母一起睡熟去去了。

2.

洛陽 九月無花 車子在107國道奔馳時忽然無緣由的想起一個在台北他認識開朗簡單的人 那人十分逗笑 但是同時有著非常優美 完全不像他身形模樣的歌喉 聲音裡蘊藏著奇異有如隱身林中被詛咒幽魂般的哀傷感情聽了叫人沉靜難忘 完全不像他的人 四野奔逝著棗樹還有玉米和高粱 彷彿穿行進入反覆倒帶的無趣影片 其中某段行走入黃土地 山壁上挖著零散土穴叫他想起獸或築巢的禽鳥 他們說洛陽城四月牡丹花開得極美 但是現在是九月不是四月 所以無花 只有鄭州路旁的梧桐 蔭冠蓋頂 引人注目 他們又說這樹是嫁接自上海法租借區的枝幹 所以長得這樣好 也因為滿城梧桐 他們現在又叫鄭州為綠城 他在旅程中和同行其他團員幾乎沒有言語 大半一人靠窗臨車尾坐著 姿勢中有一種顯得孤獨的優雅 總是支頤望向外邊風景 他們都因他的奇異行徑而暗自猜測 有人堅持說他必是以教書為業 另一人覺得他可能是婚姻或事業受挫 打算來大陸尋出路（這種事現在並不稀奇罕見 在台北這樣的人我就認識數十多 那人特別說明著）但因實在無可知悉 也就漸漸對他不視見也不加理會了 他自己事實上也不明白

爲何會一人來參加這個河南旅遊團 隱約似乎是與母親生時的願望有關 但也理不清真正原委來 每次共餐吃食間 他沉默依舊 但有時會出人意表的舉杯邀飲同桌的 每一人

晚上他人或還相約街市逛遊 他就回返房間扣鎖上門 團員走過時會聽見觀看電視聲音傳出一夜他叫喚按摩師傅爲他磨捏筋骨 叫其他團員都覺意外 此外就像是安分的隱身同行者 團員們雖不解他參加此團的用意何在 但也不再猜測 有團員在旅店商務中心見他夜裡對著電腦打寫 想他或是和台北某人以電子信聯繫 這種顯得人性溫暖的舉止 叫他們對他的觀感稍有鬆弛 但有另一人後來無意間見到他列印的電子郵件 奇異發覺來往的寄者與收者 竟都是同一地址 不解他爲何要反覆給自己寫信 回信 因爲任誰都知是無人可把自己當作不相干的他者的 他在母親死後 攜骨灰回福州 意圖尋訪母親生時多次叙述與他聽的山寺 因那也本是外祖父寄藏骨罈處 他依母親所說 山就在城外不遠青蔥碧綠山腳有溪流繞走寺內老松成蔭 還有一口七穴老井的四處尋訪並探問 多人多時 卻總是不能尋見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時 打壞了許多寺廟 暗示他恐怕是找不到那寺院的了 而母親家族的人也都被抄家多次 現時早皆死散不可尋 他最後就只能寄存母親骨灰在一城內小廟 他一日在少林寺外買了碧玉墜子 上車後提墜玉石 叨叨吟唸著 鄰座好意問在做什麼 他就簡單說明是在測試買的是真玉或假玉 如果是真玉該會隨著咒語轉動 如果假玉就只會呆滯原處不移 旁人知他花的錢極低 不可能買到真玉 但也不好明說

只看著他叨叨反覆吟唸測試 有人甚或會假意說墜子好像轉著了 轉著了 應該一定是真的 他有時不免納悶 自己如今這樣近乎全然失敗懦弱的生命 究竟肇因為何 是因自己的膽怯無能 還是因為母親生養他過程中不經意的某種錯誤所造成的呢 車行再轉到

美麗的伊水 兩岸綿延招引世人無數的龍門石佛穴 但這一切只叫他厭食般失卻興趣 他沿靠河岸流視初啓的秋色 有人販賣拓自石碑劉禹錫的詩句 華林霜葉 紅霞晚 伊水

晴光 碧玉秋 同行問他為何一人出遊 家人妻小呢 他沒有應答 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

樣回答這問題 但這叫他想起年輕時曾共度六年光陰的情人 他後來思索自己何以會接受

他的愛情 可能是肇因於初夜那一時刻 當情人意外見到自己腹部一條開刀遺留如蜈蚣爬走過的傷疤痕跡時 忽然肢體震動了的哀淚神情 他日後因為心軟不決 遲疑了六年才與

情人分手 並拒絕對方再成為朋友的建議 甚至永遠不要重相見 但是分開很久以後

他還是會夢見自己用恐嚇的話語對情人說 以後不准在別人面前提起關於我們的任何

事 他幼年時曾聽母親提過 自己祖先是在滿人入關時 才由河南一帶遷居向南 並落居

福州 一日車返鄭州時已入夜 他看著仍在積極趕作 稱為未來大道的窗外景象 自行車

小汽車交錯穿插 有如急於紡織出繁複市街錦緞 行人在這繽紛中 都退到遠處成了點綴黑

影 叫他一時錯愕忘記身在何處 另一日暮行程遲延 到達鞏義宋陵時 天色已暗 大半

的人都露疲態 只立階前向墓園張望 不想費神步入 他忽然間聽見母親生時愛吟唱福州

戲曲聲音傳來 是細絲絲的弱女音唱著 女兒萬萬不敢辜負父王二世如此的恩寵
女兒萬萬不敢辜負父王一世如此的恩寵 就一人失魂魄走向前 五體朝陵墓跪拜
下去 全團的人都楞立不知如何應對 有人手上正好拿著相機 便無意識的拍了下去 卻意外閃射出鎂光燈 更叫衆人詫異驚嚇 他這趟旅行夜裡睡得不安 會吃食台北醫師給他的鎮定劑 有幾次多吃了些 早上沒醒轉來 導遊不見他早餐 去敲他房門才喚醒他來 後來一夜 不知有意還是不小心 他一人就吞食光餘下幾乎半罐的藥 隔日晨當然沒醒來 那個清晨也離奇下起滂泊大雨 許多同團的人 都因陰冷而睡過了頭 並同時在各自夢中想念起台北潮濕的生活 導遊與助手敲了很久的房門 都沒能再度喚醒他 人人皆知洛陽牡丹四月開 今年滿城奇異盡白花 春色雖依舊花卻白似雪 法國傳教士在上海種的梧桐樹 樹冠極大 所以嫁接入鄭州 此地因古有大象故稱豫 又稱商城 現稱綠城 他彷彿看見他前前前代的祖先都群聚森立望他 用遙遠寒冷的聲音互相交換濡沫的說著 也許他本該是個教書的 像他祖父他爸一樣守本分就好都沒事了 他們繼續彼此同意的說著 他其實並不是真的善良 他 只是軟弱罷了

是誰是誰啊這樣天使般繞著我盈盈舞動不去！你們爲何將白色光束像園中盛開的白牡丹花全拋投向我而來呢？我不過是個膽怯又軟弱的人，不堪有這樣嬌貴尊寵的待遇啊！不堪有

這樣嬌貴尊寵的待遇的啊！

「誰啊！你們究竟是誰啊！」

.....

「除了我母，無人能賜我這同樣的恩寵。」

.....

「你們究竟要我怎樣呢？我是不配享用這一切的。」

.....

「再說一次那故事...？」

.....

我不願再說關於我與我母同遊鄭州的故事了。我殺了我的母親卻無人相信，我要認罪卻無人願意接納。你們視我的膽怯為善良，要我泯滅良知與誠實，像你們一樣存活。我見到了地獄的景象卻不容我說出來。你們為何都著白衣手攜白花且張掛著偽善白色的笑容，你們以為白色衣裝會使你們躋身醫師、法官、天使或警察的神聖行列嗎？（或成爲醫師、天使、法官與警察，會使你們因此顯得純真白色而優美嗎？）

你們是因洛陽牡丹美的離奇，所以才眷愛白色若此嗎？或就是你們自己偽善的意志，使多采的牡丹盡化成眼中六月雪飛的白景呢？

白色光束再次綻放如春臨時迫不及待繽紛繁花，我滿心歡欣一朵一朵摘取這許多奔向我的花，記憶猶如夾雜其間隱身的刺花刺，冷不防要跳出來時時刺戳著無法拒絕花朵美麗邀約的我呢！這白色似錦繁花是你對我的歡樂邀約與永恆誓盟嗎？鋪在我眼前的錦繡花毯是你要帶領我去伊甸花園的歸家路徑嗎？

爲何？（爲何我歸家的旅程是如此白色潔淨呢？）

爲何？（爲何我能再次蒙領我母所賜生我於世間的榮光尊寵呢？）

爲何？（爲何你不相信我殺死她了呢？）

要我再說一次？

.....

你們這次會願意相信我所說的話嗎？

.....

好吧，就再說一次吧！然而……我的眼淚爲何又偷偷流跑出來了呢？

.....

我與我母九月曾曾同遊鄭州。



去海邊

四周純淨有如沙漠除了藍天和白砂外什麼都沒有有一點聲音也沒有可以清楚聽見自己腳步移動踩落時淅疏沙粒流動的聲音有種正穿入潛藏心底神秘花園喜悅又恐懼的感覺風這時刮了起來遠處有株無葉卻美麗的樹出現砂粒彷彿復仇似的擊打向臉手一匹黑色紙板裁出的馬馳躍過身前太陽被漫天的白砂掩逝去抬起的腳一時不知當落下何處。

「我在作夢嗎？」

有手自身後落把住肩頭，熟悉的聲音說著：不是夢，你只是不小心走進一幅畫裡去了。醒時發覺有些遲了。窗外的雲層顯得離奇的低，他是少有這樣誤過時間的，整個台北城由幾乎貼靠雲腳這高樓窗口望下去，有如一片被壓得扁平的花彩拼圖，剛才的夢已經模糊到無法清晰拼湊起來了；他回眺菲傭掛吊初燙好的襯衫，猶疑著……十點鐘公司有個銀行裏理來拜訪……午餐要和Amy見面……

電話這時響了起來。大約是司機從樓下打上來提醒時間吧！

「喂！喂！是誰？」

「……汪先生嗎？」

「沒錯，哪位？」

「這裡是市刑警大隊，敝姓吳，是這樣的，你認識林光達這個人吧？」

……
「是這樣的，他綁架了一個小男孩。」

「我們已經包圍了他的公寓，但是他完全不願和任何人接觸，我們不敢輕舉妄動，怕要傷了小孩，他剛才鬆口同意讓人進入他公寓溝通，但指明要你去。」

「我?!爲什麼？」

「汪先生，你一定要幫這個忙，小男孩的安危都在你一人手中了。」

「這小男孩是誰？」

「我們還在調查中。」

「什麼?!你們連是誰被綁架都不知道，那你要我去做什麼？」

「是這樣的，林光達自己打電話通知我們這件綁架案，真實性已經查證過了，只是小男孩的身分和綁架的目的都還沒明朗化。」

「那你要我去做什麼？」

「我們知道你和林光達是成長時的好夥伴。」

「但是我至少有十幾年沒他的消息了。」

「可能他還當你是他最信任的人，根據我們的分析與經驗判斷，他綁架的目的不具有傷

害意圖，有可能只是受到挫折或沮喪後，需要宣洩與自我肯定罷了。他需要有人聽他說話，就這樣，再簡單不過了。」

「他有武器嗎？」

「他自稱有一把手槍，我們目前存疑但暫時也不去試探。」

「那你要我做什麼？」

「很簡單，你進去屋內，態度從容但堅定，眼睛和嫌犯保持溫暖的視覺接觸，多談一些你們共同的經驗和回憶，優先確保小孩的安全，不要有重大爭執，讓他的情緒充分發洩。」

「然後呢？」

「然後想辦法勸他投降。」

「投降？」

「告訴他這件事沒什麼嚴重，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有可能做出一樣的事。」

「我?!不可能的事。我永遠做不出這樣不負責任的事情來，他也不會信我的。」

「事前也沒有人預料得到他會做出這樣的事，他的工作情況正常，離婚四年沒有小孩，目前有關係穩定的女伴，和前妻也維持良好友誼，她們兩人都無法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怎麼不找她們去勸他呢？」

「是他指明要你的。」

他遲緩下來，手中仍執著話筒，眼睛轉向大片窗外，雲影不知何時又垂落了些，才從夢中消逝去的無聲沙漠匿跡的又潛走入來，風聲呼呼吹響著……，底處的城市顯得模糊了，但緊張忙碌的氣息卻益加清晰可聞……今天有三個會議，還要見健身教練，還有Amy……

「要他投降嗎？」

「是的。」

「……好吧！」

在車上他要阿標幫他先取消十點的約，然後看著車子滑行向南入車流，他閉上眼睛想稍作休息，過去的記憶卻片片流轉出來……林光達……他這次找我要幹嘛？他大概算定好我一定會來的。他不明白我已經不是同樣的我了嗎？他還是和以前一樣浪漫吧！你綁架人我何必犧牲我的生活來處理，早都已經四十了，還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美蕙真該現在就在這兒，看看這個她當初一心想嫁的男人是什麼德行。她現在會在做什麼呢？大概和小女兒共晚餐吧！洛杉磯才剛天黑的，如果她知道我這次拒絕和他見面，大概這輩子都不會原諒我了。

車子慢慢滑停下來，圍觀的人群和記者全繞靠上來，他有些錯愕，遲疑著不知當否啓門出去，然後兩個警察樣的人穿走過來，年紀大的那個自己開門坐進來，年輕的就守立門外。

「汪先生吧？我就是和你通過話的吳巡佐，謝謝你願意協助這案子。時間很緊促，幾個重點先告訴你，不用擔心你的安全，我們的人都已經安排就位了，一有任何狀況就會採取行

動，想辦法要他先放了那男孩，什麼條件都好商量，我們等你半個小時，有情況立刻走向窗邊給我們訊號，搖臉表示……點頭表示……。」

他沒興趣聽下去，跟著眾人目光望向三樓公寓方向，這是林父母以前的老屋，大學時常常窩在這裡，看他們一家和樂的生活，常常不捨得離去。

簾後此時彷彿有人影閃動，是他吧！見到他要說些什麼呢？太多事不想談，太多事不用談，他忽然很想抽離開這裡，好像自己莫名其妙的就陷入一場別人的噩夢中：「我一點都不想和這些東西糾絞在一起，有什麼益處呢？我現在還來得及抽身嗎？」他由車內反視鏡求助的望向阿標，他卻離奇的正沉睡著。

「好，汪先生，一切都靠你的了。」

年輕警察這時為他們再次啓門，年紀大的那位拍著他的肩膀，為他點了根菸引他穿切過圈圍著的人潮。

「看你的了。」

他在進入公寓梯間前，忽然想起林以前是不抽菸的，就自己猛吸一大口煙，然後棄踩跨入暗著的梯間。

啓門後林光達引他進入，模樣意外的輕鬆，好像本來就在候著老友의到來。他自己尋了沙發坐下，這屋子和家具都顯出陳舊的熟悉樣態來，林看起來顯得老態多了，生活不像太好

的樣子，但是他不想提房子或模樣的事，生怕以為要拿自己來相比較。

「我這樣子走在路上，大概擦身你也不會注意到是我吧！」

「沒這回事，我不也一樣！頭髮都開始花白稀疏了。」

林這時已走到廚房邊，不知是不是沒聽到他的說話。

「要喝點東西嗎？」

他要了咖啡。心中開始懷疑這是不是個騙局還是玩笑什麼的，林的神情舉止一點不像有任何事發生的樣子，也沒見到什麼小鬼和手槍的。林從廚房再出來時，遞給他咖啡，自己則提了罐啤酒的靠坐下來。

「你大概想問我這是怎麼回事吧？」

「警方只給我半個小時，到時我一定得走的。」

「我瞭解，待會光光從洗手間出來，讓他自己和你說。」

「光光？是那個你……綁架的小孩嗎？」

林沒回話，只轉頭大聲叫著：「光，還不快出來，他們只給半個鐘頭的。」然後小聲對他說明似的說：「他要見你，還少見的緊張著，連該穿什麼都猶豫了老半天呢！」

然後光光穿門出來。他就立在那裡，低著頭露出扭捏害羞的表情，他的個子很小，差不多只到沙發背頂，紅著天真的臉，卻有不相符叫人看不準究竟是幾歲的目光。

「光光你好，我是林的老朋友，你可以叫我汪叔叔。」

「汪大頭你好，你比以前更帥了。」

他愣住了。大頭這稱呼從美蕙和女兒搬到洛杉磯後，就沒聽人叫過了。

「光，不可以這樣叫汪叔叔，才剛又碰面的，不太禮貌了。」

「怎麼會？以前不都這樣叫，也不會不禮貌的啊！」

「算了，隨你。你惹了這個大麻煩就是想找汪來，現在他來了，有事快點說，他不可能一整天都跟你耗著。」

「爲什麼不能？」

「當然不能，現在又不是從前。」

「大頭，你看我怎麼能受得了他這種態度呢？算了，美蕙好嗎？」

他心中完全迷惑轉看向林，好像問著：這小鬼怎麼認識美蕙呢？但林似乎沒有要給他任何說明的意思，只好說：「我們分居兩年多了，她現在和女兒住美國。」

「真令人惋惜，但是說真的我完全不意外呢！」

他更不知道要怎麼和這個從沒見過的小鬼說話了。小男孩自顧的坐上一張圓凳子，轉向林光達說：「美蕙當年要是選的是你，現在綁架我的不知道會不會是大頭不是你了呢？」

「別鬼扯，美蕙決定嫁汪，是她自己的想法。至於你當初要跟我不跟汪，也是你自己的

決定，可和我們沒任何關係的，要怪就怪自己吧！你今天拐這麼大個彎把汪找來，究竟是爲了什麼你自己和他說清楚吧！」

「我只是有點懷念他，想知道汪大頭現在究竟是什麼德行罷了！」

林轉頭問他要菸。他點燃了遞過去，說：「我以爲你永遠不會抽菸的。」

林只接過菸，沒說什麼的緩緩抽吐起來，幾人好像都開始鬆弛下情緒，四週一下安靜了下來，他也似乎懂得這些年來彼此各自溯游著的心情了。

他說：「很抱歉，沒去你的婚禮。」

林也回著：「沒關係，我也沒去你的婚禮。」又接著問：「說真的，要是能重來一次，你還會選擇和美蕙結婚嗎？」

小男孩從廚房拿了罐可樂回來，聽這話馬上說：「拜託，別又扯這個了，我跟你們保證，要是可以再來一次，她打死也不會選你們其中任一個的。她根本是給你們兩人大學時徹夜談什麼無政府主義什麼《資本論》整天打撞球看電影活像對連體嬰的模樣迷住了，她想嫁的是你們合在一起時現身出來的那個天真男孩，誰知道拆成對半後，哪有什麼男孩，不過是滿街一樣的張三李四罷了！」

這些話把空氣都凝住了。然後林光達轉看向他，順勢熄了菸，說：

「汪，記得那次我絕食靜坐被教官叫去談話，你爲了我大鬧教官室的事？」

「記不記得?!那個老芋頭，嚇成什麼樣子，一直反覆說我們給共產黨利用了，那麼老的一個人，還怕成那個樣子，夠好笑的。」

「你爸來學校時不也一樣，逢人便磕頭道歉，好像我們真的叛國投匪了。」

「我瞭解他的心情，你家是讀書的，又是外省人，你不會懂他一輩子耕田沒上過半天學，終於盼到兒子上大學的心情，那時我爸要我休學，跟他回家做一年田，如果不是你向媽媽要錢給我讀下去，現在不知道會怎樣了呢？」

「我媽不在乎那些錢的，幾圈麻將的事罷了！」

就都又安靜了下來。小男孩過了會說：

「你們記得那張大鷹捕雀的海報嗎？就是說只要站得夠遠也見不到血，獵殺行爲也可以是很美麗的。」

「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見血，你當初不是老笑我，說要搞革命的人，連血都沒法看，還搞什麼鳥革命呢？」

他好像陷入記憶裡自顧的說著：「後來選舉前那一夜，我們去那個現在常上電視 talk shows 傢伙政見會的場，然後警察忽然都來了。」

「還有軍隊……」

「人最後全散了亂成一團，我在樹下找到你，你是真嚇壞了，我扶你上摩托車騎回去，

你一路把我抱抓得緊緊的，我的背全濕透了，你雖然沒出聲，但是我很清楚你一路哭著，你的眼淚透過襯衣，全流淌在我的肩背上。」

……

「回到我的住處時，你還是哭著發著抖，我把你身上沾血的衣服脫了，你也過來脫我的衣服，一夜你就睡在我的懷裡。隔天晨，你像驚嚇的小獸，沒命的想撕開我們本來緊緊連著的身體。」

……

「然後你就和美蕙開始約會了，我們也不再花時間在一起了，他們都說戀愛的人就是這樣，為愛情盲了眼的什麼都見不到。我當然很清楚不是這樣，我知道你被嚇到了，你被比鮮血更可怕的事嚇到了。」

……

「喂、喂、喂，該我說了吧！」小男孩插了進來：「你們當初爲了美蕙拆夥，其實最倒楣的才是我，本來你們要怎樣活你們的人生，要怎樣拆了對半各自墮落逍遙去，根本不干我的事。可是我可是拆不了也墮落不了的，我根本不該被你們兩人那些唬人的把戲騙來人世的，美蕙被你們騙了我也被騙了，就這麼回事。」

「光光，誰不是被騙了的呢？」

電話鈴聲忽然跳響起來，他搶著起身去接聽：

「誰？」

「汪先生嗎？是我，吳巡佐，情況怎樣？他願意投降嗎？」

「是的，是的……不過可不可以再等一會兒？」

「不行了，汪先生，我們的時間有限。他如果不投降或提出條件，我們就一定要開始行動，小男孩的安危是我們最關心的事，如果不馬上把小男孩交給我們，就非行動不可了，我們不能再等了。」

他遲疑著用手按住話筒，轉看向林光達和小男孩，他們兩人迅速對望，小男孩聳聳肩林點了頭。

「好，吳巡佐，我們馬上出來投降。」

小男孩就開心的拍起手說：「投降，投降，我們一起去投降。」

他和林光達牽著小男孩緩步走下樓梯。他想起他們大一相約去歷史博物館看常玉的畫，好像三人也是這樣相互牽引著的……那些畫都像沙漠一樣乾淨有無葉樹平板板黑色馬一個人影都不見風在光裡像夢不像畫像童年的夏天一樣溫暖。

林光達下樓時停了住，望著他說：「汪，光光和我夠久的了，讓他跟你一陣子好嗎？」他低頭去看小男孩，男孩急著下樓，不耐煩的說：「除非都聽我的，要不我這次誰也不

跟了。」

外面的陽光亮花花的，刺得他們都閉上眼睛，然後警隊們湧上來扣走了林光達，他和小男孩也立刻陷入人潮裡，他緊緊握住小男孩的手，深怕要給人潮沖散去。忽然小男孩貼靠上他褲腳用眉眼向他作勢，他默契般的也回眨了眼睛，便兩人都魚一樣優遊穿梭離仍喧囂著的人群。

坐回車內時，阿標忽然由睡夢中醒來，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情。問他說：

「汪總，回公司嗎？」

他告訴阿標剛才發生的事。阿標臉上有奇怪的表情，只轉開收音機讓音樂流淌出來，然後看著前方說：

「汪總，有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我覺得你太累了，應該好好去休個假。早上本來就遲了，你先要我取消十點的約，然後你又要我把車朝南開，也沒說清楚去哪裡，然後你就睡得沉死了，我怎樣也喚不醒你，只好幫你把午餐的約先取消讓你睡個夠。你真的為公司太付出了，可是你剛才說的大概還是夢話，什麼綁架、什麼小男孩的？」

「阿標，你搞錯了吧！是你太累睡著了不是我，要不你問光光。」

「光光?!……誰是光光？汪總，你還好吧？」

他和小男孩就高興的對笑起來。音樂忽然中止，有好聽的女聲插出來說話：今晨的男童

綁架案，警方剛剛宣布偵破，嫌犯林某最後向警方投降。本綁架案經證實並無所宣稱的受害男童，據林某前妻表示，嫌犯一直有精神憂鬱症，幻想綁架男童可能是因為原婚姻無法有子女，嫌犯自責太深所引發的一場騙局，另外警方也公開呼籲，希望今晨自願入內與嫌犯溝通後突然消失的神秘男子，能與警方主動聯絡。

阿標由反視鏡迅速瞄望過來，有迷惑的表情，但沒說任何話。

他露出奇異快樂的笑容說：「光光，明天一早我們就去探看林，買幾本書給他吧！在裡面怕要無聊死了呢！」

小男孩只雙手環叉胸前，聳聳肩說：「隨便，反正我是不看書的，他以後要纏著人聊書的話，你自己去陪他嘍！不過他忘了帶他憂鬱症的藥，這下在裡面沒藥吃可要慘了！」

「我們晚些再回去拿藥，明天一起給他送去吧！」

然後他對著阿標大聲說：「太陽這樣好，去我以前常去的海邊吧！」

小男孩就歡欣的鼓起掌來：「去海邊，我們去海邊！」

不眠夜夜不眠



我完全不是一個作家，也沒有興趣寫文章愚人愚己。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居然寫下來下面這個故事，我想我這樣做在某方面是對和我同在牢房等候判決A君的追憶吧！

我不會告訴你我自己被定罪的原因的。

總之，我已家破人亡，凡事都不再重要了。只是從我入獄以來，過去的記憶卻夜夜追索我不去，使我無一夜可安然入眠，我以為這是我宿命為我自己行為所應得的懲罰了；我日夜精神亢奮身體卻日漸衰微，最後他們不得不把我轉到有醫療看護的這個監所，我也因此才有機會與A君共處這短暫的十天。

我第一眼見到同牢房A君是震驚的。他背向我立在高窗前向外望，頭上纏著一捲一捲的白紗布，我只安靜的坐入我的舖位，他轉身時我發覺紗布原來是纏住眼睛的。他坐下說：「外面的香蕉園真美啊！」

我倒抽口氣，心想和這樣可能精神有問題的人同房可要小心了，幸好他看不見，否則以我現在虛弱的狀態，不知道還能不能應付得了他呢！

我完全不想理他，連他的問話都不回答，也不想知道有關他的任何事。但是夜裡我仍受這不成眠的鬼魅所侵擾，到了第三夜他忽然對我說：

「反正你也睡不著，乾脆我把我和她的故事說給你聽吧！」

他也不要我同意否，就告訴了我以下的故事；我本來不想聽，但黑夜仍漫長，無論如何

我也終將不能成眠的，所以就不抗拒了。這故事是他分七夜告訴我的，說也奇怪，每夜在他說完他的故事後，我竟然就安睡如平靜天使，並日裡期待夜裡的快到來，好續聽下一段故事。

在他後來轉離去後，整個故事仍夜夜不斷迴轉對我重述，我只能仿著他告訴我的語氣，但也許添加一些我第三者主觀揣測的再一次說給你聽，願你也因此得安眠。

他和她

是他先走向她的。

「酒吧就要打烊了，我可以買你最後一杯酒嗎？」

她說可以，幾乎沒有多看他一眼。那夜是他們兩人第一次的共眠。

早晨離去前她把自己沖洗乾淨，婉拒了他共早餐的邀請，但是接受他暗示的在門旁桌櫃中取了一些錢。

「坐計程車回家用的，」她告訴自己。但是上了車後，改變主意決定先去美容院，把頭髮染成最近看到一個日本少女歌手紅棕色模樣。

昨夜睡他身旁，她又夢到飄浮在風砂中模模糊糊的那一片乾燥大地，還有骨稜凸露在寂

莫沙漠中的一棵棵橄欖樹。像這樣關於非洲的夢，從她青春期起就斷續出現，只是從來沒有人拿這事當真，頂多隨口問：

「非洲哪裡呢？」

她其實很清楚是在非洲北邊的突尼西亞。她知道自己在夢中正一步步的移往那裡，好像被什麼東西磁吸牽引著一樣，而那個地方、人群、街道，還有終將在夢中現身的那個阿拉伯男人身上濃烈可嗅聞的味道，也愈來愈強的散引起來。

這樣的夢不知道爲什麼在年前忽然就中斷了，她起先像經期停逝一樣慌亂了一陣子，彷彿失去存活的憑據了；入睡前會執意放起阿拉伯音樂點著香檀，希望藉這符咒般催眠的方法，再接續上那夢，但夢卻也就這樣堅定的捨離了她。

昨夜和這個不相識的中年男人共眠，夢又忽然久別後窺探似的出現了。是不是因爲這男人和其他睡過的人不一樣呢？他是會一直凝看她，用一種感動近乎虔誠又好像在道謝的目光望著她，叫她只能不斷迴開去。在他高潮時喃喃的話語中，她彷彿聽見他夾喊著：

「我愛你。」

這句話劃過暗夜沉默的房間，叫兩人都驚心靜默下來。這句彷彿帶著前世詛咒一樣的話語，著著實實的讓她的胸腹挨了重重一擊。然後她就睡了，然後逝去的夢也同時不預知的再度悄聲出現了。

在她清晨離去後，他仍躺在床上吸菸想著她。這是和妻子半年前分居後第一個如此肌膚汗水相混黏的女人，她看起來又瘦又年輕，在雙臂環抱下裸露彷彿仍未長成的身軀，好像在他這樣猛烈的擁抱與衝撞下，隨時要化成水液或煙霧消失似的，可是整個過程她卻頑強如默啞的石，叫他錯愕。

「多麼奇怪的一個小女人。」他想著，然後他不能免的便想起分居的妻子，多麼不一樣的兩個女人啊！

第二次共眠的時候，她對他說：「我不明白我怎麼會又和你一起，你完全不是我要的那種人。」他沒有答話，他知道她也完全不是他要的那種女人。

隔日晨留下一起早餐，吃著盤中食物時，她環看房子，問他：

「就你一個人？」

「老婆搬出去了。」

「你是幹什麼的？」

「我在專利局當審查。」

「公務員？」

「沒錯。」然後看她一眼，她低下頭去吃著東西。

「你呢？」

她遲疑一下，說：「我在補習班教法文。」其實她晚上在一家餐廳當兼職會計，她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騙他。

「我也學過一點法文，但是很不行，我的英文好一點，我是留美的。」

「哦，」抬起頭來，只說：「幹嘛要當公務員呢？」

她走前給了他手機號碼，可是用認真的語氣告訴他：

「我還想和你見面，可是不要會錯意，不是什麼鬼愛情什麼的。老實告訴你好了，因爲我要作夢，睡在你旁邊我才可以作我要的夢，就是這樣。」

「你的夢是什麼呢？」她有些詫異他會這樣問。

「是突尼西亞……，下次我再告訴你。」他沒說話，只看著她。

她不安了，說要走了。他喚住她：

「別擔心，我不會愛上妳的，……妳……幾歲了？」

她就轉背移離去，沒有答他話。只是走遠後他好像聽見她說：「我很快就要老了，時間不多了，我要趕快去突尼西亞，我要趕快作夢。」

他們之後的相遇卻安靜到近乎客氣。他上床之前總會記得問她：

「妳要先作夢還是先做愛？」

她通常先要做愛，有時也先入睡作夢。他們不說太多個人的事，好像怕不小心要把對方

私密的那門扇錯打開，彼此的生命就要相互湧出混分不清了。有次她終於對他說：

「你真的要知道我的夢嗎？」

他緩慢的抬首回望她，而她也第一次不迴拒的迎接著他的目光，有如在老舊戲院黑暗中相互交換著因愛戀同樣電影而互信的眼神。

燠熱的夜裡我用渴切的目光凝視那閃著雷電的遠方地平線

我決定離開突尼斯，沿著海岸向南去。因為突尼斯太多人太虛假太多權力和買賣，因為我嗅聞到他的身體在南方。我的任務是找到他，而夢如此短暫，隨時要消逝與中止，我無法坐待他出現，我的白日是為了黑夜，我的黑夜是為了在夢中找到他。

火車窗外是霧滿的大地看不出去，隱在暗中的橄欖樹有如惡意魔鬼般盯視徒勞無功這輛奔馳的瘦小火車。我期待天空陽光出現，我想要看見墨綠樹葉和糾纏結實樹幹，但是天一直陰著。隔著走道另側的小女孩已經躺睡到她母親的腿肚上了，我也漸覺疲倦，可是我不能入睡，我還不能讓這旅程消失。

然後陽光忽然出現了，火車好像在追逐金色陽光似的澎澎跑著，在稀薄的霧中忽然我看見一個少女從霧淡的橄欖林中赤足跑出來，她飄著花布裙輕快的跳上了一塊大石頭，

向馳跑中的我們歡欣揮手，笑容有如陽光，她身後跟跑出幾隻不明所以的羊來。

那個阿拉伯男人身體的味道由遠方如潮濕南風一樣傳來愈來愈濃，我知道我和他正在彼此接近中，他期待著我的出現，因為那就是我們的命運。小女孩轉醒來，開始肩披著她母親的皮包，在車廂過道上裝扮成年女人走路的样子；她有時會看向我，我必定十分奇異，不是因為我黃膚黑髮，而是因為我想我並不真實，我比一個黃種人更奇怪，我是一個沒有顏色來自夢裡的人，這比一切都奇怪。

他聽見她夢的敘述後沒有說話，只攬抱她過來，然後和她做愛，似乎這是他唯一能夠撫慰她的方法了。她的身體這樣真實的落在今夜台北這樣的城市裡，靈魂卻飄離不知何向。在做愛的中途他忽然傷心流起淚來，她注意到時驚嚇的停止住動作，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問他怎麼了，是不是什麼地方不對不舒服，他說不是不是不是不要停下來繼續下去。

事後她還是追問著，他說不知道為什麼，在當時忽然想起了法斯賓達的一部電影。

「電影？」

「嗯，不重要的。」

「告訴我？」

「有一個德國中年男人愛上了一個年輕的土耳其非法勞工，那是他活到中年第一次真正

愛情的感覺。那個土耳其人需要假護照留下來，他於是化妝成一個婦人，帶一把刀顫抖的去搶一家雜貨店，好有錢買假護照。」

「然後呢？」

「然後店員掏出槍來，他在爭奪中用槍殺了那個店員和後來跑進來的老闆，他把自己嚇壞了，但是他要錢來給他的愛人；最後一景是他抱著錢，身子還因緊張而顫抖的立在地鐵第一節車廂，急急想回去告訴他已經有錢了，他們終於可以安心在一起了，可是地鐵在中間停車的時候，他忽然看到月台上他這一輩子唯一愛過的那個土耳其男人被兩個警察扣逮住架離月台。」

「爲什麼你會想到這個故事？」

「不知道。」

「你在做愛時流淚會叫我心慌。」

「我以後不會再這樣了。」

她不相信這電影是他流淚的原因，但也沒有深究下去。

他們這樣的相聚持恆而平靜，她除了偶爾說起自己的夢外，彷彿對他和其他的一切都不生興趣，而他反而日漸對這個年紀小自己一大段的女人好奇了。他有時會尾隨著她的日夜行徑，看她日裡逛街買衣服，看她黃昏上班遲到奔出計程車入餐廳，還有夜深仍流連酒吧下去

的樣子，這一切都叫他覺得奇妙。

一日早晨醒來陽光照進來，景象顯得特別明晰；他不想在這樣的晨光中起來，只望著仍睡著的她，她似乎隱約覺察有人觀看自己的醒轉來，見他正盯望自己，有些害羞的轉背去。

他問她昨夜的夢好嗎？

她點著頭說他終於出現了。

他震驚的也說他也夢見了那個白鴿一樣的女人。

她好奇探望過來。他說：

「先告訴我你昨夜的夢，然後我也告訴你我的夢。」

哦！甜蜜甜蜜夜

他終於出現了。

我在這個叫蘇沙的海邊城市待了三天。每日一樣的穿梭入迂迴腸腹般的回教老城巷弄間，每個轉折我都期待他突然的現身，卻總是落空失望；我知道他就在附近，我們正玩著迷宮中相互尋找的遊戲，但是我的焦躁與疲乏漸升。

他還是如約出現了。我當時坐在法國大街咖啡座上啜飲著濃烈甘甜的咖啡，有聲音在

我耳邊響起來，是他沒錯是他，他用純正的法語對我說：

「有火嗎？」

我提端咖啡杯的雙手不自主的抖動起來，發出噠噠噠杯盤相碰的聲音。我只能放下咖啡杯，遲疑著用生硬的法文回望並且說：

「我不抽菸，但是……但是……」

他只聳了肩就轉向另一側的男人索火去了。多麼好看的一個年青男人啊！光滑堅毅的臉，神祇般抽著菸環視來往行人，眼珠是褐色罩著一層灰霧，雙手又放在破舊呢外套口袋裡。

他一會又回轉來，問：

「觀光？」

「嗯。」

「一個人？」

「要不要我帶你去逛逛？」

我就跟著他走了。他告訴我他是大學生，再半年就畢業了，也許畢業後就要結婚或者工作，他不知道；然後他由皮夾中掏出一張小小人頭照給我看，是個微笑著的美麗女人：

「我的女朋友，……很美吧！但是我不能娶她，因為我必須娶我的表妹。」

沒多說爲什麼。我跟著他走向海邊寬大的散步道，已是初冬，歐洲觀光客全消失無蹤，海灘和旅館都顯得離奇的沉寂。

他又點起了另一只菸。

然後天漸漸暗下去。他告訴我要帶我去看一個回教寺廟，非常美，他說。沙灘已中止，剩下堡壘般的石牆和海邊大石，浪會擊打在石塊上發出聲響並濺出水花；他走在前面我跟著，然後他突然轉回身來，我以為他要說什麼便靠前傾聽，卻發覺一把小刀正抵住我的身子。

他說：「轉過去。」

刀子只有拇指長，有點像是遊戲一樣可笑了，我轉身伏臥在大石上，他急忙的搜著我的口袋，天已經太黑了，他摸不見我的口袋，整個人乾脆壓上來，拿刀的手扣著我的脖子，另隻手就情人般搜過我的身子。

啊！他身體的溫熱與重量，堅實厚沉的男體，還有濃烈可嗅聞的味道，我全然著迷了；然後他迅速站離，把掏出錢後的皮夾子丟到地上，我看著他，他的表情又神聖又驕傲。就在他轉身要離去之前，我喚住他，用近乎懇求的語氣說：

「我可以再見到你嗎？」他只聳了聳肩就走了。

啊！甜蜜甜蜜夜，願我今夜入他夢。

她說完後，他們交換了眼神，他就接著說他的夢。但他說這其實不是夢，其實只是對那個忽然闖入他童年平靜生命美麗女人記憶的重現罷了。

我記得我那混亂而騷動的感覺

她是隨著她大學剛畢業丈夫突然遷入屏東我生長的小鎮的。

沒有人明白為什麼她丈夫要接受這樣一個平凡小研究中心的工作。她看來完全與這個小鎮格格不入，那麼優雅與乾淨，叫宿舍所有的婦人與小孩恍惚都忽然覺察得自己的平庸了。

她的丈夫很快就在他們二樓宿舍寢房的前廊為她搭起了自己的木造浴間，因此她可以不用再與我們整個宿舍的人排隊用那唯一的潮陰浴間。我常好奇遠遠看她一人側頭坐在廊前木凳上，就著西落的陽光安靜梳理泛著金光的長髮，她的屋內飄出優雅的古典樂音，白衣的她美麗猶如正在陽光下啄理羽毛潔淨的鴿子，空氣中瀰漫著清香的肥皂味。她很少與鄰居來往，相遇只是含羞的點頭低語問好就匆匆離去。我間或聽到婦人們對

她猜疑不信任的許多話語，而這樣的惡意的卻只有使我更引向她。我發覺自己經由二樓的通廊，會愈來愈靠向她的窗前，這一切樂音、屋子飄出奇異不熟悉的味道，甚至她和丈夫對話的低喃聲音，都可以叫我立在廊柱陰影下半日不移。

有一日我午睡醒來，身邊母親和妹妹都還沉沉睡著，電扇呼呼吹轉，我忽然有強烈想知道她正在做什麼的衝動。我沿著通廊過去，夏日的午後整個宿舍沉寂如幽谷，沒有期盼的古典樂音，午眠初醒的我失望的立在窗子外面，忽然聽見有潑水和輕輕的吟唱聲從木板浴室傳出。

我慢慢走靠過去，把臉貼靠上木板條間的細夾縫，我看見她裸背坐在小木凳上，細滑的身體隨著舀水和傾倒的動作曲動著，她一邊用肥皂搓洗一邊吟唱一首我不懂的歌，我想她就是在那一刻長駐入我餘生的夢的。

然後她也發現我了，但沒有驚慌，只是舀起一小勺水轉頭向我的方向輕潑過來，臉上猶然是帶著笑的。隔些時日我敘述這情境給宿在樓下偏房山地工友仍在上中學的兒子聽時，我記得他不斷閃動著的大黑眼珠子。

他會問她爲什麼不乾脆就去一趟突尼西亞找到他呢？

她睜大眼睛，不解的看著他：「但是，我已經在那兒了，爲什麼還要去。」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離開台北，搬到那裡去住，這樣你不用再靠夢才能見他了，你日與夜都可以去找他。」

「我不需要……不需要去，……而且我也沒有那麼多錢去住那裡。」

她其實還有另一個法國男朋友，他也知道。但他告訴自己她和那法國人一起，只是爲了學法文好去突尼西亞用的，他相信她並不愛他，但反而因爲自己是唯一能使她甜美入夢的男人而有些驕傲。

她從上個夢之後一陣子沒能再夢見突尼西亞了，這使她的情緒開始有點焦躁起來，也幾次抱怨不要再來他這裡了。

「來了也沒用，夢都不見了。」她會怒聲對他咆哮。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心中暗自作了一個決定，要爲她弄一筆錢，讓她可以真正去到那裡，可以真正找到那個夢中的阿拉伯男人。

這個籌錢的計畫，在她一夜有如從噩夢中醒來並告訴他夢中的情事後，更加堅定的確認下來了。她冒著冷冷的汗，緊緊的攬住他說：

「他說叫我不再糾纏他了，他說叫我走，他說他不需要一個從夢中來的人，他就要跟他表妹結婚了，他根本不需要我這樣一個人。」

然後就哭泣起來。他一邊環護安慰她，一邊想著她以前屢次訴說過她和他彼此相注定的

命運，她對他的誓約。就問起她：

「妳還是得去找他的，去突尼西亞要多少錢呢？你如果先去個半年一年，大概要多少錢呢？」

她望著他喃喃自語的樣子。忽然問他：

「那白鴿的女人還有再出現在你的夢裡嗎？」他搖搖頭。

「後來那個女人怎麼了？」

他看著她，彷彿不願說，但終於還是說了。

夏日蕉園真正美麗！

我很快注意到她情緒的轉變，她唱歌的語調愈來愈輕快溫柔，她也會花更多時間凝看手中的小圓鏡子，笑起來兩頰泛了一圈圈層層的紅潮。

有一天也是午睡的時候，我不睜眼去看她，才出門就遠遠看到她穿著漂亮的花裙子，正小心扣鎖上門，左右張望緊張的離去，我尾隨看她走向國小側牆的小路，然後很快消失入那一大片正開著花的香蕉園中去了。

我仍如平日一樣暗聲靜候她的再次現身，她再出現時的表情是有些慌張又有些幸福

的，邊張望邊理衣服，很快就往回走了；然後蕉園又走出來山地工友的年輕兒子，他黑色的眼珠子閃著一種同樣快樂的光輝。

我後來還這樣跟看了他們幾次。

然後事情揭露出來了。那一天整個宿舍煩熱死寂，大人都預知將發生什麼的將小孩趕入屋中，我從屋裡的窗子看下去中庭院子，山地工友讓他的兒子裸著上身只穿著短內褲的跪在地上，他用山地話對他兒子大聲說了一些話，然後舉起手中細皮帶，開始不停歇的抽打下去，兒子只埋下頭雙手緊握拳頭沒有出聲；我在這時忽然注意到白鴿女人也正立在她窗後觀看這一切，兒子在他父親疲倦停歇下來時，用他的黑眼珠抬望向她的窗子，她立刻隱入暗中消失了。

後來那個女人和她的先生，在一個安靜的清晨，如同來時一樣突兀的搬走並消逝去；山地兒子聽說被他父親送回山地村落，也不曾再聽聞過關於他的任何消息了。

她聽完這個故事時，問：「是誰告的密？」

他說：「是我告訴母親夏日午後蕉園的故事的。」

她聽著沒有說話，只睜大眼睛望著他。

他用工作審查案件的機會，向一家大型企業私下索取了一筆錢，這筆錢當然是迅速的交

到她手中去了。

這故事到這裡我就無法敘述下去了，因為A不願再說出之後所發生事情任何的細節，我當然知道他是以索賄罪名被起訴的，但是關於那女人後來和他之間的事，關於他的雙眼是怎樣受傷的都不願再說了。我經由好事警衛從法庭審訊傳回的話，知道在庭上檢查官仍不斷猜測有第三者參與，尤其他們仍無法找到贓款，以及當初是因有人匿名告發才揭露本案這件事，都只有更堅定他們的猜測；但是A仍堅持是他一人所為並拒絕與檢查官合作，只有使案情更顯迷離難破解分曉。

情緒沮喪的A後來就不再繼續他的故事了，我也因此陷回入我當初一樣不眠的夜晚時光了。

A一夜在睡夢中，忽然不斷重複喊說著：爲什麼你要這樣對待我，爲什麼你要這樣對待我。就又恢復平寂睡去了。

隔日再問他時，他也不願回話說明白。

在他被定罪那日，他沉默異常，不斷繞走牢間。最後他停下來，對我說：我已經被判了罪，就要離開這裡，這幾天謝謝你聽我說的故事，使我感覺好多了。

然後他又說：

你可不可以幫一個忙，但是一定要幫我守住這個秘密。

我宣誓守密。他就掏出一張摺得很縐的紙給我，說：這是有天出庭時有人塞到我手裡的，我知道是她給我的訊息，你可不可以讀給我聽？

信是這樣寫的：

我希望永遠不要再相見了。

我本來信也不要寫的。

突尼西亞的事已經過去了。我告訴你的夢其實是我正在看的日本連載漫畫，結局已經揭曉出來，那個想去突尼西亞愛作夢的日本女孩，最後證明就是那個英俊阿拉伯男人前世的表妹，因此他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一生一世了。

我去旅行的計畫仍是一樣的，只是我現在要去日本，去找那個漫畫家宮崎女士，我想她才是我真正夢的來源，我等不及她的下部漫畫，我要去找她。

你眼睛的事我很抱歉，但也算是你自找的。

我很快就告訴過你不可以愛上我的。

沒有署名。我拿信的手抖動著，A纏在紗布後的眼睛好像透出利光催促我信的內容，我清了清喉嚨，把信再拿起來讀給A聽。A已經確定明日要轉到南部另一所監牢，我希望今夜

他會願意告訴我最後一段他們的故事實情。

我讀著：

親愛的A，

我人在突尼西亞，終於有機會可以把我的夢完成，謝謝你！我想我們都知道，如果不是必須先把這個夢結束，我是無法進入到屬於我們的下一個夢的。

你要好好照顧你的眼睛，你的刑期結束和我的夢完成時，我們要相約在一個美麗的香蕉園相見面。

「她有署名嗎？」

「沒有。」

然後A又像我第一次見到他一樣，背著我立到高窗前了。他說：

「看，窗外的香蕉園多麼美麗啊！」

就逕自一人微笑起來了。



光陰六首

山茶花

光陰約我黃昏前上陽明山洗溫泉，他說要在下班的人現身前出發。車子蜿蜒上山時，我見到山下的路燈像串珠般一顆顆亮了起來。

光陰聽說三樓小閣房已被租走面露哀傷，但我們還是要了間見得到後側山樹的榻榻米房。光陰問我要先洗澡或是喝他帶來的紅酒，我說都好。

光陰告訴我他謀職與婚姻的困頓，我聞到硫磺味道撲鼻來就去啓窗。窗外是棵巨大的山茶花，白色多瓣的花在黯下的天色裡格外顯目。我回頭時光陰正大口吞喝紅酒。光陰說他的伴侶故意總是不成全他的心意，光陰說他的父親昨夜盛怒拋椅擲他，他就即下穿雨離家。我父親生時從不暴力待我，雖然我與父親的感情同樣亦顯生疏，但是他一生溫雅多情，只是我們不知爲何一直無法靠接近。

我提醒光陰喝太多酒不宜入池，光陰說沒關係的。光陰脫了衣服轉望問我要不要和他共浴，我見到床頭几上有前宿客遺下的一串念珠。光陰的身體比上次我們相見時肥胖了些，我沒有告訴他這個，只在入水時發出輕輕一聲被灼燙的痛苦語音。

預備離去時我告訴光陰也許不該再相見了，這樣對每個人都不好。光陰扣著衣鈕沒有

回答我，再抬頭時用顯得哀傷又空洞的目光說他伴侶如何因他不能賺錢而日日屈辱他。光陰說：「我早該想到必是這樣的。」我不知光陰是說婚姻必是這樣還是人生轉伏必是這樣。

我臨出門前遲疑著不知當不當探窗摘走白色山茶花。光陰說那花白得過頭，像是塑膠花不像真的花，我就沒有摘取的關了窗。

下山時我想著這次是真要此後不再相見了。車子不斷繞轉下山，我的頭就暈著了，我抬臉望向遠端城市夜天空起落閃著燈火的飛機說：

「我想離開台北去南部走走……」

「……何時回返來？」

「尙不知……」

光陰沒有說話繼續開車，但我想他明白我是真的下了決心永不要再相見了。我又想著離走前要記得給欲訪見的朋友們通知，還有要記得給母親電話，讓她知道我將離城的事。

鵝

下午到抵後，光陰引我坐入有窗可臨看後院的木桌椅。光陰爲我沏茶，我則聽見院中不時傳來斷續顯得哀戚的鳴叫聲。光陰說那是他養了七年的鵝。

「爲何嗚叫不止呢？」

「自年前牠的伴侶死後，就一直這樣哀哀的叫著呢！」

光陰展示他新近完成的油畫與書法給我看，我就回想起多年前常夜裡探視他，那時光陰比較習慣用水彩，畫裡的人顯得孤獨卻自在，那時看完畫光陰還會興起邀我同去南勢角看脫衣舞。

光陰現在畫中已無人，畫色也深沉濃重不似往日。我不想談他的畫便要光陰帶我出去走走。光陰驅車過市街時，不快樂的說：

「若知關山會變成今日這模樣，當初便不會搬來這裡了。」

光陰原本困居台北都市，在人生職志與家庭責任間抉擇難安，我則退伍軍中初入社會，也在追求自我與父親期待家業承續間掙扎。最後光陰遠走台東選擇繪畫創作，我則正式與父親決裂，一意堅持的走往我向素夢想的方向。

光陰帶我來到數重堤岸外的溪流。他指著遠處的山說那是都蘭聖山，又要我看河沼地急忙竄飛出來一隻美麗的環頸雉，他說這是野鳥協會指派給他的領地，每年他都要負責數算來這裡過冬侯鳥的數目，他並說溪水年年乾涸侯鳥都快無處棲息了。

夜裡下起雨來，光陰和我同飲他珍藏的陳高。我仍不時聽見那鵝發出悲戚的嗚叫聲。光陰說起兩位現時正馳名台北與他同輩分畫家的畫，他說筆法與讀書於繪畫是極重要的，然後

他突然離席遺我一人，回返時說他剛才在後院吐了。

半夜睡時忽然有淒厲鳴叫聲喚醒我來，以為是那鵝走靠我寢窗才如此大聲，後來發覺聲音是來自鄰牆光陰夢中的嚙語。我轉側試著入睡卻難再眠，想起一人獨居台北我的母親，不知今夜下雨記得關窗否，又想起當時不能下決心猶豫徘徊的光陰與我兩人，也真不知若果當初作了另一個決定，現時一切又會如何了呢？

此時鵝又鳴叫起來，轉身試著再入睡前我就想著：「明晨離去前，一定要去看看那鵝究竟長得什麼模樣。」

瑞穗車站

我一人上紅葉村獨宿日式溫泉旅社，日起時匆匆趕回瑞穗搭火車想沿鐵路南迴走。但離車啓行尚有半小時餘，且站長好意告訴我火車還要再遲來二十分。

我就散走出車站。忽然望見久不相見的光陰一人側坐站前洗石子台階上，正套聽音樂帶子神色專注不視看他人。我繞走到光陰身後，他伴著帶子輕聲吟唱他向所喜愛的崑曲：

遍青山（這是青山）

啼紅了杜鵑（這是杜鵑花）

那荼蘼外煙絲醉軟

光陰詫異回視見我，原來他也正等車要回返台北，他的車尚有一個半小時。我索崑曲帶子來看視，並向光陰訴說童時我父與母曾攜我來洗紅葉溫泉，父親與我共浴要我入到滾熱溫泉說有益我健康，我怕燙哭泣堅持不肯入池，母親隔牆聽見卻無法入男湯阻止父親並安慰我。回程返屏東小鎮家園途中，母親仍然與父親爲此事爭執不斷，使我緊張倦了入睡，印象中他們後來的爭議已轉到另一個女人身上去了，母親並開始哭泣。我告訴光陰紅葉旅社已非我記憶模樣，他笑說我太傻，幾十年了怎會不變呢？

光陰說他自己就將移居他國，走前並獨自來探視他所愛東部的山嶽。

「爲何要遠走離家鄉呢？」我探問著。

「是爲了妻與孩子……」

「他鄉有這樣的山嗎？」

光陰就轉頭無語，又忽然問：

「你要搭車去哪兒？」

「往南邊走回童年的小鎮去看看吧！」

他問我那兒尚有家人嗎？我說沒有任何了。光陰沒接話，一會又說他要走逛瑞穗市街，問我要同行嗎？我說不去但會在站裡候他回來。

站長忽來喚我說車行早抵達即將入站。我說光陰去尋訪街市尚未回返。站長說我當先入站車子不會候人，且瑞穗此時街市多半尚未開啓門面。

火車離去時光陰仍未返來，我發覺手中握有他交我未索回的音樂帶子，但是火車已奔離遠消逝中的瑞穗車站。我就套聽起光陰遺給我的帶子：

那來時荏苒去也遷延非遠

那雨跡雲中才一轉

敢依花傍柳還重現

是《尋夢》的曲段。我想著改日若能與光陰重重相逢，一定要記得買一捲新版的帶子還他。

落山風

落山風來時我不知所措。

我問光陰這就是了嗎？光陰點頭沒有吭聲。

光陰讓我躲入他的屋子避風，並且沏茶給我吃。

我問：「這風何時會停落？」

光陰澆淋著滾燙的熱水在陶壺上說：「有時會吹上幾天呢！」

我喝著茶想到了童年。我童時出生在離山腳不遠的小鎮，住在父親工作單位宿舍二樓，樓下有間臨時搭的屋子，裡面住了一家魯凱族的幫工。母親常在餐後要我把沒吃完的菜端下樓去，初去時見到仍然黧面不能說閩南語光陰的母親時十分害怕，但她會笑容要我進入陰鬱散著奇怪味道的房間，也會要我吃一些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為何的食物，我還記得一種烤硬核果乾乾香有些焦苦的滋味。那個母親總是不停的在黑錦布上穿繡漂亮的小琉璃珠子，口中嚼著檳榔哼唱歌曲。她一切的食物都是在唯一的電鍋裡煮食。屋子的男人雖能說簡單的國語，卻因自知身分差異，總只是離遠遠的望我笑著不與我說話。

光陰與我同齡念不一樣的國小，我很快就被他黑皮膚晶亮眼珠子帶笑的表情吸引了。我

會在父母午睡時偷偷下樓去找光陰，他就帶我穿走入溪林田野，會在我瞠目咋舌的瞬時神色間，掏下鳥巢中顯得溫熱的蛋，或是捉住田埂草叢裡的蛇嚇唬我，他會在木麻黃樹林中生火烤食蝸牛，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肯吃。我因見光陰無鞋可穿，便在後來也把我的鞋藏入樓梯底才去找他，但是不穿鞋石頭扎腳，跟不上光陰步伐惹他取笑我。

落山風吹不停破壞了假期的計畫，我向光陰抱怨無法實踐原先的打算。光陰望我一眼繼續啜飲茶水。我從台北繞東岸來此想度假休息，想去浮潛觀看珊瑚，我僅有數日時光可以這樣揮霍。光陰把我未飲盡的杯子又再斟滿。光陰今夜為我沒能回家到山上見到他的兒子，但是光陰只把滾燙的茶水一口飲盡，掩藏這一切沒有告訴我實情為何。光陰結婚時沒有通知我，我也沒有通知他，但他說我現時還不能算是真的結了婚。

以前光陰和我住的地方沒有落山風，任何時間去找他嬉玩都不必擔心落山風吹起來的問題。他說這風結束前我最好一直待在他屋裡不要外出去。

「但是我來這裡是為了我的假期，我日前在台北就思憶著珊瑚的美景。」

「落山風要來誰也沒辦法，」光陰說。

我們繼續沉默的飲著各自杯中的茶葉。光陰現在任職小鎮公所，我則十歲後就遷居台北升學並發展事業。我又想著要不要此時就告訴光陰，我早已不愛喝茶的事實呢？

「落山風會這樣吹起來完全出我意料，」我有些抱怨的說著。

光陰說他也一樣失望。

我問光陰這風還會吹多久？

光陰說大約兩三天。

母親

母親要我邀相識並不長久且仍未見過面的光陰週末同食。光陰又興奮又緊張，說他久已期盼能見到生養我的母親了。

光陰遲疑不能決定如何穿著在鏡前脫穿不止，我知母親其實一眼近乎目盲另隻眼則極度弱視，對這一切都不能清楚視見，因此不會在意光陰穿著為何，但我並沒有這樣實情告訴光陰。

「啊，這樣穿她會喜歡嗎？……是不是顯得輕浮些了呢？」光陰像小學要去遠足前般焦躁難安。

我們先到泰順街買了母親愛吃的豬油綠豆糕，光陰還堅持選了香味不致太過濃鬱的山百合給母親，說：「我母親在世時最愛這花了！」他的眼中並沒有顯露因懷想自己母親而哀傷的神色。

母親煮食拿手的紅糟雞湯招待光陰，但還是屢屢掛記怕光陰吃不習慣，我知光陰喜歡，食後他並認真探問煮食方法。我幼時體弱不愛吃食，母親擔心特別留意我舉筷落盤之物為何，她因此很早就對他人宣稱：「他絕對不食用隔餐的餘食，肉魚葷菜要煮得清淡他才會夾用。」並自己謹守一生至今，完全不聽取我解說多次現在早已不挑撿餐中食了的話。

「雞湯裡多放些筍子或香菇，浮的油先凍過再撈去，這樣他才會愛吃。」

「好的……，可是伯母一人住居都方便嗎？」

「他爸死後就這樣也習慣了，而且他們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個人住反而落得自在……，還有菜裡千萬不要放辣椒，他是絕對不吃辣的。」

我在五歲餘得腎病，母親不理會小鎮醫師宣告不治的訊息，漏夜驅車到鄰市敲一馳名大夫的門，在我逐漸回復健康的過程時日，我仍記得她以小鐵匙餵我時身上濃濃溫熱香醇的味道。

光陰仍是不覺察母親目不能視的事實，母親是因久居此屋早已熟記每一物件擺放處才有目明般的熟練，直到光陰從母親不視見側遞一碗湯卻被碰打翻，才聽母親急促的道歉說明：

「真是對不起，我的左眼看不明沒先告訴你，真是對不起。」

光陰看向我，眼中有驚訝與為何不早對他說明這原委的責怪。

離開母親處後，光陰問我為何讓母親一人獨自居住。我們穿走過小公園，光陰離我遠遠

說等會要一人去看電影，我知他在生我氣。光陰又看望另側落地啄食玉米粒的鴿群，故意不看我臉的說：「如果我的母親還在，就算是目明體健，我也一定不會讓她一人獨居的。」

父親

我與光陰在父親忌日時相約上山掃墓。

光陰提抱水桶走轉陡峻的山徑喘氣吁吁，我心不忍欲取過來光陰堅持不肯，但終於不甘心還是讓我提水並拿接過我手中白劍蘭。光陰自此轉顯沉默，直到抵達父親墓園同瞰遼闊四野時，才又展露歡欣。

「啊！這冬日的陽光真是美麗呢！」他驚呼著。

我則低頭思索當先掃地或先除草澆花的好？

光陰又說：「父親離去是有五年了嗎？」

我知光陰此時必是看望向碑上父親年輕時的照片，我則繼續迴避與照片目光的交際。

「我來澆花吧！……但是，你還是不能原諒他嗎？」光陰用輕柔的語氣問著。

墓地四野遍長著白色的芒草花，我小心沿著父親墓地邊緣清除漫長的草葉。父親臨開刀前夜我去醫院探看，坐靠床側兩人長時無語，我立起說等開完刀再回來看視。出病房時父親

喚叫我幼時的名字，我久不聽他這樣喚我驚訝回頭，父親慈祥視我目光不移，我因詫異不知如何應對就匆忙離走去。

「但是都五年了呢，……該忘去了吧？」

「母親一世受了很多苦！」

「但是感情的事……」

「是的，我現在比較懂得了……」

我繼續砍除顯得頑強的草葉。

「不要砍傷了芒草花。」光陰忽然驚叫起來。

「但是它們會長入父親的墓園裡呢！」

「父親不會在意的。而且我想摘一些芒草花回去插放。」

下山前光陰又說起我與年輕時父親長得真是相似。我仍然不去看碑上父親的照片，就只望著光陰滿懷露出白茅的芒草說：「芒草花謝時，落絮怕要弄髒了屋子呢！」光陰或是覺得我無趣或是疲倦了，又恢復來時沉默姿樣，我也因心底深知父親年輕時與我容貌幾無差異而陷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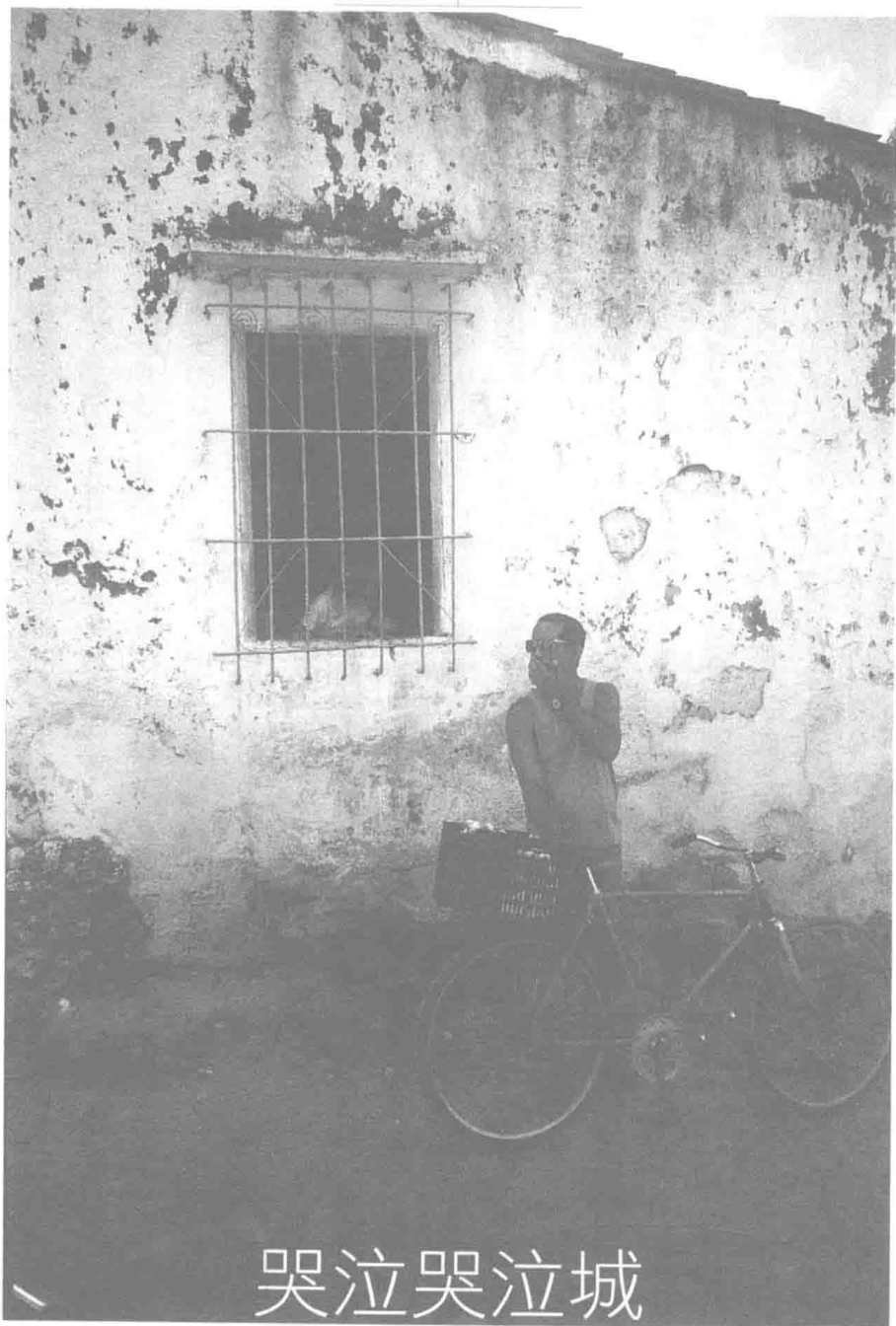
回返我處時光陰將滿落芒草花插放入大玻璃缸中，我稱讚家室因此顯得格外美麗，光陰終展笑顏也不再生我氣。光陰其實不知我雖長時與父親有怨懟悖離，但我此刻毫不殘留責怒

情緒，父親本是個多情溫柔的人，同我一樣也只是個平凡一般的人啊！

「我在想也許我們該搬去和母親同住呢！」我靜聲說著。

「是的！是的！」光陰就又展露出快樂笑容來。

我繼續稱讚瓶花美麗，我並非是要討光陰歡欣，芒草花真的非常美麗。



哭泣哭泣城

他們相約在哈瓦那共渡千禧夜。

誰是Yuliet？

她到達時已是除夕日的中午了。

她一點也沒有旅途勞累的感覺。住入房間後沖洗了自己，就獨自穿走入這個殘破卻又同時顯得華麗無比的城市。T已先前早她的住入這間實則是由住家改成的民宿，事實上T安排了這個有分離臥房，卻又共屬同一屋宇的住所的確像他一貫的巧心風格；他們共有著寬敞迎風的廳堂，以及面街可俯瞰路上行人的露天陽台，這樣的格局就如他們目前兩人仿若親密實則遙長關係的寫照，也似乎隱隱透露了T和她都對這隔離了十年戀情的重逢有同樣的期待與懼怕吧！

她有些恍惚的在路人間穿梭，路上年輕體態迷人迎面的男子，不斷投注邀請般殷勤的目光來，叫她忽然想起自己是一個東方單身女子，正遊走在哈瓦那街頭的事實來；而T現在大約也在這城市的什麼地方像她一樣無目的的遊走著吧！

她告訴T自己應會在下午三點左右到達的，但在墨西哥轉機時趕上了前一班誤點耽擱的飛機，就意外的早臨到這個對她仍然有些夢幻不盡真實的城市；她在行前的e-mail中問T

爲何選擇哈瓦那作千禧夜的去處？她其實問的是：爲什麼要我從台北來和你相遇？T自然沒看穿她的問題所在，只告訴她說：我前陣子看了部電影，是關於在哈瓦那一個名叫 Yuliet 年輕妓女的紀錄片，我非常喜歡，忽然就想去哈瓦那了。

她完全理解 T 這種七〇年代成長的美國左派青年，仍殘餘社會主義對低階層無止境同情的浪漫理想色彩。她當年在芝加哥迷上 T，也半是因爲喜歡或說是訝異他這樣對名利者的唾棄厭惡態度，只是自己這幾年回到台北，生活大半周旋於上流商業權貴間，老早使自己習慣於接受物質愛撫的生存方式了。而 T 是不是也像她一樣在生命的海洋中，學會了如何順服並享受潮汐的迎送了呢？她完全不知道。改變了的自己仍會爲當初的 T 著迷嗎？這巨大的疑問恐怕就是使自己決定在最後一刻奔赴這旅程的原因吧！

她原本以爲 T 早該像某些甜美記憶般的塵封消逝掉了，兩個月前透過共同朋友又意外的用 e-mail 聯繫上了，她和 T 都似乎小心的不提及太多個人目前的事，只繞著舊的人、新看的電影或報紙的政治事件說寫著，好像都害怕去揭開對方仍罩在頭臉上的薄紗來，或許兩人都暗自希望對方仍是往日不會改變過的對方吧！

她走到了有漂亮歐式建築圍繞出來的大廣場，廣場中央立個不知道是誰的雄偉大理石雕像。她四下探看並迴開不時靠前想販售什麼的男人們，四周古老的漂亮建築會散出一群群白人遊客來，這裡是哈瓦那最華麗與昂貴的旅館所在，她可以想像 T 看到這些人時會露出的鄙

視神情，不覺有些懷念起T的溫暖感覺升起。

她就想回到旅館與T相遇了，時間也離三點不遠，而且說不定T已回到房間，正因發現她的到臨卻不見蹤影而擔心著呢！她在回程時經過歌劇院，看到貼著古巴芭蕾舞團明日起公演的海報，就向一個兜售黃牛票的女人買了兩張票，懷著滿足的心情往旅館回走了。

暗夜裡，我認出Yuliet的臉容

T見她啓門進來立刻緊張從陽台的座椅中立起。他們對立著忽然好像忘了該怎樣對話了似的，最後還是她先走靠前擁抱了T，這樣的擁抱叫她回想起他們十年前在芝加哥寒冷冬夜裡裸身時的相擁。她有次在抱著T時身體離奇的微微顫抖著，有些像身體微恙發冷時的顫抖，T立刻發覺了問她怎麼了，她其實是因為突然意識到自己也許是愛著T而驚訝發起抖來，卻只回答說是太冷了，T也只是體貼的靠擁上自己溫熱的身軀來試圖為她取暖。她很快的離盆開相互貼靠卻顯得僵硬的擁抱姿勢，向T索取他正飲著的啤酒，兩人就都坐回陽台椅上的喝起酒，輕聲恍若從未曾分離過的談笑起來。

T告訴她買了今晚千禧夜特別餐會的票，九點開始……「服裝要求得正式一些」……，她沒說什麼，一會兒問T：「你結婚了嗎？……有女朋友嗎？」T就搖著的低了頭去，然後

低聲問著：「妳呢？」也笑著搖了頭。

T 好像道歉似的試探問她：「住這樣的民宿可以嗎？妳知道我是受不了那些大旅館內裝模作樣的觀光客的。」

她還是只笑了笑，過一會問：「那晚上餐會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

T 就笑聲揚起了：「我知道，我知道，很蠢對不對？我自己也有些錯亂，我明知不喜歡那些人，不用去吃這個虛偽的晚餐，但是又想著我們的會面，是不是該有什麼比較浪漫的節目呢？無論如何今夜也總是千禧夜吧！總是要有些不一樣的發生，而且說真的，我並沒有把握妳對哈瓦那的旅程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就灼目望過來，她驚心彷若即將被識穿不敢回答的趕忙轉側臉去：「還好我帶了件還算正式的夜服……。」心中卻暗自不斷迴響的問著自己：我期待什麼呢？我在期待什麼嗎？

餐會是在城另端的老教堂廣場，T 穿著黑色緊上身同色長褲，和她黑綢露肩夜禮服共出現顯得特別相稱，穿著燕尾服的男侍引領他們穿行過已入座多半是來自歐洲的遊客間，露天的廣場並不大，但在夜燈映照下，卻妝點得格外迷人，現場有交響樂團演奏古典樂曲，侍者殷勤為他們啓開了一瓶香檳酒，她就與T相對的飲著手中的酒。

她問T誰是Yuliet。

T 說：「一個哈瓦那的雛妓；她在電影裡對著鏡頭談義大利男人和德國男人有什麼不

同，也仔細描述英國男人在床上的特殊處，好像在比較這家和那家的炸薯條一樣，對男人毫不在乎，自在得不得了。」就哈哈的笑了起來。

她問：Yuliet的家人們呢？

T說：「她的爸爸從小就離開她和弟弟去美國了。影片裡找到了她也才十幾歲的弟弟，他對記者說他的姊姊『從小就是個騙子，說的事沒有一件是真的。她並不是妓女，她只是想別人的注意，而宣稱自己是妓女罷了！』然後表示自己即將入修院當神父去，並面對鏡頭爲他姊姊的罪求贖的唸了一段玫瑰經。」

侍者開始遞送上菜，有龍蝦肉的沙拉、和撲鼻香味的烤乳豬，酒也換了紅酒，前台同時有主持人宣稱的「古巴歌舞史」表演；她心中暗想著T這餐飯不知是花多少錢安排的，他從來是不捨得這樣花錢的，這是某種友善的宣示，或是他已經改變爲另一個相異的人了？

她當初遷離芝加哥的最後一天，T過來渡夜，做愛時格外的起勁，叫她覺得T好像是那個就要離開糖果店，想最後好好多塞一些糖入嘴，怕吃了虧的小孩似的。隔日臨出門T堅持要請她共早點，吃完後她陪他走到地鐵站，好像不相干的人般，輕輕互擁就分開了，那之後一直到今天兩人才又重相逢了。

T殷勤的爲她斟滿酒，並探視過來她爲何突然靜默下來的關懷眼神。她又想起搬離芝加哥到美國西南部幾個月後，一夜突然接到T的電話，他在電話裡啜泣著感覺得他已經喝醉

了，她只能說些話安撫他，心情卻叫自己意外的遙長而冷淡；T後來平靜了聲息，問她：妳爲什麼要離開我？她說：你爲什麼不請我留下？他說：妳總是不斷的離開。她說：你可以請我留下來的。就都安靜了下來，T後來低聲說：我可以來看妳嗎？她說可以，T又說他沒錢買機票，但是「我可以到得了那裡，我可以搭灰狗巴士，我也可以搭便車，我到得了那裡的。」她聽這話時心情震動了，幾乎脫口要應許爲他買機票了，但卻忍著不說的還是掛了電話，而T當然沒有出現來，她事後不斷反覆思考爲何自己竟忍著不願爲T買機票呢？是不是自己其實潛藏的思想遠離T，那爲什麼這次又願意和他在這離奇的地方相遇呢？

T終於探問過來：「怎麼了？妳還好吧？」她匆忙回神的說著：「沒事，沒事！我只是想著要是我們今晚遇到了Yuliet，你會認得出她來嗎？」他有些疑問不明的表情，但就只說當然認得當然認得。她忽然想起白天時買的芭蕾舞票，就掏出一張給T，說：「快樂千禧夜！」

T有快樂的表情，靠上來吻她。

忽然四周歡呼聲起，原來倒數計時即將開始，所有人都立起來隨著主持人大聲唸著數字，他們也匆忙戴掛上原先就發放好的面具加入四周的人，午夜時分到臨時，煙火射入天空綻放出五彩閃爍煙花宣示著新的世紀的啓始，歡叫聲、吹響氣笛聲和音樂也同時而起。T過來拉她的手，在她耳畔說著：我愛妳，妳能在這裡真好！就扯著她加入已串成人龍般扭舞穿

梭會場醉飲的人群裡。

T的雙手搭在她的腰際，他們隨著舞動的人龍和樂音移動著，感覺到T的雙手逐漸施力而慾望也同時像蛇一樣的遊走於她的腰間；她卻十分詫異的發覺自己居然沒有動情的感覺，像個不相干旁觀者般的無動於衷，怕馬上兩人間要陷入尷尬情態的突然轉身，告訴T自己累了，想離開這裡去透透氣。

就走離了嘉年華般全是奇異面具臉容的廣場，外面的街道顯得離奇的黑暗沉靜；T搭著她的肩腰走在幾乎無人的路上，她仍不知道怎樣相互說上話的隨口問他：「你後來拿到學位後，都做了些什麼工作呢？」

T說：「我一直在植物園當解說員，我有些考慮以後可能會去當森林種植員。」

「那你要住在森林裡面了嗎？」

「一年至少幾個月吧！妳呢？妳現在在做什麼？」

她不想提自己的工作，就說：「你如果結了婚有家庭怎麼辦呢？」

他就俏皮的說：「如果有你這樣迷人的老婆，我才不管森林的問題呢！就整天纏著妳不離，樹還是可以在我們的後院種啊！」

她不知道這是不是婚約的邀請，忽然被旁邊岔著的巷子裡傳出的樂音吸引，看見有一大群古巴人圍繞在一間酒吧外的街上快樂的跳著舞，像在暗夜森林裡突然蓬生出來的一大叢燦

爛火光；他們就轉了方向的走靠入不斷扭動身軀跳著Salsa舞的樂音裡，她在人群中漸漸忘我的舞動起來，與T也不覺間錯失拉長開距離，最後甚至連目光的聯繫都不可尋了。這叫她有舒了氣的輕鬆自在感，然後有個保特瓶樣的小酒瓶遞到眼前，耳邊響起潮濕生硬的英文說：喝呀？喝呀？她伸手取過來並轉臉看望去，是個非常年輕個子小而結實的古巴男子正笑看她，並頻頻點頭作勢叫她喝，兩人的臉其實靠得很近，她藉著大口飲酒的姿勢拉開些距離來，但白色透明的酒汁卻意外濃烈教她連連咳著了。

古巴少年就大聲得意的笑了起來，他的牙齒在暗色皮膚映襯下閃著白色光輝，她有一種突然襲來的暈眩感覺，少年用扭著的身軀邀她共舞，像從波斯魔法師籠中慾望般扭身出來的眼鏡蛇，她就如同迎接咒語的獸般緩緩進入兩人間的節奏籠罩裡。少年的身軀貼靠向顯得膽怯她的身體，並不斷繼續挑釁似的送過酒瓶來邀飲，她發覺自己竟不能拒絕其中任一，而開始擔心不知自己今夜終將沉淪何處了？

T此時就現了身，他一把握住她的手臂，用詫異的目光望著她，好像問著：妳在做什麼？她用力掙開他的握抓，向少年再索酒，少年望著她展出潔白牙齒的又傳送過來酒瓶。T遲疑的立在一旁，露出他十年前慣有既不快樂又不知當如何作爲的無措表情，她就有些酒醒了的忍不了，說：別這樣認真，這只是千禧夜的嘉年華會，本來就是該盡情狂歡的，明早一切都會回復正常的！把酒瓶還給少年，環扣著T的臂膀背著樂音與光亮的又走回暗的街巷

了。

兩人就這樣彷彿相互扣鎖住共扶持的行走著，她想起自己和T初次在芝加哥相遇的那個夏日夜晚，回返她住處時兩人都緊張不安，她怕天太熱又沒冷氣，就堅持要把電扇置上窗台，卻一不小心的把整座電扇推墜落到窗外的行人道上，兩人看著摔得粉碎的電扇大笑起來的相互擁抱，也開啓了之後肉體相眷戀、心情卻仍各自游浮的兩人歧異關係。

他們走過一家做著客廳臨街傳出音樂的人家，從陰暗的屋內跑出一個男人，執意要拉他們進入屋內參加他們的派對；T看望過來探問她的心意，兩人取得交換互應的眼神後，就順著男人邀約的跨向屋內的方向去，卻忽然聽到身後有絲絲齒唇間吹出的呼喚聲響，回望看竟是那古巴少年，他立在暗處作勢叫他們過去，嘴中仍絲絲的作響不已。

少年說別到陌生人家裡去，危險也不好的。三人共離開後，問他們還想去別的地方玩嗎？她說好，T卻不語的轉臉望向另側街的盡頭，少年便引他們走到濱海大道上，風由海洋和夜的方向吹來，堤岸上一個人都沒有。T問少年要帶他們去哪裡？少年說是個酒吧有很好聽的樂隊表演，T告訴她該回宿處了，她遲疑著沒有回答，T望了她一眼說：我累了，妳要繼續的話就繼續吧！轉身走了，眼神中流露出冷淡的光芒。

她和少年繼續沿著堤岸走著，少年不時露出躍躍的昂然興致，她卻開始想著T了，不知道T就直接回旅店了嗎？她也不明白自己是在蓄意與T離道而行，或是他們本來就不該同道

的？忽然少年指著遠處的燈火要她看，左前方燈塔轉著投照出巨大光束射向暗夜的大海，燈塔背側陸地的方向有個樹木繞著的庭院也閃著光芒，遠遠在浪潮擊拍堤岸中傳出了微弱的樂音聲。

少年說：「就在那裡！」

她卻彷彿懼怕的停住腳步，少年回頭看著她有疑問的表情，她說：「我也累了，我也想回去了。」

少年說：「你真的要走了嗎？你真的不去聽音樂嗎？」她點著頭。

少年又說：「那要不要我陪你回去？」

她愣住而T的影像立刻流轉過腦海，少年的黑眼珠也同時期待的從暗夜中穿望出來盯視著她。她想了幾秒鐘，說：「好。」

黎明前，Yuliet開始哭泣

她用鑰匙啓門時刻意輕聲怕吵醒了T，但T房間沒有傳出任何聲響，更叫她明白T此刻必然是醒著的，她作出噓的手勢要少年隨她步入房內。入房後她疲憊的坐入床上，少年則好奇的四下探看，問她放椅上的T恤可不可以借他試穿，她說好就自己解脫衣裝的鬆放開肢

體，忽然聽到少年開了收音機，回看見少年穿著顯得過大的T恤，正對著梳妝台的鏡子隨音樂快樂舞動著，她想到會不會吵到隔房的T，但覺得處處要顧慮T叫人十分疲倦的決定不說話了，少年由鏡子反射見到她的表情，以為她不高興趕快又脫了下衣服，整個上身就裸露在她眼前，少年的身體纖細卻有著男性初長成的結實，整個軀軀幹散出褐色均勻的光澤令她炫目，少年見出她目光的言語就裸著的靠向來說：妳喜歡我對不對？她沒有說話。少年又說：妳可不可以給我五十元美金？她說：我這輩子沒有為做愛付過錢。少年說：你不是為和我做愛付錢，錢是我媽媽要的，她年紀很大了需要錢，你並沒有付錢給我。她覺得這理由可愛極了的笑了，就說：先把你的褲子脫了我看看再說。少年露出尷尬的表情，但還是很快的裸身立在她眼前，她其實知道二十元是外面的行情，但也只說：你很美，我給你四十元。少年面露猶豫但即轉為燦爛笑容，說：那我先去沖個澡。出了房門去。

她就轉暗燈光，把音樂也改到一個像是傳自對岸邁阿密的古典樂台，自己輕鬆躺臥到床上等候著少年，同時好奇想像隔房的T，是不是也正醒的聽著這一切的動靜呢？少年迴轉來興奮小孩般立刻躍上床來，像在遊戲場的不斷試探各樣玩具叫她不能不伸手止住他，說：停一下，我們聽一聽音樂好嗎？少年就依附她胸膛的安靜了下來，她嗅聞著少年身上傳來香皂的味道，想著少年的年紀恐怕只有自己一半，覺得有懷抱嬰兒般母性的甜美感覺湧現，少年一會兒抬頭說：那妳希望我怎樣做呢？她笑著說：沒關係，就躺著好了，我不想做那個。

一邊輕輕撫過少年滑溜堅韌的身子，試圖回想著當年躺在T身軀時的心情，竟發覺非常模糊非常遙遠了。少年說：妳叫我想起一個美國女人，她和妳一樣什麼都不要做只抱著我，但是我現在常會想到她，也希望再能見到她呢！她把少年拉靠上來，兩人互擁像樹根般相互捲繞。她說：睡吧！

她忽然在熟悉的咳嗽聲中醒來，那樣熟悉使她初睜眼四望時突有不知何在的錯愕感，咳嗽聲從隔房再度傳來，她就清醒來了的隔牆大聲問著：「T，你還好吧？」沒有答聲。少年也同時醒來，問她：「那男人是你的男朋友嗎？」她說：「我不知道。」少年以為她在說笑，就捉狹的躍身起來哈她的癢處，她怕癢不斷躲藏閃著身子，兩人嘻戲般的發出響亮的聲音，然後她一個溜滑摔落地板發出重響，就又全室都安靜下來。

她聽見窗外有幾隻鳥啾啾的聲音，知道天大約就要亮了。

「你該走了，T恤你如果喜歡就帶走。」她說著。

「妳真的要我現在就走嗎？」少年的聲音微弱。

「走吧！」

她在少年離去後決定去沖浴，出浴間時圍著浴巾，發覺房間的門被自己不小心反扣上了，就轉去敲T的房門，T沒有回應她就繼續的敲著，說：「我反鎖了自己的門，讓我進來躺一下。」T還是沒有應答。她覺得非常疲憊了，就躺到沙發上試圖睡著，鳥聲逐漸多了，

太陽卻仍然沒出來，她圍披著浴巾特別的冷，只能捲著無法入眠，想著自己由芝加哥一直到台北的這一切人生點滴，忽然有委屈的心情，就抽著鼻息的哭了起來，但也奇怪哭著哭著的便就離奇的入了睡。

她再醒來時T正為她加蓋上毯子，說：「妳可以繼續睡沙發，或回房間睡，我要出去走一下。」她就走回房裡倒下疲憊的睡了。不知道過了多久，聽T喚她，睜眼見T就坐在她床沿，說：「我剛才在路上遇到一個以前認識的朋友，說自己有車立刻要往西邊走，還有個位子可以讓我加入，妳介意我自己和他們走嗎？」她說不介意，但是：「告訴我為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我覺得哈瓦那不是我想像的樣子，早上我在街上走著，忽然覺得有什麼奇怪的病就要蔓延開了似的，我已經開始咳嗽了，我怕在這裡我會被感染，而且千禧夜已經結束，沒什麼好期待的了，我該離開了，每個人都要離開的，哈瓦那只是個度假的地方罷了！」

她躺著沒有起身的輕輕擁抱他說再見，就轉身又睡了。

千百個白天鵝般美麗的 Yuliet

她最終醒來看錶已是下午四點了。肚子一日未食決定先去找東西吃，外出後不覺走上昨

夜的濱海道，日光下景象與昨夜大不相同，擊打堤岸的海濤大於想像，臨視海洋的建物也都殘破不堪。她望見其中一棟的二樓有修整雅致的露台餐廳，就找了上去坐入靠扶欄可望見海洋的位子，點東西吃食時，背後桌子有幾個西方青年也坐了下來，她不想與人說話怕他們來搭訕，就拿出中文書假裝讀著的試著阻嚇，聽見他們交談著：

「這個世紀不會再有那麼多革命了。」

「沒錯，不會像二十世紀一樣，整個世紀無止盡的革命革命的。」

「將是北半球與南半球的戰爭。」

「是富人與窮人。」

「啊！可是這個世紀還有一百年要過呢！」

就都安靜了下來；又有一人問另一人：

「你們的敵國是誰？」

「我們沒有敵國。」

「那你們爲什麼需要軍隊呢？」

她注意到街上的人忽然都神色緊張的往燈塔的方向跑去，餐廳的女老闆和侍者也立在她旁邊向燈塔方向眺望並用西班牙話交談著，她聽不懂但隔桌的人聽懂了說有人落海了；她望著燈塔前群聚成圈狀的人群，有輛救護車剛抵達，心中忽然想到昨夜的少年，會是他嗎？或

是他認識的家人朋友還是愛人嗎？是不小心滑落入海的，還是蓄意跳落下去的呢？但是爲什麼呢？是想奔走去對岸的邁阿密嗎？或是因舊情人離去傷心，或是因流落異鄉寂寞，或是倦於當妓女了嗎？理由好像可以源源不絕，任一個都可以是明天報紙上合理的標題。

後面的男子又繼續交換著談話：

「你何時要離開這個城市呢？」

「我還沒決定……」

「我明天就離開，這個地方像一個即將被瘟疫吞食的城市，再不走就會染上什麼奇怪病的，而且千禧夜已經結束了，空洞無聊極了，這個城市還有什麼好叫人可期待的呢！」

這說法像極了T，她忍不住回望去，是個與T一點不像的男人，他們仍取暖般繼續交換著相互確認當離城如宗教般的話語，好像宴席終了時催促訪客離去的訊號，叫她也心神不寧了。而T現在在哪裡呢？他會不會改變主意晚上仍然出現在芭蕾舞表演給她驚喜呢？她望著手錶的時間，離開演也不那麼久了，堤岸上原本聚著的人群，彷彿無事的已經不覺間全散去，落海的人究竟有沒有找到也不清楚，她立起來決定離開往歌劇院走去。

芭蕾舞的表演劇目是天鵝湖，上百名白色天鵝齊一如哀傷天鵝的優雅動作令她炫目，但是T一直沒有出現來，中場休息時有一個男人客氣問她空的位子有人嗎？她說：我還在等一個人。到散場時T還是沒有出現來，所有的天鵝都立在男女主角身後謝幕，上百個一樣美麗

的天鵝叫人無從分辨起，天鵝們不斷優雅的弓身致謝，觀眾也立起不斷回報熱情的掌聲。

她出了劇院時不知再來當去哪裡，就又走回堤岸旁的行道了；燈塔仍然流轉的探照著，昨夜少年指給她看遠處庭院的燈火與樂音又出現來，她停立住問著自己：我要不要去那裡？那少年或會在那出現吧？如果他不在，也會有許多像他一樣的少年在那兒吧！我要去那裡嗎？我在這個奇怪的城市做什麼？千禧夜已經完完全全結束消逝了，我來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我沒有理由再停留了，我該回去台北了。

Yuliet 注定要不斷漂泊不斷旅行

她當夜離奇的睡了個好眠，隔日晨一早就到了機場，入關後時間還早，找到一個酒吧點了酒坐吧台，啜飲酒時無聊瞄望架上的電視，看到一個年輕女人正接受電台訪問似的說著話，她說：「我愛美國，我一定要去紐約找我的爸爸。」採訪的記者感動的答應著會為她回紐約代尋她的爸爸。她坐著震動了，這片子就是T所說的紀錄片，而在想像中存在許久的Yuliet 的模樣終於清晰的顯現出來眼前。

吧台侍者過來探問她要添酒嗎？見她專注看著螢幕的神情就說：這是美國人拍的假紀錄片，想把古巴人醜化吧！她就問：那你們爲什麼還要放給別人看呢？他說：只有這出境的酒

吧才能放的，而且你們常旅行見過世界的人，看這東西只會覺得好笑的，等下妳看她到了紐約時假雪的場景就明白了。

電影很快跳到下著大雪的紐約時代廣場，Yuliet終於在人道組織的協助下找到了分散多年的父親，他們相擁著，也許都哭了，但是雪太大無法分辨；她的爸爸對她說：「妳爲什麼要到紐約來呢？妳不該旅行到這麼遠的地方來，旅行是注定要叫人悲傷的！」Yuliet說：「但是我想要找到你，而旅行是我唯一知道的方法。」

然後鏡頭逐漸拉遠，父女仍然相互擁抱但身形越來越小，四周團團圍住他們的燈光、攝影、錄音工作人員一一顯露在鏡頭裡，鏡頭仍不止住的繼續拉遠離，見到他們頭上方一個巨大的機器轉動著正源源製出雪花，整個其餘的紐約都陽光晴麗，曼哈頓迷人的天際線與遠處的藍天碧海構成終結的畫面，是個夏日正當的紐約呢！

她問侍者：「那 Yuliet 不是個真實存在的人了嗎？」

侍者說：「Yuliet 是真實的人，電影是假的。」

她又問：「那誰是 Yuliet 呢？」

侍者說：「Yuliet 是莎士比亞劇中茱麗葉的原始名字，Yuliet 本來是個非洲的少女，是白種人把 Yuliet 改成了他們口中的白色茱麗葉。」

她覺得非常混淆了，同時聽到機場廣播中呼叫著她的名字，是她的班機要起飛了，就匆

忙離酒吧朝登機口跑了去，跑著時迎面有個和影片中 Juliet 長得一模一樣的人錯身走過，用冷淡彷彿嘲笑的眼光望著她，她沒有停下腳步繼續跑向登機口，但跑著時忽然又決定回望她一眼，她也同時正回頭望著她。

飛機起飛時她發覺其實自己一直是羨慕著 Juliet 的，能終於旅行到紐約而找到自己所愛父親的 Juliet，無論電影是真是假都是叫人羨慕的；飛機此時正努力上揚試圖穿出濃密的雲團，她盯著窗外景象，不知是因為感動或是哀傷眼淚就哭泣般的流了出來。

哭 | 哭 泣 | 泣

Photo by Iar.

說自己寫作總是跟著感覺走的阮慶岳，在這本小說集中，除延續他一貫擅長描寫人與人間幽微神秘的互動瞬間，更開展出先前所無的對當前世界關心的路線，展現其社會批判性與對第三世界的同情，使其創作格局更形開闊遼遠。阮慶岳的小說，每每在清淡的行文風格下，含藏著濃烈的關心與不安，充分顯露出名作家七等生所言「欲語含羞」的特色。不管是婚姻危機的夫妻、偶然相逢的同性愛侶或是漂浪異鄉的旅人，看似通俗的故事裡，總有讓人欣喜的微妙靈光，曖曖閃爍，讓人一路追索，不忍停步。

慶

岳

ISBN 957-522-386-1



9 789575 223861

00180

